

伤人心肝

Everything without end

有人设定规则，有人重复苦难
一切都没有尽头...

hez 著

前言

随着年纪的增长，我越发的努力，伸手去够自己想要的生活，可现实却是：十分付出，一分回报。这使得我常常质疑自己、否定自己。

越努力，越挣扎，越陷越深。

一系列的失败，让我停下了脚步，静心游玩低谷的风景。在左左同学的鼓励下，我决心开始写作，实现自己的小说梦，完成这件叫嚷了好几年、却一直没有行动的事。

本篇小说的主题是「撕裂」，最直观的感受是：所见、所得和真实相差过大，内心产生剧烈的撕裂感。萌生这一创作想法的最初地点是在广州，珠江边的地标建筑——小蛮腰。面对它的高耸入云，我和左左卑微得不值一提。

因此小说的故事就设定在这里：珠江边的一个小村子。一群成功人士，在这儿几代耕耘的过程，还有慕名而来在此求生的外地人。他们平行又相交，拼凑出这个扭曲又真实的世界。

书中的人物和情节是虚构的，请勿对号入座。

故事发生的地名设定为「T村」，因为软件里“泛型T”的概念，能很准确的定义这个世界：有人设定规则、有人重复苦难，一切都没有尽头...

我用了大约十二万字，组织起三条脉络，通过二十多个人物串联出一个有交集又陌生的故事。

透过权谋、算计、情感这些元素的描述，尽可能的虚构出一个有意思的小说故事，映射丑恶的社会现实。

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创作小说，并且没有任何经验和技巧，所以一切就全凭直觉来了，其中不好的地方还请见谅。

当你阅读到后面的文字内容，还请大胆的展开想象，在我的文字世界里千万别拘谨，大胆的梦想、勇敢的关联、自由的看待这个世界...

最后，感谢左左的支持和鼓励。

01

这里逼仄昏暗，没有未来。

噗嗤噗嗤的风扇，搅碎着闷热制造出凉风来，这个叫苦瓜的年轻人，躺在凉席上享受着这一切。作为一个提桶跑路的老手他知道：现在是工厂的淡季，学生工涌入市场，工价极低，怎么都不划算。不如躺平一段时间，等入了秋，到九月死命加班干，一口气拼到春节，风风光光回家过年。

虽说是借住在朋友屋里，苦瓜还是为这里添置了一瓶特价洗发水、一本《厚黑学》。苦瓜想着多看点儿书，毕竟“花花轿子——人抬人”，万一学会其中精要，说不定还有机会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。

实际上只有每次手机玩累了，他才会拿起书，没看几页，文字就变成瞌睡虫，钻进脑子里来。苦瓜睡着了，口水顺着嘴角流出，滴落在朋友的凉席上。

梦里的苦瓜当了线长，领导拍着肩膀对他说：“苦瓜呀，你的责任重大，我们这批货很急，是出口美国的，关系着咱们工厂的世界地位，以及每位员工的尊严。咱们既要按时交货，又要高质高量，更要……更要……”

领导语塞，上下翻动眼珠，硬挤出一句：“总之一句话，干好了加工资，干不好立马走人！”

“是是是……”， 苦瓜一边弯腰，一边点头：“领导你放心！流水线24小时一刻不停，我们会坚守岗位，坚决保证完成任务！”

“去吧，忙你的去！”，领导拍了拍苦瓜的肩膀，捋顺自己的西服，不留一丝痕迹。

苦瓜掰着手指头算，按照工厂设定的生产任务，这条线24小时不停，也不可能完成生产任务。增加人手？最好不要提！前一个线长就是这么被干下来的，悄悄的给流水线提速，才是办法。可惜几个刁毛，只要一提速就能察觉，叽叽喳喳闹腾起来。

数完手指头，苦瓜想起书中的一句话“宁学乌龟，不学刺猬”颇有道理……嘴角一笑，巡视流水线，寻找合适的“乌龟”人选。

换班时候，土豆、番茄、青椒三人在车间走廊结伴，准备一同去工厂食堂吃饭。正在大家计划一会儿的吃食时，苦瓜走了过来指向土豆：“等一会儿！最近你的坏件率很高呀，我和你聊聊。”

一挥手，苦瓜转身对着青椒、番茄：“你们两个先去吃饭吧。”

走远了，青椒碎了一口：“狗东西！我当线长的时候有他那么屌吗！？”

“就是……”，番茄不平道：“咱们整条线，土豆做事最认真，怎么可能他的坏件率高！一定是因为昨天，他提速生产线，咱们说了几句，捡土豆这个软柿子捏。”

青椒倒是一脸淡然：“没事儿，也就是吓唬吓唬土豆，以后压榨我们的时候，让土豆不敢吱声而已。”

“他当工贼、做线长，帮着厂里欺负我们自己人。上次所有人都抗议工资低，就他一个“乌龟”不说话，低着头干事，才被提拔的线长”，番茄细说着苦瓜的升迁史。

青椒打着哈欠：“走了走了……工作还不够累吗？先去吃晚饭，然后回去休息了。”

流水线一刻不停，把时光带走。

夜班的工友们进来车间，接手工作。才坐在椅子上，屁股上一阵灼热，下意识的半蹲着，等待上一个打工人屁股的余温散去。苦瓜和土豆站在车间走廊上，从前两个人一起吃饭、同住一间屋子，大家平等对视；现在的土豆却只敢低着头，听着苦瓜线长说话。

“土豆呀，从前的你，是这个车间里工作效率最高的人，我怎么努力也追不上你。自从你和青椒、番茄混在一起，效率变低、坏件率也高了，他们这是在害你！见不得你比他们优秀，要拉你下水、逼着你堕落！”苦瓜捂着胸口，假装出痛苦的表情。

土豆不做声……

“前几天，想必你也看见领导来找我，他要再提拔一个线长。真的，我想都没想，直接就推荐你了！结果今天中午检测部门的报告来了，你的坏件率是最高的。”苦瓜一脸懊悔的神情，演给土豆看。

“好在，我把它压了下来。”苦瓜脸上的懊悔变得得意：“等咱们这批做完，你就是线长了。和我一样，有独立的宿舍、工资高、还不累。”

土豆傻脸上溢出高兴：“好！我以后会认真工作的，也不和他们一起做刺头了！”

苦瓜心想：“土豆一定觉得自己出了错，没受处罚就算了，还被提升……心里一定十分感谢自己”。学着领导的样子拍了拍土豆的肩膀：“这就对了嘛，以后当线长了一定要好好感谢我。”

“一定的一定的……”苦瓜满意的听着土豆的话。

“先这样，我把你换到夜班，他们就不会影响到你，你好好工作，不要做‘刺猬’……”苦瓜按着手机，心不在焉的说：“我还有点其他事，你先去吃饭吧。”

没几秒，领导给他回消息了：开人可以，但现在人是不好招，产能出问题你要负责！

“放心，没有青椒这个老鼠屎，我们线的产量不会低，只会高的！”苦瓜点击手机屏幕，发送消息。

门外一阵噼里啪啦声，好像有东西从楼梯上摔下去了...

苦瓜被响声吵醒，听了一会儿...没动静了，就坐了起来，擦了擦口水：“卧槽！看书确实有用，梦里自己变得这么聪明了！”

心想，今年高低要混个线长干干，乘着心气儿翻了几页书看，才看不到五行...最终抵御不了手机的诱惑，卸了心气儿！点亮屏幕、打开抖音，乐呵呵的躺平下去。

02

穿过污水横流的城中村。

一个皮肤黝黑的年轻人：斯文五官，拼凑出一张野性脸。房东一眼看过去就知道生意来了，主动上前搭话。年轻人一个劲的装懂，房东一个劲的装不懂，三言两语，租房的生意就成了。

他吃力的拉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往楼上爬，天气炎热，汗水早已浸透全身。停在三楼走道喘气的片刻间，汗水渗进手心，劲儿一松：嘣！噼里啪啦...行李箱翻滚着向二楼掉落，碰撞出一阵的摔落声。

他生怕被人看见自己藏在箱子里的穷酸，慌张的跑了下去。顾不上疲惫，强憋一口气，草草拾整行李，一鼓作气爬到四楼，找到403号房，进入、关门！瘫坐在地上，汗水狂流，大口大口喘着气，恢复体力。

这位年轻的朋友来自很远的地方，火车跑了两天两夜，穿过一重又一重的山，载着他和全家人的冀望才来到这里。本来与他同行的，还有那十年苦读、逆天改命的锐气！但这一个月的求职应聘中，四处碰壁...每前进一小步，等待他的全是拒绝。

贫穷、自卑、敏感...这些情绪逐渐吃掉他的锐气？

房子打扫干净，他躺在床上看着屋顶，一块墙皮跃跃欲试。“稳了，这个开局不算好，但也算是定了下来”，一边

说着安慰自己的话，一边回想自己从前的过往：进到大
学第一天、高中第一天...困意徐徐浮上脑海，乘着睡意的云
彩，他开始彩排明天入职新公司的情景：会认识怎样的新
同事？自我介绍的时候如何进行？

咚咚咚...

房东敲开房门，递上租房合同，再三嘱咐要爱护房间里的
设施。签了合同，他拿出手机，扫码支付了房租。放眼扫
视这个不到10平的房子：既没有阳光，窗也不通风。接着
强壮镇定，让自己忽略手机的余额数字。

“房东，这个床垫还包裹着塑料，不透气...”他问道。

“这个不能动，拆了要扣200块。”

“嗯，好吧...”送走了房东，扣上门。他从行李箱里拿出几
本书，放在没有光的窗前。盯着这几本书，书中有太多人
要经历苦难，最终才能获得圆满。他相信凭借自己的努力，
一切都有可能。

这里是新奇的，比不得老家宽敞明亮，可老家也跟繁华富
丽沾不上边。回想起前几天路过珠江边，江水黄澄澄奔
流不止，自己的失意浮在江水表面，一浪接一浪。回头顺
着江水的上游望去，那是自己的家乡：水清澈，鱼欢腾。
可惜止不住欲望的唆使，毅然决然的只身来到这里。

江边停着的几排游艇，那是迷惑人心的财富。他抬起手，伸手够了过去，五指聚拢，力量变为拳头，越来越紧！他咬紧牙关，暗暗发誓：定要化作珠江水，奔入太平洋。

这个年轻人苦涩但是有力，野心足以在海面掀起风暴。与他年纪相仿的同龄人，大多只是茶叶：讲究出身、考量手法，有着一套又一套的规则，习惯了评价和摆弄。

他可不一样，既能低头接受规矩，也敢动手改写规则，苦难的烘烤只会让他散发出迷人的香气。所以，他叫咖啡，一颗来自云南大山的新鲜咖啡。

殊不知，命运对他的烘焙即将开始。稚嫩的以为，酸涩就是人生的全部味道了。

次日，写字楼里，办公室的冷气呼呼吹入他的心扉。工作的第一天，新奇的空调降低了他内心的炙热。领了工牌，戴在脖子上，被驯服得乖乖坐在工位上，打开电脑，等候吩咐。

主管给他安排了一堆的工作，等他办完后，再看时间，已经晚上八点多了，早已超过下班时间两个小时。

上次面试自己的，也就是咖啡的直系领导。毛主管走近，礼貌说道：“不好意思呀，才来的第一天就让你加班了。没办法，公司事太多，咱们就是这个节奏。慢慢的你就会适应了。”

“没事”，咖啡微笑回应道。

下班回家的路上，天黑了。月亮穿过云层，勾勒出孤独的笔画。从公司走回出租屋的路程不算远，大概两公里。这也是他所有能承担价格里最精挑细选的结果了。

路上全是戴着口罩的年轻人，他们彼此间不会说话，只低着头朝前走，耳朵里只有时间运转的声音：滴答、滴答...在这诺大的城市里，人类高度聚集，孤独藏在空气里，掺杂着病毒四处传播。

对着村外的红袖套大爷，扫码出示了健康码、行程卡，咖啡这才被允许进入村子。在夜色背景板下，街上每个摊贩都是主角，唱着属于自己的生活戏曲，吸引每一个经过自己摊前的路人。

进村的路口有一家杂货铺，贴满了“最后三天”的招财符咒，喇叭里重复念叨着“最后三天、最后三天”的来客口诀。许多初来乍到的路人都会被吸引过去，上前围观。

咖啡绕开拥挤的人群，直奔自己的住处，他心里明白“最后三天”只是店名而已。

回到出租屋，咖啡洗漱完毕，躺在床上。突觉后背一硌，翻身看去，原来是昨天中午的那块墙皮，起身将它抖落，继续躺了下去。

看着头顶的灯，透过光，咖啡心想：在这工作的第一天，和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，一个人没有认识，虽说忙了一天，但也不知道干了点什么事。

反倒是怜惜自己怀揣的期待和梦想，无人问津。

03

苏铁今年64岁，在他出生那一年“大炼钢铁”运动如火如荼，热闹非凡。沾着时代的光，他有了苏铁这个名字，事实上这个名字为他的人生带来了无限多的好处。

两个月前，全市的医院都在备战疫情，非危急病人，医院概不接收。苏铁一个电话，就把医院被病毒封锁住的大门击穿。让自己的儿媳提前住了进去，准备生产。

一阵啼哭声，紧随医生的脚步小跑声，再来是推门声，妇产科主任报喜道：“母子健康，7斤6两，恭喜了”。产房门外的苏家人、钱家人，全都欢呼庆祝，难掩喜色。就连医院干疗科的苟主任也到场贺喜，领着众人穿过走廊，进入专属医护人员的通道。

众人隔着玻璃看着刚出生的婴儿，苏铁满脸说不出的满意和喜欢，转身向大家宣布到：“这孩子叫苏新怎么样，意喻：新气象，新时代，新...”。

苟主任总能把握住关键机会，抢先一步称赞到：“好！苏老取的真好！家国情怀，令人佩服。记得贵公子取名‘建’——国家改革开放建设四十年。小孙子取名‘新’，符合咱们当下的时代背景。”

“过赞了，苟主任”，苏铁心满意足的回着。

意见不同的苏建站了出来：“爹，你知道我在主持抗疫工作吗？职责就是收拾新冠病毒，你取这样的名字不妥当吧，将来我收拾他，还是它收拾我！？ ”

“荒唐！你懂什么？没有病毒，这个位置轮得到你来坐！？多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，少想点有的没的”。苏铁透过玻璃，看着孩子，从婴儿的五官上，寻找属于自己家族的印记。

“好，您说的对，我全听您的...”苏建后退了一步。

苏铁拍了拍自己边上的钱本一，指着玻璃道：“你看，这个孩子嘴巴像我，眼睛像你。也不知道长大是从政还是经商？”

钱本一眼睛贴着玻璃看，嘴上回道：“他长大做什么都可以，前途我们已经帮他铺好了。”

苏妻和钱妻进入病房来，分别看望自己的儿媳和女儿，呈现欢喜、心疼两张脸。刚经历一场生死考量的钱升，身体还很虚弱，嘴唇干裂，肤色煞白，眼睛泛着泪光，闪烁着不愿言说的痛。

苏建握住钱升的手，安抚道：“让你受罪了，我以后会加倍珍惜你，永远对你好。孩子也很健康，嘴巴像我，眼睛像你，将来一定是个帅小伙。”

钱升抿紧干裂的嘴，闭上眼，缓缓转头背了过去，不想理他，自然一言不发。

医生过来催促大家离开这里，安慰家属过了今夜的观察期，病人就能回到普通病房了，对着这些不一般的家属亲切嘱咐道：“孩子很健康，家属可以放心离开了。疫情期间，医院里只能留下一人陪护，请家属们自行离开，避免不必要的麻烦。”

苏铁叮嘱儿子几句，作别亲家，领着老伴，回自家珠江边T村的别墅去了。江边码头停着一辆游艇，这艘价值不菲的游艇是钱升的嫁妆。准确的说，这是亲家钱本一在了解到苏铁的爱好是乘船出海时，特意加在钱升嫁妆里的。

一开始全家人坐着这辆游艇出过几次海，这条船上的人心思各异，就像海浪一样翻滚，根本聚不到一起。如果再仔细揣摩，就会眩晕，时间久了大家也对游艇丧失了兴趣。再后来，只有苏铁一个人会驾着这辆游艇出海去，寻找小时候和父亲乘船出海的记忆。

这几年风雨声加紧，为了避免被有心之人拍到拿去大作文章，只能是半夜，苏铁悄悄进入游艇，回味自己儿时的记忆。他和父亲出海打鱼，母亲在家织网，哥哥姐姐们把鱼搬到集市贩卖。全家人在穷苦快乐里过生活，漏雨透风的房子里，全家人紧挨在一起，每天都枕着疲劳睡去。

医院走廊里，手机隔着裤包不断发出震动，苏建不敢掏出来查看，只是低头听着岳母的说落：“你这个黑心肝，迟早要被天打雷劈，我女儿哪一点儿配不上你？你还出去乱来！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把钱升嫁给你...”

钱本一坐在边上的椅子，心无旁骛的想问题：苏铁虽然退下去了，苏建好在也往上提了提，虽说自己大不如前，但总体也不差。现在女儿生了他苏家的骨肉，两家自然是别样一番光景。

接下来，自己还是得稳扎稳打，见招拆招。

钱本一转头提醒老婆：“这里是医院，小点儿声，有什么话等出了医院再说”，眼神缓缓转到苏建身上：“你的帐，等着我以后和你慢慢算...”

苏建恳求岳母：“爸说得对，咱们别吵到钱升，等她恢复好一点，要杀要剐都随您！”

手机隔着裤包，震感不断传到大腿上，看来有人比他更着急这里的情况。苏建不断克制自己，不要去回想发信人那些酥酥麻麻的话。

医院里很冷清，因为当前正处于抗疫的关键时刻。必须封城，扼止病毒传播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护国家和人民财产的安全。新闻里天天通报着出现传播感染病例数，以及相关人员的撤职查办的新闻，所以院长才被这些消息吓得做出了“关门大吉”的决定。

就算是没有疫情，这里的妇产科也不胜往昔了。年轻人苦于生计，拒绝生养。国家政策从开放一胎、二胎...到三胎！无论专家们提出怎样的建议，每一条都能巧妙的避开问题核心。

这导致统计局，无法合理提升出生率的统计数字。引发全社会两极分化的讨论这事儿：社畜们满不在乎，爱咋咋地；富人们却表示担忧，纷纷献计献策。

在这间苟主任特别安排的病房里，钱升侧着头望向自己的孩子：这份老天的馈赠，在她的生活岌岌可危、几近绝望的时候才出现，一把将她从毁灭的边缘拽了回来。她不知道自己该庆幸，还是悲哀？

父亲这几年生意不顺，因为自己没有为苏家生下孩子，公公不愿尽全力帮父亲。就连苏建也在外面偷情，全家人都是睁只眼闭只眼，对她连哄带骗。后来她吃尽苦头，终于在科技的助力下怀上孩子，一跃成为全家人的中心。

先是婆婆无微不至的照顾，后来公公也暗地里帮助父亲躲开几次生意场上的灾难。就因为这个孩子的出现，把全家人聚在一起，一切都向着好的一面进发。

病房外，苏建终于坐不住了，假意扭动脖子，伸展肩膀，先是站起来走动几步，见没人看他，偷偷摸摸的朝着厕所去了。躲起来回复短信：“不要再烦我，否则后果自负”。信息发出，苏建拆出电话卡扔进马桶里，吐了一口痰，按下冲水。又抓出另外一支手机，点击屏幕：“帮我盯紧一点儿，别出岔子，有什么事，及时向我报告”。确定了内容，苏建点击发送。

来到洗手台前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不断念叨着：“苏新、苏新...”苏建一边洗手，一边回想父亲的话：“老爷子说得

也在理，不是新冠，谁知道自己还在哪里混日子，又凭什么能坐到现在的位置上。”

甩了甩手上的水，了无牵挂的返回钱升病房去了。在走廊里哼着曲，心中噼里啪啦的盘算着：这件事过去了，老爷子再加把劲，自己前途一片光明，怎么可以被一个女人就轻易困住！？

“爸、妈，你们先回去休息，这里留下我就可以了，放心！”苏建向病房里的岳父母保证道。

钱本一从病房沙发里站起身来：“钱升，你有什么就叫苏建，我和你妈妈先回去了，等明天我们给你带点补品来。”

钱妻贴近女儿，低声说了几句。看着钱升点点头，这才起身离开。

送别岳父母到电梯口，苏建折返回来，坐在沙发上，编辑一条信息发朋友圈：

配图：一张窗外的医院夜景照。

配文：2022年6月8日，母子平安，添丁进财💰

04

在外打工十年，苦瓜一无所获。他见证并参与了这片土地的飞速发展，时代机遇和他擦身而过，财富从来不肯向他靠近一步。

十八岁那年，老苦瓜带他出远门打工，父子俩在工地干木工。才来的时候，一切都是新鲜的。同他们父子俩交集最多的就是架子工和钢筋工。

其中几个架子工年纪略大苦瓜几岁，午休的时候骗苦瓜掰手劲，赌注是一瓶水，苦瓜两只手的力量不敌对方一只胳膊。苦瓜输了，对方把水拿走，反手递给苦瓜一支烟，不经意间讲出黄色笑话，撩拨稚嫩的苦瓜。

钢筋工是一对夫妻，孩子在老家念书。老苦瓜和他们最投缘、聊得来。话题从来都是把自己奉献给下一代，自己千般苦、万般罪都能吃。这三人常常说着说着，就把自我感动的泪流满面。

头顶太阳热辣辣的烤，晒的安全帽直褪色。苦瓜偶然间听他们两口子炫耀起，自己在老家的儿子学习成绩优异、乖巧听话。上次几个坏同学打他，自家的乖儿子没还手，还聪明的向老师反映了这事儿。

老苦瓜擦了擦脸上的汗，附和道：“这孩子行！有忍耐，沉得住气，将来能干大事。”

“只要他好好读书，以后能出人头地，我和他妈在工地苦死也值得！”钢筋工说着扔下了刚折好的钢筋。

老苦瓜又补上一句：“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”

“爹，咱们现在算不算苦中苦？”，小苦瓜眨巴着被汗水腌渍的眼睛，努力看清老苦瓜的位置。

老苦瓜教导儿子道：“还不够，咱们吃的这点苦，还不是人家一泡尿的功夫。”

苦瓜咬着牙，拼尽全力朝着老苦瓜的位置递上木板，丧气道：“我是不想吃苦了，太累了...”

老苦瓜咬着牙接过儿子递上来的木板：“读书你不行！吃苦也不行！你难道想做一个废物吗？”

边上的钢筋婆开始替老苦瓜支招：“叫你儿子，离那几个架子工远点，迟早要把他带坏了”。说完，又语重心长的再续了一句：“好好干，你们父子多攒点钱，等儿子把婚结了，好日子不就赶着趟的来了！”

苦瓜心里憋了一句：你们两口子不是早就结了婚，怎么还没过上好日子...

话还没出口，钢筋婆接起电话：“儿子呀！有什么事儿？”

.....

“钱晚上转给你，妈妈这里有38度，热死了！”

.....

“你要好好念书，我和你爹就是苦死也要把你供出去！”

.....

挂了电话，钢筋婆更加卖力的用手上的工具加力，固定住摆放好的钢筋，勒得死死的。

这样的生活，父子俩过了五年。他们跑遍广州城的工地，建了一栋又一栋楼，站在半成品的高楼上对着夕阳，辨别老家的方向。

那些血汗钱，在老苦瓜的安排下，拆了老家的木楼，新建了水泥房。只为了能追上村里的风潮，让别人家愿意把女儿嫁给自家苦瓜。

可惜事与愿违，有了房子，村里的丈母娘们开始挑起汽车了，十万、二十万、国产、合资...苦瓜又被划分到了最底层，苦瓜相亲屡屡失败。

他们不知道通货膨胀这回事儿，也想不明白，自己再怎么拼命赚钱、省吃俭用，也始终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速度。

老苦瓜真的老了，一干重体力活，身子就要散架。不能出门打工，他委托老乡给小苦瓜安排一份活计。

第一年苦瓜在老乡介绍的制衣厂里做事，一个大小伙子，打起缝纫机手脚比女人还快。一开始他羞于启齿自己的工作，时间久了这事也就稀松平常了。只做了一年，苦瓜厌烦了制衣厂缝纫机的噪音和粉尘。再后来，苦瓜学着其他年轻人一样，开始进厂打螺丝。

这几年，苦瓜一个人漂在外面，做几个月，躺几个月...虽说挣不到什么钱，但比起做工地，简直轻松太多了。

终于在去年春节前，苦瓜、老苦瓜刨光家底凑了五万，买了辆国产吉利牌汽车。欠下的五万块钱，向银行贷款，两年还清，年利率15%，每月车贷三千块。

接回车子那天，小苦瓜载着老苦瓜，开着车围着村子四处转悠。车轮压过泥巴、石头、动物粪便，载着苦家父子，一直朝前开，朝着不苦的方向开。一不留神，转错一个弯，车子就开到了村头的绝路上。

老苦瓜腰板挺的笔直，站在田埂上，学着村长口气，洪亮的声音指挥着苦瓜倒车。生怕路人看不出自己的眉毛，跳得比月亮还高。

春节这几天，父子俩转遍周围几个村，苦瓜还是没有相到合适的对象。媒婆们解释说：“房子有了，车子有了，但你们家还是穷呀！现在的女孩都金贵，谁愿意一辈子打工种地，只有当官、做生意的人家才好娶媳妇。”

喝了半斤酒的老苦瓜骂了苦瓜一夜：“不好好读书，只会打工，没出息！找媳妇还要老子操心，这么大年纪娶不上媳妇，自己的脸都被丢光了...”

苦瓜也不甘示弱，第二天早饭时，伸手道：“拿钱来，这个月的车贷要三千。”

“你想要我的命吗？看看这房子、车子，那样不是老子挣下的。养你这么大了，你为这个家挣下个什么？”咆哮又怒吼，老苦瓜一抬手掀翻了桌...

苦瓜正憋了一肚子火无处撒，看见什么砸什么，院子里乒铃乓啷的破坏声、吵架声，响过春节的炮仗，立刻吸引了在家过年的打工人们前来看热闹。

吵着吵着...这对父子看见一群人涌进来看热闹，没人劝架，反倒突然熄火。

众人见苦家父子不吵了，就七嘴八舌的议论起苦家父子的生活来：“三千的车贷，小问题，我在的厂子，随随便便过万”；“现在都这样，农村媳妇难娶”；“过完年，赶紧打工去”；“张家的女儿前不久，收了十万的彩礼，不也嫁人了”，“苦哟，日子难出头”...

人群散去，老苦瓜看着一地的烟头、糖壳、瓜子壳、花生壳，低头扫着地上的垃圾，心里后悔万分。自己不该和儿子吵架，不出三天，方圆几个村的人就都知道自己的丑事了。

过了小年，老苦瓜收拾了牛棚，苦瓜把车子停了进去，一层车衣，一层农用薄膜，最后铺上一层塑料布。老苦瓜还不放心，又找了两个草席压着，拍着手上的灰，满意道：“妥了，再过三百多天又过年了，车子还是崭新的！”

月亮挂在天上明晃晃，照着酒瓶，听着醉话。苦瓜明天就要出门，今夜特意约了几个朋友小聚，小伙伴们互诉衷

肠。混得好的说：一年挣十万，明年换辆宝马；混得一般的说：每个月存一万，明年就能把家里的装修翻新好。苦瓜举起酒杯，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过得这么差...

次日清晨，简单的收拾了行李，苦瓜拖着行李箱出门了。以前出门打工，是为了把木头房换成水泥房，现在出去打工，是为了把车关在牛棚，想不明白这个家为什么永远在苦的苦瓜，搭着同村人的小汽车进城坐高铁去了。

这几年，发展很快，高铁修到了县城里，最大的方便了打工人出门去打工。买票进站，像往常一样，苦瓜在月台上看着家乡的山坳，期待下次自己回来的时候，绿色的景观枯黄得不太彻底。

扑、扑、扑.....

月台传来动车进站的消息，时代冲入农村的天地，搅乱村民的心。苦瓜被裹挟着上了车，去到时代需要他的地方。

透过车窗，苦瓜回望着自己家乡的山坳。

05

改革开放那一年，27岁的钱勇只身一人踏上T村的土地，珠江边热浪腾腾，他坐着不动，汗水就能像眼泪一样“哭”个不停。江水奔流汹涌，钱勇内心随之翻涌。脑子里突然打了个雷：钱本一。他要时刻提醒自己，自己的本钱只有一千块钱。

来到此地的半年前：

钱勇试探性的把他这个想法说给老婆听：“现在鼓励下海经商，单位也能停薪留职。听人说，只要把商品倒来倒去，钱就大把大把的赚。”

“我也听说了，每天的报纸都是改革开放，国家大力建设经济”，钱妻手里缝补着衣服，回复道。

“虽说咱俩都是铁饭碗，看上去稳定，可收入实在太低。离过上好日子，还差着十万八千里”，钱勇看着媳妇缝补衣裳的双手。

“现在日子不是挺好的嘛！你先穿上试试。”说话间，钱妻把缝好的衣服给钱勇套上，仔细打量一圈：“虽说上班是不能穿了，但下地穿还是挺讲究的。”

钱勇开始急躁道：“我读了那么多书，才从土地里拼出来，为的就是不种地！”一边说，一边指着单位的方向：“你知道吗？办公室的同事一直拿我周末下地的事取笑我。”

“好好好...你说不种就不种”，钱妻转身走向灶台，着手准备今天的晚饭。

“当初我爹带着全家人省吃俭用，供我念书，管我吃穿，我才熬到今天”。钱勇跟着媳妇进来厨房，继续说着：“我自己是舒服了，可他们还在村里受苦呢！”

“你想下海，我也没有说什么。只是咱们多考虑考虑，慎重点，别着了道”，钱妻一手翻炒着锅里的菜，一手捂住鼻子说道。控制不住屋子里油烟味飘散开来。

见自己插不上手，钱勇脱下这件袖口打着补丁的衣服叠整道：“等周末，我们回趟农村老家，把这件衣服给咱爹，顺便和他也说说下海这事。”

钱妻一手端着炒土豆一手端着酸菜汤出来：“吃上公家饭，你爹最高兴了。你要敢说这事，担心被他打死。”

“肉呢？不是前几天才发工资吗？”钱勇看着桌上的饭菜问道。

钱妻拍拍裤兜：“钱都被你拿去贴补农村老家了！”

翻开钱勇的过往，他是村里为数不多端上铁饭碗的幸运儿。一个农村的穷小伙，脸朝黄土背朝天，靠着刻苦读书，拼搏进取实现了命运升迁。进了现在的单位，工作体面，每天围着办公室打转，不用像从前那样，每天趴在地里听着太阳数落自己。

他终于活成了别人眼里的红，报复了从前那些不屑的眼。大概只有他媳妇，才能看见钱勇这份骄傲的背面，压着一块巨石。

这是他最深刻的记忆，成绩优秀的大哥，摸着自己的头，憋着泪说道：“一定要好好念书，大哥拼了命也要把你供出去，走出这个苦地方。”

钱勇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低着头，看着自己的影子被热辣的太阳打在地上。他没有回话，只是流泪。他明白，大哥放下书本，扛起锄头，把机会让给了自己。

再后来，钱勇考上高中的那天，月光透进窗来，照亮这个穷苦的家。先是三妹在哭，后来钱勇也哭了，这间破旧的房屋里，哭声和语言交织在一起：“三妹，你继续念，二哥不读了，我要像大哥一样供你上学。”

“别！二哥，不要几年你就能出来，我不读，你读！”

“三妹，听哥的话，读下去，你将来会比我有前途。”

大哥缓缓靠来，将钱勇和三妹搂在怀里：“咱们仨，只要有一个能出去，这个家就成了。”

全家抱在一起，围着月亮呜呜咽咽。

过往像山一样压在钱勇心里。他如今过得好了，比大部分人都好，但总觉得不够。他要全家人都好，一个不落，钱勇不愿这个家需要有人牺牲才能过活下去。尽管这几年缩

衣节食，拼命攒工资，可还是无法摆脱这个大家庭的穷苦命运。

最近天气越来越热，每天中午，钱勇坐在办公室里吹着风扇，对着窗外发呆。

高温炙烤柳树，空气中蒸腾起热浪。这是夏天，太阳在天上数落穷苦人民最恶毒的季节。自己的父亲、母亲、大哥、三妹都在地里忙些什么？除草？打药……

看着想着，钱勇思绪随云飘：大哥辍学那年，自己眼泪滴落在院里的影子上，那片土里，隔天居然出现一颗榕树。也没人问起那颗树的来历，现如今倒长得有大腿粗了，根茎挺拔，枝繁叶茂，能为全家人纳凉蔽热。

周末到了，晚饭时全家人都聚在树荫下，钱勇取出一瓶酒递给坐在自己对面的大哥：“咱们今天尝点好酒，朋友送的，我一直留着”，说完，钱勇在桌上铺开菜品，摆好酒杯，等着大哥倒酒。瓶盖拧开，大哥握住瓶身，小心翼翼的让酒一滴不洒的流入杯中。钱勇看着志得意满：“天天盼着回来陪大哥喝酒，今天如愿了。给咱爹也多倒点…”

大哥举杯抿了一口说道：“你在外面烦心事多，自己想喝就喝，不用等我，难道还怕被媳妇数落吗？”

钱勇饮下一满杯，哈出酒的冲味，“那不一样，工作上喝，是应酬。在这里陪大哥喝，是享受。两回事、两回事，吃菜吃菜…”说完，钱勇夹起肉放到父亲碗里：“对了，爹，包里有件衣服，咱们单位发的，袖子被我穿坏

了，我媳妇缝好了，也洗干净了。以后你就穿着下地用吧，那些太破的就直接扔了。”

钱爹一口酒，一句话就概括了自家姓氏的奥义：“咱家日子也算是熬出头了。”

钱勇提了提胆子说道：“我想下海经商，单位会保留我现在的岗位，只是不发工资”，钱勇握紧酒杯，准备迎接预计的狂风暴雨。可结果却出乎意料的风平浪静，钱勇缓缓抬头扫过全家人的脸：父亲、母亲、大哥、大嫂、媳妇，最后落到三妹脸上，问到：“你听清我说什么了吗？”钱勇偷偷偏头看向父亲。

三妹咀嚼着饭菜顿道：“你说，你要下海经商”，顿了顿，她咽下饭菜补了一句：“能不能也带上我？”

钱爹的筷子夹起儿子盛来的肉，自顾自的说着：“我不懂什么是下海，只听别人说，那是要去很远的地方。如今你有本事了，这些年帮着家里操办大小事，大哥结婚，老屋也翻新，你自己成婚。对这个家里，你做的也够多了。”

钱勇起身盛酒倒给父亲：“爹，这都是我应该的，当年大哥、三妹全都是读书的料”，酒杯满，他又给大哥倒酒：“如今我出来了，机会是大家给的，这点我不敢忘”，酒漫出了杯，钱勇还在抬头望着大哥。

大哥端起酒杯，打断倒酒，举起杯来：“干，你有远见，我们都支持你，也信你！”

“大哥，干……”两兄弟一饮而尽。

这天月亮大得出奇，把全家人围在里面，射出皎洁的光，扫平前路一切坎坷。

06

入职已经两个月了，咖啡逐渐适应了996的节奏。要做到这一点不难，只需要从天灵盖打个洞，抽出思想，把公司的鸡汤灌进去。

看着同事们浑浑噩噩，闭着眼睛又唱又跳的昏忙。把数字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，领导不满意，再换一个地方，一直重复这个动作，直到领导们满意为止，原来这就叫互联网、高科技。

公司里传闻老板生小孩去了，已经半年没来过公司，据说下个月可能会回来。在没有老板的日子里，一开始各部门的老总纷纷挑起加班竞赛，强制要求下属加班，不准提加班工资的事。这些工贼历来不顾及脸面，只会看老板的脸色，于是闭着眼昏干。把公司带入疯狂模式，拼命内卷，生怕慢人一步就被别人抢了先机。

咖啡恰巧是碰着这个机会才进入的这家公司。原先他这个岗位的人，受不了疯狂加班走了，又来一个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走了。

直到咖啡的出现，才填上这个空，因为他能忍受一般人不能忍受的罪。

目前来说咖啡是这个岗位上坚持得最久的员工，中途好几次，他萌生退意，决心第二天就提离职。听闻当下就业局势的艰难，再查银行卡余额，顿觉冷静。逼迫自己一忍再忍、忍无可忍……还能忍！

虽然没有出过国，但咖啡接受过高等教育。在大学里了解到西方的那套理论：管理、经济、市场。他知道今天的繁华世界由书里晦涩的词藻组成，只要自己进入这些知识里，琢磨、研究、再使用，应该就能获得驾驭财富的力量。

咖啡喜欢独处的感觉，自己的内心会跟随马克思、亚当·斯密这些经济学的伟大先驱们探索经济世界的运行真理。每次合上书本，他分不清是书本在弄虚作假，还是社会已经错得太离谱了。这两个月，社会教会了他真实存在的知识：通货膨胀、就业困难、经济危机……

套用经济学的理论，咖啡开始分析自己所在的公司：财务部、行政部、市场部、销售部、项目部、研发部、运营部。公司几个部门加起来，足有一百人上下。

上次开会总经理说了，公司一年营业额在两个亿上下。掐指间，咖啡推算出每个员工的人均产出接近两百万元，自己每个月才七千块，年收入最高不到八万，扣掉社保能到手就更少了。躺在床上不禁感叹到：“进厂打螺丝，也应该比这个挣得多吧！”

饿了，咖啡下楼吃饭去，今天星期天，理论上这一天的时间是属于他的，不在他工资的购买清单上。但前面几周，领导都给他安排了事做。把自己周末搅得就像今天的猪脚饭一样——软趴趴、黏糊糊…

吃完饭回来的时候，咖啡买了西瓜犒劳自己，十块。付钱的时候他有点后悔了，因为自己还在试用期，工资到手只有四千不到。

回到住处，咖啡躺下，让风扇的温柔扑到自己怀里，继续分析自己所在公司，寻找往上爬的阶梯。

财务部：没听说有主管，估计是老板亲自握在手里。只用翻翻账本，查看进出项，公司的情况就八九不离十了。虽说看上去很高明，但这样会很累，天天盯着账本还怎么去思考公司的未来和方向？

咖啡翻个身，让风凉快自己后背的热。行政部：老板生小孩的消息一定是从这里传出来的。这个部门全是女人，进去就有刺鼻的香水味，老板的亲信必在其中，极大可能，就是负责人事工作的那个短发女人。

面试那天自己就尝了她的厉害，硬生生砍了自己一千块的工资。理论上人事安排是继公司财权之外的最大权力，所以经常看见有人给她们送小礼物。

剩下五个部门：项目、市场、销售、研发、运营，这些都是螺丝钉，换谁都可以。实际上公司的整体质量也由这几个部门来决定。

最为重要的还是前面的两个部门：财务等于公司的发动机，行政就是方向盘了。咖啡大学时候的一堂课，老师在讲台上说：“管理是一门艺术”。但台下的他更觉得管理是开车：把公司从一个地方安全的带到另一个地方，至于车

子本身的质量和发现对的目的地，那就是商业决策者要承担的责任了。

学生时代，他以为自己会成为一名职业经理人，帮助老板开稳公司这辆车，突破艰难险阻抵达幸福之地。后来进入社会了，才发现自己十年寒窗苦读，分文不值、无人问津...211学历最多能让自己卷得更猛一点儿。

毕业了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遍地都是，35岁裁员的传言也并非网络恶搞。进入社会才明白：现实和书本隔着十万八千里。就算一个普普通通拧螺丝的岗位，不争得头破血流也是抢不到的。

越想越觉前途无望，咖啡索性起身，去厕所小便，冲掉这些烦恼。

这次背井离乡之前，咖啡想了很多。现在的处境是他缜密心思的必然：自己无权无势，穷困潦倒，拿得出手的就是这一纸文凭。时代动荡，风起云涌，危机里能抓住的机遇，往往都是大机遇。

所以咖啡拿起桌上的书，封面是富兰克林·罗斯福，一个带领美国人走出经济危机的伟大总统。端坐在椅子上，小心翻开，查阅起来，透过字里行间的时代和政策，照进现实里，自己或许能从中寻找一条适合出路。

“苏新、苏新、苏新...”嘴里念个不停，刚退下来的时候，苏铁每一天都在失魂落魄中度过。自从儿媳钱升怀孕，得知要有孙子的消息后，生命之水每天都浇灌这家人的心田，直到昨天看见孩子那一刻，苏铁枯萎的生命再次发出嫩芽。

自然原始的人类情感催化下，他恨不得把自己的一切全给这个婴儿，毫无保留。光给他现在还不够，未来也要属于他的子孙后代。苏铁咬紧牙关，眺窗远望，欲望溢满整条珠江，他看见将来：自己的孙子，和他一样的神态，站在人群的最顶端。

苏家别墅的客厅里挂着一盏奢华水晶灯，阳光透过玻璃折射出虚伪的阳光，光亮打在水晶上，闪烁耀眼，藏住了是非曲直。苏铁站灯下，对着窗外，自说自话。苏妻从别墅二楼下来，脚踩着楼梯环过水晶灯，看着楼下的丈夫，重提往事：“当初苏建出生的时候也没见你这么高兴。”

“儿子和孙子，天差地别的感觉”，苏铁说着抬头看向妻子：“苏建算是废了，天资愚笨，不给我惹大麻烦就是神灵庇佑了”。

“苏建再笨，那也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这个当爹的要耐心教导他、鼓励他，给他机会，不是只会苛责、打压！”苏妻说着下到客厅里，脸色阴云。

苏铁退后几步，坐在沙发上：“好在钱升是个聪明人，继承了他爹的眼光和智慧。只要咱们稍加点播，慧根一开，前途不可限量”，苏铁伸手轻轻拍响沙发，继续道：“现在她有了孩子，把家交给她也未尝不可。”

钱妻过来坐了下来，忧心忡忡：“昨天亲家脸色不好，估计苏建外面的肮脏事他们知道了。”

“不用担心，既然现在还没闹开，就说明还有转机。只要约束好那个小畜生，等个适当机会，咱们赔礼道歉这事就过去了。”说完，苏铁指了指桌上的苹果。

苏妻拉开抽屉，取出一把纯金打造、篆刻精美的小刀。开始削苹果：“咱们还得再做点啥，让钱升明白咱们的心意，还让他们钱家上下彻底没话说。”

苏铁拿起桌上的茶杯，揭盖饮了一小口：“生意人，只要有钱赚，就能谈。反是钱升，一定要拿捏好度，咱们稳稳的把控住局面。”

“你就放心吧，局面很稳定，一切都不会乱。儿子的事，我会帮他擦干净，你管好外面的事就行了”，小金刀寒光闪烁，果皮削下，苏妻轻轻投入垃圾桶。

苏铁放下茶杯：“那行，他的脏事就到此为止，再也不提了。要让咱们的小孙子，快快乐乐长大。”说完，苏铁往杯里续了一点水，想了想又道：“还有那家科技公司，你想想办法，把钱升换下来。让她专心带孩子。”

苏妻用小金刀将苹果分块：“记得那个钱家三妹吗？做过贸易，后来嫁给魏家搞金融的那个，钱升她小姨”，苏妻递出一块苹果给苏铁，继续道：“这几次产检接触得多了，我觉得这个人还不错，靠谱又聪明。”

“行吧，就按你说的办，别破坏规矩就行”，苏铁接过苹果，小心合上自己的茶盖。

这个出生渔家的穷小子，在平步青云后的几十年里，早就丢了摆索起帆、撒网捕鱼的手艺，反对操控人心、摆弄权术乐此不疲。自打有了小孙子以来，苏铁的心又重归大海，眼见自己的斗争经验、政治技巧，以及最宝贵的政治遗产，终于后继有人了。

苏铁回想以前，他想把这些传授给小苏建，口水说干、嗓子冒烟，儿子也只会点点头，嘴巴上答着：“是、是、我知道了。”

“知道什么了？”苏铁看着小苏建。

小苏建抬头回看自己傻傻说着：“上学和同学好好相处，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，长大工作要和同事好好相处，领导安排的工作认真完成”。

苏铁看着儿子眼里等待赞赏的光，不忍苛责，只能耐着性子再问：“其他的呢？比如我刚才说的...人际关系？”

“好好相处，不是人际关系吗？”小苏建挠挠头。

“晚饭别吃了，你好好想，人际关系是什么？”苏铁拍案而离，小苏建委屈的泪水在眼睛里打转。

没一会儿，苏妻端着餐盘进来：“儿子，吃饭，咱不理他。”

“妈妈，我说错了吗？爸爸说的明明就是这个道理”小苏建彻底流下委屈的泪水。

“是这个道理，但你爸爸要听的不是这个答案”，苏妻进房把饭菜摆到桌上，对着儿子温柔说道：“明天我带你回外公家，舅舅和外公最会人际关系了，叫他们教你。我们不理爸爸，乖，先吃饭。”

苏妻拎着餐盘从房间里出来，斥责苏铁：“一个小孩子，你教他人际关系，他能听得懂吗？这点事不用学，把他放在位置上，自己也会了。”

苏铁忆起往事，对妻子说：“在他这个年纪，我就和我爹出海打鱼了。海浪一拍来，满嘴的咸苦，我养了一学期的白肉皮，太阳一晒就蜕皮，几天时间就变成酱油色。那个时候，我心里十分清楚，我的命运不能交给大海和手上的网来裁定！”苏铁握紧茶杯发力，继续回忆道：“太阳晒不到岸上那些躲在棚子里收鱼的人，因为他们站得比我高、看得比我远。”

苏铁看着妻子收拾碗筷，不肯作罢，又说道：“如果遇上风浪大，出海被淹死，我们只能怪自己运气差。后来有一天我们运气特别好，打了很多鱼。他们就把鱼价压低，我

爹又不敢看着活鱼变死鱼，只能便宜卖给他。收鱼的反过来向我们指责，今天出海的人太多了，鱼价必须低。”

苏妻看着他的眼睛：“所以你才娶我，从海上打鱼的变成岸边收鱼的人？”

苏铁眼神变软，走进妻子，贴近耳朵，小声说：“我这条鱼也是拼了命的朝上游，才能被你看见，好心收留。”

苏妻满意看向丈夫道：“可你现在已经是大鲨鱼了，也有了自己的一片海。”

08

如果不是车贷，苦瓜大概率今年是不会冒着疫情出来打工的。新闻上天天通报的世界各地死亡数字，庆幸咱们国家才会不计代价在各地建方舱，收留感染者。

还有那些大白也是真的了不起，冲在抗疫最前线，无怨无悔的付出。所以手机里全都是“听我说谢谢你...”这类视频。每次看见这类消息苦瓜都会点赞，写下加油的评论。至于那些关于“毒王”的视频，通报出行程轨迹，苦瓜会以自己最大的恶意去攻击他们。仇恨这些扰乱社会，破坏国家防疫政策的坏人，这些人全是美国总统拜登派来的奸细，靠传播病毒赚取美钞。

苦瓜抬头环伺列车四周，不经想：车里有没有人，携带着新冠病毒？自己出门测了核酸，虽然自费了24块钱，但起码买了个安心。苦瓜提了提口罩，防止病毒找上自己，随后低头看手机新闻：回国至少需要隔离14天，中风险地区返乡也要隔离7天，全是去酒店自费。

翻遍了网络，苦瓜也找不到出门打工要自费隔离的信息，自己一直积极配合政府的防疫策略，祈祷大局也能一直为他着想。点击手机屏幕，苦瓜又查看了行程码，没有星，舒了口气又揣回兜里。

昨天朋友圈里的工厂中介说：“行程卡带星的一律不能安排进厂，谢谢！！！”

苦瓜看着窗外，旅程过半，从包里取出泡面，他有点不好意思。不为别的，这是康师傅牌老坛酸菜面，网上天天重复315曝光脚踩酸菜的画面。这个黑心无良厂家，面对外国人规规矩矩，自己的国人就拿来用脚踩。

好在车里没人认识他，自己可以放心大胆的吃面。苦瓜拍了拍旁边的乘客，请他让路借过，对方别过腿，侧身让开一条路。苦瓜走到车厢节点处，接开水泡面，苦瓜全程遮住康师傅的标，生怕被车厢里的其他人看见，取笑自己。

有钱的时候，苦瓜会在泡面里加蛋、火腿肠，这次他什么都没加，自己前几天刚还了车贷。为了来的路费还和老苦瓜吵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架，父亲给钱的时候还一直骂骂咧咧。接好了水，苦瓜端着泡面回到座位，放下小桌板，等着面被泡开。

打开泡面，脑子里闪过“新闻里的臭脚大汉”，苦瓜肚子饿了，顾不上这些。一口面一口汤，康师傅渐渐喂饱苦瓜的肠胃。比起车厢里二十块一份的饭，五块钱的康师傅就算真是大汉脚踩的也算了。毕竟茅台酒也是脚踩的，跟没人敢保证踩酒的百分比一定是未婚少女一个道理。

最后扔泡面盒子的时候，苦瓜还是疑惑“每天这么多人吃康师傅泡面，这得有多少大汉的臭脚才够踩。”

进站下车，天已经黑了，路灯微弱的光照亮前路，诺大一个黑影压在自己头顶。空气挤压灯光，潮湿夹杂着热浪，苦瓜喘着气，这是他久违的感觉。放眼望去，男女老少各

色的人都有，苦瓜迷失的眼在人群里碰撞，最后轻轻落在一个胸部纹着蝴蝶，短衣短裙的女孩身上。

一声靓仔，惊走了蝴蝶。“靓仔，去哪？”一个摩D大叔挡在苦瓜前面。

“T村”，苦瓜拿着手机，假装要打网约车。

“三十文，靓仔”，大叔嚼着槟榔说。

“十五，打车也就这个价。”苦瓜低头盯着发光的屏幕回复道，眼神瞟着其他的摩D司机。

“上车走啦！”大叔接过苦瓜的行李箱，放在踏板处。握紧摩托龙头，向前移了移身子给苦瓜让出位置。

“经常坐的了，叫什么三十文，外地人好骗吗？”苦瓜学着本地人说话骑上摩托后座。

摩托驶出，速度带起凉风。苦瓜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坐网约车的场景：感觉像剪了个时髦发型，内心狂喜，脸上又遮遮掩掩。自己拿出手机，动动手指头，车子就停在面前，高端又体面。那次他约了车间的一个女孩，从工厂到公园只花了5块钱。

公园里，两人的脚步在公园小路上乱逛，女孩羞怯的眼神总在回避路人，害怕自己被看见。终于在一个庇荫人少的地方，苦瓜抓住她的手，那女孩没有抗拒苦瓜的突然。两个不同的体温沁出暖意，互通心灵。

可惜这份情感经不住畅想，就到了冬天。女孩从老家发来短信：我相亲了，很快就会结婚。过完年我也不来T村打工了，忘了我吧！

隔着屏幕，苦瓜的心在炎热的广州飘起了大雪，自己在雪地狂奔了一整夜，汗流浹背的疼也盖不住揪心的痛。他想买张车票，去当面问个清楚，他却怕...怕自己一个人独自坐着火车孤零零的回来。

摩托划破空气，穿过记忆停了下来，“到了。”

“微信，扫你”，苦瓜掏出手机扫码付了车钱，摩托走了。行李箱陪他留在原地，他想着自己是去找土豆凑合一夜，还是花八十块住旅馆，明天找中介安排进厂住宿舍去，总之要先回回血，再考虑租房子。拿出手机，苦瓜打开了微信：

“在吗？”

“在的。”

“才到T村，方便收留我一夜吗？”

“来，顺便帮我带包烟和水。”

熄灭屏幕，排队出示健康码、行程卡，苦瓜进入T村。没走几步路，村口杂货铺叫嚷着“最后三天”的口号，吸引了苦瓜围上去。一大推琳琅满目的特价商品，想着最后三天，苦瓜挑了一瓶生命之源牌洗发水。

来到土豆这间狭小的房间，许久不见的两人有些尴尬。能从日结工变成朋友，两人也是够有缘了。土豆还是没心没肝的样子，自己和住处都是乱糟糟臭哄哄。

苦瓜扒拉开小桌上的外卖盒子，开窗赶走馊味。摆上楼下刚买的手撕鸡，递给土豆烟和水。躺着的土豆熄灭手机，坐了起来，接过烟和水，问道：“你还没吃饭？”

苦瓜继续从塑料袋子里拿出米饭来，“坐了一天的车，你说呢？”说话间苦瓜把筷子递给土豆，“你也吃点，这个手撕鸡看着不错。”

这一夜，两个人躺在床上，一个人手机玩了一整夜，另一个心里的帐翻了好几遍。

次日，苦瓜发现中介骗了自己，说好的26块钱一个小时的岗位，人已经满了，只有16块钱的岗位还要人。没上说几句话，中介就嫌他烦。把他留在了厂子门外，自己走了。任凭热辣辣的太阳燃烧他的意志。

不远的地方，暗处的中介躲在房里，吹着空调观察着这群提桶人。自己吃着冰棒解暑，手指在朋友圈发布招工信息：“xxx工厂 xx钱一小时，好做不累...谢谢！”

这群提桶人最大的反抗就是找到一片阴凉地方，躲起来，咒骂几句“黑中介”，以此表达自己的不满。

最后还是得点亮屏幕，祈求自己遇到的下个中介是善良的。

他们不会想，不敢想，暗处潜伏着无数双眼，闪着绿光，正饥肠辘辘的盯着他们，直咽口水...

09

疫情帮钱本一筛选了一些贬值的的关系，在医院里，他难得清闲。好处是，他有更多的时间，坐下来思考前路。这几年，他越来越看不懂形势，搞得连年亏损。

当年自己只身一人来到广州，靠着信息闭塞时代，把贸易的钱赚了；自从国家加入WTO后，靠着低廉的人力成本，他又赚了美金外汇；金融股票黄金期他也赶上了，那几年气运昌盛，深交所、沪交所，全都手到擒来；再后来乘着地方债的风，涉足基建；房地产“一把梭哈”直接让他的财富冲到最顶端，可惜互联网慢了一步，后来再怎么砸钱、烧钱也拼不过今天的魏家人。

前几年，高价拿地，房价自然就高。后来房子逐渐卖不动，资金链也断了，现在只能停工、摆烂。

房市的霉气直接传导到股市上，该跌的不跌，该涨的不涨，害得自己被套得牢牢的。新闻里说的“经济三马车”：投资、外贸、消费，自己跟着其中的两辆跑，怎么就进入今天的局面呢？

回过神来的钱本一瞥了眼病床上的女儿，接着低头冥想：还不够！自己要分析得更加透彻点，这样才能找出问题所在。

1984年自己在广州做小生意，市场大，好赚钱。第二年老婆也辞了公职来帮自己，那时候真幸福，人不累、钱好赚。

接着1990年秋天自己去上海谈事，偶然间了解到股票、交易所这些新东西。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开户、买入、卖出，赚钱更是像捡钱一样容易。

第二年1991年，离T村不远的深交所也开市了，直接赚钱赚到手麻。自家喜事也接踵而至，女儿出生了，取名钱升，意喻经济和股票只升不跌。

钱本抬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女儿，时间可真快，一眨眼都长这么大了，感慨道：“如今，自己也是外公了”，没什么事，钱本一继续回忆往昔。

那是1997年，条件好了，自己站稳脚跟了。顺势把村里的大哥、三妹一家子也接来T村，帮自己打理生意。可惜同年父亲在老家过世了，没享上自己的福。每每想到此事钱本一都懊悔不已。

从小就心灵手巧的三妹外贸生意做得风声水起，外国人需要什么，她就造什么，厂子24小时不停，分分秒秒都在赚钱。这几年的疫情加上贸易战估计三妹的这门生意也快开张了。世道是越来越难，利润低、成本高，招不起正式工，只能请小时工，做出来的东西自然品质低、质量差。也就只敢接点低要求的单子做。

大哥做房地产也是有一套的，他说盖房和在老家种地是一样的。编上几句口号，不管白天黑夜，带领兄弟们边唱边干，房子自然就起来了。现在全国各个工地上也流传着他编的口号，工头组织起两伙人，像山歌那样一唱一和就能激励队伍。

唱：“工地水泥扛不动，将来怎么开大众。”

和：“开大众！”

唱：“宁可胳膊秃噜皮，也要挣钱买奥迪。”

和：“买奥迪！”

唱：“要想大众带字母，就得工地多吃苦。”

和：“多吃苦！”

唱：“只要工地干得好，老婆年年在高考。”

和：“在高考！”

唱：“为了搞定丈母娘，再苦再累也要扛。”

和：“也要扛！”

大哥的这些口水话，就像村里的化肥一样，只要泼出去，房子蹭蹭的往上长。在T村根本不担心没人干活，人多到挤不下。找个农民工更是轻而易举，架子工、木工、钢筋工、力工，只要钱到位，要多少有多少。

就算一下子周转困难，打通一两个带头的农民工，给点好处，安抚几句，自己再发个假誓，就能蒙混过去。这些文化素质低的人，最好管理。只要一提罚款，他们立刻变得乖乖的。

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愁来明日愁。

有了民工兄弟们的乖张听话，钱本一胆子更肥了，彻底看不上包工头的活计，心一横，举债发展。那时候整个楼市开始裸奔冲刺，正所谓富贵险中求：贷款、拍地、预售、抵押、再贷款，财富像滚雪球一样增大。

说曹操，曹操到，大哥带着大嫂、侄子进来病房。全家人的手里拎满了东西，钱家大嫂放下特意准备的东西，关切道：“听说生了个大胖小子，我们一大早就出门了，马不停蹄的赶来，快让我看看，小胖子在哪？”

“谢谢大娘了”，钱升气色明显比昨天好多了，推脱道：“现在还见不到呢，小孩在医生那里。”

钱嫂拉住钱升的手，假意的说着：“我们也是今早才知道，这么大的事，昨晚我们就应该在医院陪着你的。”

钱升缩回手，捋着头发，敷衍的说：“没那么夸张，现在疫情，医院不让探视，我们还是要配合一下。”

钱家大嫂拿过儿子手里的保温壶，转着头问道：“三妹和他婶呢？我特意炖了鸡汤带来，大家都喝一喝，趁着热”，说话间她倒出了一小碗，递给苏建：“你先喂钱升，她身子虚，快补补。”

“好”，苏建接过鸡汤，凑近钱升嘴边喂着。

钱本一侧身瞄着两人：女儿小口小口咽着鸡汤，眼神还有不满。苏建弯着腰，只是认真喂汤：“嘘～小心烫，嘘～嘘...”

“他们才出去了”，钱本一搭着话顺手接过大嫂的鸡汤，客气道：“辛苦嫂子了，还特意熬汤。”

“哪的话，都是自家人”，钱嫂拧紧盖子，把饭桶递给儿子。

大哥眨着眼暗示钱本一有事，哥俩出去病房来到走廊上。

钱家大哥抽出一支烟，咬在嘴里说道：“老二，我现在要被逼死了，包工头、供货商，天天催命，这几天已经开始上门堵我了，咱们到底该怎么办？”

两人走近窗台抽烟，钱本一回复道：“拖！等着转机出现，否则我们欠的钱永远还不上”，火机按下“嘭”！火焰点燃钱家大哥嘴上的烟。

钱本一陪了大哥一支烟，无助道：“带上嫂子、钱辉出去旅游旅游，好好玩一玩。前几年不是通过钱升在海外开了户嘛，现在去正合适。”

钱家大哥一脸懊悔道：“我家那个傻娘们，背着我又让钱升把钱从海外转回来了，全投楼市了。”说着狂拍大腿，悔恨道：“自己的烂尾楼还不够，又去投别家的烂尾楼。”

钱本一苦笑着说：“既然发生了还能怎么样，过几天我从自己海外的账户划点给你，先过了这段时间再说。”

钱家大哥心有不甘道：“咱们这行，真的彻底没救了？”

“谁知道呢，恒太两万亿，不是也撑直了脚。”钱本一摊手道。

钱家大哥深吸一口烟入肺，熏黑心扉：“你办法多，路子熟，想办法咱们多少挽回一点损失也好。”

钱本一无奈道：“总之，咱们要耐心等、死命熬，上下游那么多牵连，等时机、看天意。”

“行，我等着你的消息”，钱家大哥掐灭了烟，对着窗外弹出。

烟头从22楼落下……

10

不要命的架子工先上，
凭借双手肌肉爆发出不可思议的力量，
六米长的钢管凭空支起。
这个动作，
就算孙悟空来了也要吃瘪，
如意金箍棒绝对不如他们手里的钢管灵巧，
支撑起大人物们的各种幻想。

接着最缺钱的木工上场，
50岁的老汉无视恐惧爬上架子，
下面的儿子刚满20。
咬着牙递上木板，
父子齐心发力，木板腾空而起。
老汉的铁锤，
铛、铛、铛...一锤一锤震得虎口鲜血直流。
擦擦汗水熬过今年，
儿子的婚事就更有把握了。

钢筋工紧随其后，
一般是丈夫操控机器，
管你钢筋铁骨还是百折不挠，
嘎擦一刀，
脊柱剪断，
拉起疼得直打转的你，
照着新社会的图纸将你对折又翻转。

正当你奄奄一息，
一双温柔的手依照规划，
把你的人生安排妥当。
铁丝勒入咽喉，
一圈一圈的发力，
逼得你整齐划一。

趁着夜色，
打灰工入场。
他们早就勾结好了泵车，
披上袈裟，
念着是非善恶的咒，
把我哄得晕头转向，
趁我不备，
倒下混泥土将我活埋。

还不够，
一根铁棒照着我面门打来，
脑浆震得一地都是。
最后请出他们的老师傅，
根据经验，
判断我是否咽气。

第二天，
太阳依旧升起，
照耀着我的尸体。
哄骗路过的人，

我，
价值不菲。

职场的复杂远超咖啡想象，学校里的那一套就是阿弥陀佛，只能宽慰怕鬼的心。认识到这一点，咖啡快速调整自己。这个来自云南大山的年轻人，血脉里具备山的包容，水的柔软，即使处境艰难，内心依旧拥有一片森林。

咖啡已经适应每天写口水话的工作，上交给领导审核，然后对外发布，传递出公司的信息。这份信息很重要，需要三位老总审批签字，才能发布。

很快，咖啡参透其中的奥秘。他用文字描述的内容，价值两千块；主管添油加醋，获得老板认可，价值两万；三位领导审批、签字，联合为这条内容担保，这条消息的价值又翻一百倍，两百万的产值就这么来了。

最近咖啡的心力都被工作抽干了，不能再做其他自己喜欢的事，书也没有再看。看着自己身边的同事们聚在一起，不是聊网剧、就是打游戏，围着这个圈，转个不停。他想要融入进去，可越接近，就越觉虚无。

职场的真相就是：一场血肉之躯和人类欲望的赛跑。没有暂停，只有退出，大家一旦开始了，谁也不敢停下来。这段时间的996节奏，咖啡认清了现实。他放慢脚步，深呼吸，让大脑获得更多氧气。

主管的欲望，领导的欲望，还有公司的欲望，他不断的想，反复的推敲，就像小时候在山里狩猎，脚步静悄悄，眼里亮堂堂，精心部署陷阱，耐心等着猎物。

主管发来微信：“来下我的办公室。”

“好的”咖啡回复道。

“铛、铛、铛”咖啡敲门。

“进来”，主管向后倾斜身体，后背贴着靠椅，伪装出挺拔，装腔作势道：“最近工作越来越好了，进步很大嘛。”

“谢谢夸奖，这些都是我份内之事”，咖啡站在主管桌前回话。

“公司上下都挺认可你的工作，昨天总经理还称赞你了，恭喜呀！”主管身体前倾，离开靠椅，双手搭在桌上。

“没有没有...全是您领导正确，指挥得好，我才能做出成绩的”，咖啡继续回话，低着头。

“项目部人手不够，有部分工作要分配过来，我特意问问你的意思”，主管老练的说着客套话，避开其中的关键内容。

“我听你的，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。”咖啡抬头对视主管。

“行吧～”主管双手离开桌子，缓和道：“那就辛苦你了，既不能落下本部门的工作，也要尽可能完成他们的内容安排。”

“好，我一定办到”，咖啡偷偷扫视了一眼主管的桌面。

“没其他的了，叫你来，主要是想称赞你，最近表现出色，加油！”，主管后背放松，卸下先前的压力。

咖啡一如即往的谦卑道：“那我先去忙了。”

“嗯...”

回到工位，咖啡用小勺搅动马克杯，杯心划开波纹：自己已经身兼多职了，主管又给自己添加工作量，这是要逼我走，还是在欺负自己？

辞职的念头，又发出芽来。咖啡以为的企业管理，是公司各部门职责分明、岗位清晰，大家只有通力合作，驱动项目前进，进入商业预期，让企业盈利。可这家公司就像一个黑砖窑，只会想尽办法吃人。

想了又想还是不敢辞职，咖啡只能是接着工作。最近的他，在跟进一个数字化的项目。基本上就是把从前纸张统计内容的操作，通过软件来代替。流程、步骤、方式还是一模一样，这就算是数字化了。

他负责写文解释这些新词汇，比如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算法什么的，这样唬人的词藻，需要自己解释得虚幻又真实，领导才会满意。不过领导最满意的还是自己数据造假方面的能力，说得和真的一模一样，找不出半点纰漏。

每天用口水话，把这些数字内容上传给主管修改。最开始咖啡每篇文章要改几十遍，谁叫他写的太直白了，要是人家真的读懂其中的意思，不就露馅了。后来他发明了生涩的措辞，新奇的语法。

咖啡递上：“一是一，二是二”；

领导一看：“写的什么狗屁东西，重做”；

咖啡改：“一是壹，二是贰”；

领导叹气：“你能力太差了”；

咖啡再改：“一是你，二是你”；

领导点头：“找对方向了，但味不对”；

咖啡又改：“衣是姨，耳是儿”；

领导惊叹：“有天分，好、好、好！”

这件事以后，咖啡就明白了：为什么自己的前辈，大部分都做不满一个月，他们最多只能理解“一是壹，二是贰”，唯独那个干足两个月的前辈偶尔几次达到了“一是你，二是你”的境界。

唯独自己，只用了两个月就做出如此成绩，主管嫉妒、领导惊讶。咖啡感叹：“上大学好像确实没什么用，只是看起来高级而已，胡编乱造才能吃饱肚子。”

原来早上的管理层会议里，总经理在会上称赞到：“‘道可道、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’。老子要用十二个字能描

述的意思，这个咖啡6个字就搞定，还运用到了对外公司宣传上。人才！绝对的人才！”

消息慢慢在公司传开了，最有实权的项目部盯上了咖啡，想要拉拢这个人才。这才有了刚才主管找咖啡谈话的场景，现在全公司都明白咖啡入了大领导的眼，只要跟在他后面就能干项目，奖金拿到手软。

现在的处境与认知是相悖的，市场规则在T村的公司里根本不适用，所以书本里教的内容也丧失了价值。反之学得越多，越是无知。咖啡觉得还是得用老家狩猎那套来混职场才有效。

科学管理，在这儿就是一个壳。“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”才是核心。项目做什么？是否有用？价值在哪？可行与否？都不重要。

伪装自己、识破伪装、布置陷阱、等待猎物，最后一刀将其毙命。咖啡起身如豹子般拉伸筋骨，虎视项目部，若有所思，蓄势待发。

项目部背后的总经理室，里面在着一位喜欢研究道德经的大领导。他把项目落到谁手里，公司的资源就倾向谁。就算搞砸了事，只要他还信任，机会就在。

窗外映出黄昏，这是森林里的狩猎开幕。

12

去年苦瓜在电子厂造苹果手机，这是世界上最好也是最贵的一款手机。凭借他每天要打5万个螺丝的能力，这里有了“全球工厂”的盛赞。

所有人都在享受并歌颂他们的贡献，但社会上谁也不愿意真真实实关注他们。

每月工作时长超三百小时，旺季时薪30块钱，每天12个小时重复单一动作，日夜从不间断。月薪能有八千，扣掉社保医保到手还剩七千左右，去除吃饭、住宿等生活必要开支，还能剩五千。这点钱距离他们用上苹果手机还是有不小的差距，不过相比从建房子到买房子的差距，也没有那么遥不可及。

如果苦瓜去年没有买车子，他应该会换一部手机，要么是Apple、要么是OPPO。纠结了好久，买Apple太贵了，但是有面；买OPPO性价比高，还有自己喜欢的明星代言，可惜用的人太多，落了俗套。

苦瓜和他的伙伴们每天的最大乐趣就是讨论手机、明星八卦。这次买车让他得到了更大的面子，好处是他不用通过换手机也有面了，坏处是这几次相亲失败的落寞，他想通过买套房子找补回来。

厂子外，热辣辣的太阳贴着苦瓜烤，逼着他赶快想办法，做出抉择。

那边树荫下几个稚嫩的声音在讨论：“中介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现在是假期，像我们一样的学生工太多，因为疫情好多厂子没有订单，所以工价才低的。”

“我们已经花了路费了，如果不做，回去路费还要钱。”

“万一厂子过几天就停招，我们下学期的生活费也没有着落了。”

“怎么办？”

“要不不做吧...”

“反正没得选，总不能下个学期不念书了吧。”

一把未来的鞭子，赶入这几只羊，入了圈。

苦瓜有所动摇了：去年做的大厂富士康，现在只招正式工，还有学历要求。没有加班，只有最低工资拿，一个月到手也就两千多，勉强够活命。可惜自己有车贷，不还车贷，车被收走算了，征信也会黑。不能乘坐高铁、飞机，就连自己下一代也将受影响。

万一自己的小苦瓜考上了铁饭碗，因为自己的失信受影响怎么办？影响下一代的事，必须稳妥点，还是先想办法吧，把贷款先还上。

想来想去，还是再通过其他渠道试试看，先在土豆那再住几天。放下提着的红桶，苦瓜给土豆发消息：

“晚上一起喝点酒，手撕鸡？”

“好呀，再带点冰啤酒。”

“好。”

回到土豆房间，昨天吃剩的饭菜叠加垃圾桶里的馊味，混合脚臭、汗臭调合出穷的味道，漂浮在空气里。苦瓜无法忍受，开始打扫起来，清除穷酸味。心里长记勤劳致富的真理。

苦瓜整理桌上的塑料餐盒，嫌弃道：“你每天都这么躺着，不工作也不慌吗？”

“有什么好慌的，三和大神知道吗？做一天玩三天，身份证都敢卖”，土豆表情狰狞的回着，注意力全在手机世界里厮杀。

“那你要做T村大神了？”苦瓜说着话，手开始擦拭被污垢深深蒙蔽的肮脏桌面，企图让它变得干净。

“死命干三个月，躺半年。或者直接干日结，没钱再找活去。”土豆打着哈欠说，注意力淡出手机。“对了，你啤酒买了几瓶，一会番茄也会来，他还带了一个朋友，叫什么青椒，听说是个线长，能给我们介绍工作。”

苦瓜两眼一亮，看着自己才提上来的塑料袋：“两瓶，要不我下楼再去买点酒菜？”

“不管他们，这些人套路深得很，自己会带的”。手机里游戏结束，土豆翻开枕头找出一支半截烟，点燃。

“你闲了多久了，是不是也没钱了？”苦瓜打扫地面的烟蒂和空瓶问道。

“我春节都在厂里过，那时候加班工资高。后来疫情原因，工价又低的可怜，我也懒得动，干脆躺平到现在”。土豆伸伸腰解释道，半截烟抽完又继续玩手机了。

“那你存了很多钱吧，才够你躺半年？”地上的灰尘和垃圾被苦瓜聚到一堆。

“辛苦一年的积蓄，还完去年欠的网贷只剩下三千多。每天只吃一餐15块的饭，勉强熬到现在”。土豆说话间游戏结束了，索性放下手机，帮着土豆摆开桌子，铺开塑料盒里的手撕鸡，绝望道：“过一天，算一天，我这样的人还能怎么办？”

“早就听说网贷害人，逼死了好多少人。我老家好几个亲戚都着道了”。苦瓜边说边打包垃圾，拿起刚才腾出来的塑料袋套在垃圾桶上。

门被敲响，土豆一个跨步从床上越到门口，拧锁开门：“番茄来了呀！”

逼仄的空间，把苦瓜挤到一边，才够腾开位置，进入其他人。土豆拉开小桌，摆开两个塑料凳，勉强凑出饭桌。苦

瓜低头看了眼番茄手里的袋子，想着里面会是什么食物？因为一早上没吃饭的他实在太饥饿了。

大家各自落座，土豆、苦瓜坐在床边；番茄、青椒坐在对面的塑料凳上。房间被四人挤满，热度急剧增加。青椒在每人面前摆了一瓶啤酒，玻璃表面凝结空气里的水分，形成水滴，看上去就解渴，凉爽！

苦瓜看着番茄从塑料袋里拿出烤鸭、凉菜摆上桌，小桌上的几个塑料盒子像他们一样被挤在桌上，气味混乱。

番茄率先举瓶，介绍起来：“青椒，我的好兄弟，以后大家就都是兄弟了。”

“你们既然是番茄的好朋友，那也就是我青椒的好兄弟了。出门在外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干！！！”青椒说完抬起瓶子就旋了一瓶啤酒。

“干、干、干，都是自己人”，苦瓜、土豆第一次见人这么喝酒。

番茄夹起烤鸭腿放到青椒碗里，一脸奉承道：“在厂子里，感谢线长的关照，把我安排在舒服的岗位上。”

青椒豪迈的语气回答道：“下了班，咱们是兄弟，只管吃酒喝肉”，说完指了指桌上的菜肴补充道：“快喝肉，吃酒...”

番茄对着苦瓜、土豆两人也附和道：“这家的凉菜不错，你们尝尝。”

土豆一手举瓶碰上青椒，一手拍着苦瓜的肩膀说：“我这个兄弟，这几天在找工作，你看有合适的工作给推荐下，都是自家兄弟。”

番茄嚼着凉菜说：“你放心，青椒是线长，一句话的事。”

苦瓜也随过瓶子来，碰上青椒的酒瓶：“是呀，帮我打听着的，要人就叫我。”

“都怪这个疫情，厂子没有订单，我们线也是满员的了，你问番茄，现在外面找工作的人太多了！根本不缺人”。青椒说完喝了一口啤酒，盯着苦瓜和土豆的酒瓶。

“难呦，世道越来越艰难了”，番茄打了饱嗝。

“我找了好几天了，大厂不招，小厂不敢进。中介更是过份了，10块，8块都敢报！”苦瓜诉说着艰难，不经意喝了半瓶。

青椒啃着鸭腿：“有什么不敢进的！我们就是在小厂，只是不买社保而已，其他的和大厂一样，到手的工资都差不多”，说着扔下啃完肉的鸭腿骨，擦擦手补充道：“买了社保又怎么样，政策一直在变，不会真以为自己能领退休工资吧？”

番茄嘴里也在撕扯鸡肉，模糊不清的说着：“就是，35岁失业，45岁就不能进厂，退休要等65岁。这十五年的钱，让我们怎么交？”

“就算厂子交了，你自己也要交一部分，还是从工资里扣。关键咱们这种人，工作它不稳定。说到底，这些钱还是便宜那些端铁饭碗的”，青椒嘴上说着，手里的筷子在盘子挑选好肉，心里算计着眼前两个人的介绍费。

“也是，躺平最划算，谁也别想发我的财”，土豆夹起一块鸭肉，送入嘴里，一嚼全是骨头。

苦瓜一直忙着吃饭，填充饱意，这会儿有空说话：“现在的学生工，16块一个小时也做，已经这么没下限了吗？读那么多书还来和我们抢饭碗？”

土豆重新夹了块鸭肉喂到嘴里：“人家只是学生，现在穷，大学毕业了是不会再回来打螺丝的。”

番茄打断到：“谁说的，我们线上就有好几个，也是相处熟了，我才知道他们是大学生，怂到进厂都不敢出示大学毕业证，生怕厂子不要他们。”

“卧槽，那读了那么多书，这不暴殄天物吗？”土豆不可思议的说着。

青椒看着大家越聊越偏，把话题引到正轨上，大声道：“突然想起来了，我们厂的另一条线招人的，就是有点苦，两班倒。工价不高，但是做满三个月有返费。”

“返多少？”苦瓜夺口而出。

青椒抬起酒瓶，邀请大家碰一个：“16块一个小时，返费有五千。”

“卧槽，工作绝对苦，否则不会定高返费、低工资”，土豆也举瓶碰了上去。

“铛～”四支酒瓶碰撞出响。

青椒开始解释起来：“外面大把大把的找工作，行情就这样。干满三个月，拿了五千的返费，再躺平休息几个月他不香吗？”

苦瓜心里按着计算器： $16 \times 10 \times 26 \times 3 + 5000$ ，大概一万七千五左右，满意的对着青椒说：“帮我问问，我想去。”

“行，没问题，大家都是兄弟嘛”，青椒夹起一块手撕鸡送到嘴里，咀嚼着说：“土豆兄弟也一起吧？大家一起有个伴，互相好照应”。

“我要先考虑下”，吃饱的土豆，拿起手机开始玩耍。

番茄看见土豆玩手机，一把按下他的手机道：“兄弟呀，咱们喝的正高兴，你怎么能玩起手机呢。是不是不合群？接着来，难得大家聚一聚。”

苦瓜也给土豆夹了菜，拜托道：“咱们一起去，你的房租我帮你分摊一半，先干他三个月再说”。

“行吧，行吧，就看明天青椒的结果了，能去我们就一起去”，土豆放下手机，举起啤酒。

青椒的空瓶迎了上来：“放心，都是自家兄弟，包在我的身上就是。”

番茄识趣的起身，朝门外走去：“等我再去买点酒，回来咱们接着喝。”

楼下T村商店的冰柜里，永远不缺冰镇啤酒。

“嫂子，孩子也出生了，苏建也丢下工作，在这乖乖的守着钱升。咱们是可以不管他姓苏的，回老家去，生意也不要，我们大人倒无所谓，只是苦了孩子”，早餐店里，钱三妹对着自己的嫂子摆道理、讲事实。

见钱妻没反应，钱三妹拉着嫂子的手，苦口婆心道：“我知道嫂子你气愤，一辈子只有钱升这么一个孩子。可你看看我，虽然赚了那么些钱，就因为没个孩子，被他们老魏家，和魏力代那个王八蛋欺负成什么样。”

“三妹呀，你也知道我只有钱升这一个孩子。我们的钱，最后不也是落到他们苏家去。可那个黑心肝，居然去外面找野女人，他把我们放在眼里了吗？我就是把这些钱烧了，他也别想得到一分！”钱妻越说越气愤，眼里闪着委屈的泪花，只觉得心被店里那口汤锅咕嘟咕嘟的煮。

“那二哥是什么意思？”三妹喝下一口锅里盛出的热汤。

钱妻拌着自己碗里的汤面：“你又不是没看见，他一整天的坐着发呆，一句话也不说，谁知道他心里想的什么？”

钱三妹重提往事，顺手往自己的汤面里添了酱油：“我们都老了，可怜钱家人丁不旺，只有钱升、钱辉两个孩子。钱辉窝窝囊囊，只会整天跟在他妈屁股后面转。钱升倒是有出息，只可惜是个女孩。要他是个男孩，凭着现在的手段、气魄、胆识，咱们全家人一点儿不愁，跟着她就行了。”

话还没听完，钱妻的嘴里瞬间无味，解释道：“这些都是命啊，当年全忙着赚钱了，回过头来，一切都迟了。”

店员放下早点：“都打包好了，给你们放在这儿”，说完转身继续忙碌去了。出了店，远方云层黑压压，天气预报说今天是晴朗的，但钱三妹估计一会儿会下暴雨。

回到医院里，两家人都全到齐了，钱家、苏家。

苏建在走廊电梯口通电话，调度指挥他的抗疫工作。偶然一个粉色的小护士走过，苏建不自觉提高了声音，吸引对方注意力：“知道吗？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高于一切，这是原则、使命。我们既要...又要...更要...总之...”

一边说着，眼珠不受控的跟着两条性感的腿走了。

走廊入口处，墙上一张“疫情期间，禁止探视”的贴纸不会说话。否则这群人，它要挨个的骂一遍，现在只能眼睁睁看着这群人，男的扎一堆、女的扎一堆。

男人们议论：“苏新这个名字取得好，有文化、有内涵、既有传统的味，又有时代特色。好！真好！！”

苏铁走近钱本一，商量道：“亲家公，医院说明天可以出院了，接下来咱们怎么安排？”

“年轻人的事儿，让他们自己说了算”，钱本一让出商量的空间。

苏铁吱唤钱辉：“小辉，去帮我把苏建叫过来。”

苏建过来了，脑子里还在回味刚才的腿，心不在焉道：“爸，怎么了？”

苏铁一眼看破了儿子的心思，怒斥道：“明天可以出院了，你要着手把你媳妇安顿好，儿子照顾周全。”

苏建看了眼边上的岳父，忙答道：“好，我马上去办。”

钱本一找补回一句：“你进去问问钱升，听听她的意思，如今你们有孩子了，凡事更要商量着来。”

钱家大哥趁机对着苏铁抛出疑问：“亲家，最近的楼市很震荡。你是懂大局的人，咱们国家会救市吗？地产私企是不是必死无疑了？”

苏铁模棱两可的说套话：“现在房市政策已经松绑，国家各部门也相继出手。整体的市场还在，只不过当下叠加疫情，暂时有点困难，将来结果一定是好的。”

钱家大哥一个词也听不懂，继续不懂装懂道：“噢，原来这样呀”，想了想心有不甘，继续提问：“我手里还有几个盘，现在卡着了，进退两难，亲家有没有高招？”

苏铁难住了，拆了份早点递给钱家大哥，反问：“怎么就停工了？”

钱家大哥接过早点，解释道：“停了！房子卖不出去，贷款到期，原材料买不起，工钱付不出，不停还能怎么办？”

苏铁绕着边的答到：“还不上贷款，可以先协商。但你还是要先组织起来复工，表明交楼决心，否则买了房的业主跟风闹事，造成社会动荡就不好了。

钱家大哥听了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做，索性就不问了：“也只能是这个样子，先挺住，其他的等以后再说。”

钱本一看着这两人，说了一堆话，又好像什么都没说。

女人们那边，钱家大嫂和三妹把自己知道的、用过的、听说的、想象的，一大堆的月子技巧倾囊相授。你一句，我一句，全然不顾钱升尴尬的表情。

看着自己边上的婆婆和妈妈两人低着头，你来我往，窃窃私语。

“亲家母，苏建我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这里人多，等回去！我亲自收拾给你看”，苏妻小声的承认了家丑。

钱妻脸色漠然：“谁能保证没有下一次呢，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，欺负她不就是要我的命吗？”

“我保证，我给你写保证书！要是我早知道这事，腿都给他打断了”。说着拉起钱妻的手，比划着写字。

钱妻脸上黑云开始消散：“算了，你自己养的儿子，怎么舍得打？”

苏妻声色并茂，指了指苏建：“你细看他的耳朵，前几天我揪着他的耳朵，一边拧一边骂，钱升这么好的媳妇，咱家八辈子的福气才换来的。一直拧出血来，才松的手。”

钱妻脸上的黑云彻底转晴，心疼道：“你也是，这么重的手，他也三十多了，不能打了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！我做梦都想要个女儿，难得老天把钱升给了我们家，替我圆了这个梦”。苏妻轻柔的话，吹进钱妻心坎尖尖上。

终于有人出来替墙上的贴纸说话了，苟主任的副手小心翼翼的说：“疫情期间，人群不能扎堆。还请大家移步我们的接待室，避免传到外面影响不好。”

苏铁顺水推舟，回复道：“我们马上就散了，不会影响你们工作的。”

说完顺着人群一一解释：“亲家公，亲家哥，你们先回，现在是疫情当头，我们要积极配合防疫政策。”

钱本一也在一旁帮着苏铁说话：“等满月，咱们再聚、再聊。”

人群逐渐散去，走廊那头的苏建还在打着电话，部署工作，硬是把好好的一锅米饭熬成乱粥。

“姓魏的，别忘了你们家靠偷、靠骗才起来的，如今风光了，出去打听打听，谁不在背地里骂你们是流氓。你魏力代现在口碑多差，自己不知道吗？隔壁姓阿、姓滴的哪个不被收拾了，你以为你们魏家跑得了？”钱三妹不留余地揭着夫家的老底。这几年俩人吵架的频率越来越高了，当年新婚的甜蜜现在连影子都看不见了。

魏力代不说话，静坐一边听着她骂，骂完继续我行我素。

钱三妹也算是个厉害角色，二哥当年交给她的贸易生意，赶着时代风潮，越做越顺，后来钱本一索性放手全交给她打理。一开始钱妻还会监督着，后来怀了钱升，这些事就落到了钱家三妹的身上了。

在T村这个地方，有无数个像她一样的老板，靠着夜以继日、勇敢拼搏的劲头，解决了就业，创造出口，成功的把全世界的钱赚到了口袋，为国家创造贸易顺差。

很少有人知道，钱本一的金融事业，也是钱三妹打的底子。金融事业稳定了，这才有了后来的地产生意。小时候她不和二哥抢念书的机会，长大又把发展的机遇让给大哥。就连婚姻，也是带着目的被安排的。

三妹纯粹的梦，是让这个家建设得更好，全家人生活的幸福就足够了。疫情这瓢水，浇醒了全家人的荒唐。钱本一为这个家开了个好头，尝到甜头的他就飘了。只有钱三妹坚持默默无闻的付出，为这个家夯实地基。

大哥的事业看似飞黄腾达，实则岌岌可危。最近上门找事儿的人越来越多。甚至影响到钱本一的金融事业停滞不前，处境极其糟糕。艰难时刻，全家人又把希望都寄托在钱三妹身上。

那时候的魏家是T村最早一批做互联网的。虽说小户，名不见经传，但时代的浪潮拍涌而来，他们凭借敢想敢做、抄来抄去、不择手段，也算是杀出了一条血路。钱本一看到了其中的机会，开始慢慢接近魏家。本想多观察多了解，再出手投资，犹犹豫豫中，魏家都已经发达，错过了最佳投资良机。

直到后来，魏家的一个小辈开始涉足互联网金融。这是新时代当铺买卖，不收古董字画，珠宝首饰，只收前途未来，征信文书一押，钱你拿走，赌的就是你敢不敢不还。

网贷这门生意看似复杂程度极高，但钱本一还是很快就拆解出其中的玄妙。这背地里一定会有很多大家族参与其中，钱一起赚，风险共同担。换言之，这项生意让一批大人物聚在一起，风险大，赚钱才多。

所以越早进入魏家的圈子，机遇就越大。魏家人除了擅长垄断生意，还提供大家互相结识、资源交换的平台。虽然外界骂骂咧咧，但在利润面前，这些人都装作听不见。

想了好几夜，钱本一制定了完整的计划，只是投资还不够，得联姻，这样才稳定。三妹年纪也合适，就让他和这个叫力代的魏家人先处处看。据说魏力代留过洋，学的金

融，事实也证明他学的很好，对于透支、合约、杠杆、风险这些技巧他拿捏的恰到好处。

这个年轻人乍看朝气蓬勃，背靠大家族，自然很快就俘获了钱三妹的心。钱三妹看不懂魏力代，但大家都在说他好，自己也跟着信了。钱三妹时常有种奇妙的感觉：好像有只蜜蜂在围着自己绕，看上去很美好，却又担心被刺。

三妹和力代婚礼那天，到场祝贺的大家族络绎不绝，客人们尊贵无比。先是阿家的华杯、解杯两位姑爷走来道贺，滴家、白家、以及其他家族紧随其后。

烈日骄阳下大家纷纷祝福这对新人百年好合，永结同心。观礼的大人物们脸上的笑意盖不住心里的贪念，钱三妹有点不太适应这样的阵仗。

自己上过一点学，在二哥的提携下才有了事业，勉强做得风生水起。但比起身边留过洋的丈夫，自觉暗淡无光。她想不明白，魏力代到底喜欢自己哪一点，也不能确定自己爱不爱他，这就盲目的进入了婚姻。

神父：“魏力代先生，无论违约、烂账、坏帐、失信、破产，你是否愿意对钱三妹小姐不离不弃，一生一世爱护她？”

“我愿意！”魏力代向台下的大人物做保证。

神父：“钱三妹小姐，无论高利、复利、降额、停贷、失业，你是否愿意对魏力代先生不离不弃，一生一世爱护他？”

“我愿意...”钱三妹有点怀疑自己。

神父：“现在，我以资本的名义，宣布你们正式结为夫妻！可以交换戒指了。”

“噔 噔 噔 噔， 噔 噔 噔.....”婚礼进行曲响起，提前备好的鸽子夺笼而出，冲上大气层。司仪绳子一松，各色气球脱离束缚，疯狂爬升，飘向银河系。现场热闹非凡，所有人都沉浸在这场盛大的婚礼里，庆祝这场盛大的典礼。

钱家大嫂、钱辉，钱妻、钱升四人坐主宾位观礼。钱辉注意到不远处有只鸽子，大概是中暑，绵软无力的瘫在一边，心里想捡过来，带回家。

钱升还是一个小女孩，眼神清澈闪烁的问道：“妈妈，我以后也要有和小姨一样的婚礼，好不好？”

钱家大嫂先人一步：“好呀，咱们小钱升，漂亮又美丽，长大的婚礼比小姨的还大、还壮观。到时候大娘来给你帮忙，好不好？”

钱妻摸着钱升的头：“乖孩子，婚礼只是一辈子的一天，幸福是一辈子的每天。你是要一天？还是每天？”

“一天！”钱升抓住妈妈的手，依偎在母亲怀里。

钱家大嫂不被理睬，把气撒给钱辉：“你看那个鸽子干什么？脏死了。要什么要！不嫌丢人吗？”

钱本一和大哥替代亡父的职责，在婚礼上行使长辈的权利，举杯站在人群中央。酒杯碰着四方而来的宾客，一句话还未说完，就急着饮下这新结交的人路。

酒水一杯又一杯，先把大哥灌的不省人事，后又让二哥走起路来飘飘乎乎。

夜色开始降临，礼炮升上天空，炸出一片繁荣的假象。

15

没有阳光照进来的早晨，动作轻悄悄、迷迷糊糊的闷热拍醒了咖啡。闹钟“嘀、嘀嘀、嘀...”的响，催促咖啡去工作，挣够今天的饭钱和房租。

出门前他想晚上给家里打个电话，诉说最近的工作和生活，再问问家里的情况，倾诉他昨夜梦到的捡菌子、采梅子、摘桃子、李子.....

公司考勤从不等人。咖啡加快了脚步，下到三楼，只听“咣”一个关门声从304号房间传来。搬来这里两个月了，在这栋楼里的人，他一个也不认识。

赶到公司，又是一身大汗。这次他终于追上了电梯，没错过公司的考勤机，“嘀~”打卡成功。

在公司里咖啡使用电脑、点击鼠标、敲打键盘，每天大部分的精力都在这几个软件里来回切换。网络带着他进入这个虚拟的世界，收取时间的门票。

自从金钱可以在互联网和真实世界里对等交换，这个行业迎来了飞速的发展，全世界的新富豪基本都来自这个行业。咖啡所在这家公司也全员都在网络世界里搞建设，同时也服务着这个虚拟世界里的人。

这是全世界的趋势，所以咖啡放弃大学专业，投身互联网，一切从零开始。

收到通知，咖啡进入会议室，准备开会。他眼前的这个人叫乌龙，项目部主管，今天由他主持会议。从规模来看，领导多，干活人少，这可能是个新项目。

乌龙开始发言：“现在贸易摩擦，老美制裁我国高科技企业，这里面暴露出了我们当前最大的短板——芯片制造。所以，接下来请领导们讲几句！”

参会的同事们听完这话，交头接耳，叽叽喳喳：“造芯片”、“手机芯片”、“美国人禁止出口的那个”、“听上去好复杂”、“卧槽！真他妈什么都敢做”...

总经理胡牌接过话题慢悠悠的说：“各位同事先别慌，我年纪稍大，也算是过来人，见证了从无到有的过程。大家团结一心，群策群力，总是有办法的。要知道“穷则变、变则通、通则久”的智慧，我看芯片也适用这样的原理。”

分管市场的经理顿了顿嗓子：“现在国家各部门，都推出了相关的政策，来支持芯片行业的发展，我推测接下来的几年里，芯片行业即将崛起，所以我们要把握好机会，千载难逢的机会！”

销售部经理接过话题：“我再补充一点，咱们一定要有信心，外面有上万家的企业开始制造芯片，服装、地产、空调、汽车、甚至卖水的全都开始搞芯片了，咱们还是高科技企业，人才济济，完全也具备这样的造芯能力。”

乌龙接着主持道：“大家可以看出，公司极其重视这个项目，大家加油！这个项目由我牵头，绝不辜负领导的信任！”乌龙拍着胸脯向总经理保证。

说完转头面对普通员工：“咱们先出一个技术方案，要快！来论证这个项目如何开展，这部分由技术部的同事负责；还有营销方案也要跟上，市场部的同事负责；最后宣传部分，交给你们运营部门了；明早我们再来这里开会碰碰进度，散会。快、快、快，行动起来！”乌龙边说边开始收拾桌上的稿纸。

“Ok，没问题...”下面的打工人，敷衍的回着。

散会后，公司上下先是一片惊愕，包括咖啡在内，只知道芯片是手机、电脑的核心零件。除此以外大部分人对芯片一无所知，了解最多的是与芯片相关的新闻：“制裁”、“卡脖子”、“阴谋”、“全球剥削”...

这个时候，开放办公区的技术部传来几个同事争论的声音，这群写代码、搞硬件的秃头男越说越起劲。一个比一个嗨，其中几个越说越大声，抛出一堆的专业词汇：“X86、Zen、英特尔、高通、AMD、联发科、龙芯、紫光...”

看这架势，他们是全都懂的样子，估计给他们一把锤子，“哐哐哐”几下就砸出个芯片来。

其他部门的经理也过来凑热闹了，这些秃头男开始耐心解说词汇背后的真正意义，把领导们说得一愣一愣的。

“咱们先要搞懂X86计算机指令合集，这是基础门，因特尔的这套架构已经推出四十年了，咱们要先追上这四十年差距”，研发部架构师率先表达看法。

开发硬件的万用表持反对意见：“不对，咱们要弯道超车，先追上四十年。怎么追？我看还是直接上手Zen架构，AMD就是背靠着这套架构反超因特尔。你要学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架构师！”

头更秃的皮尺皮站在架构前面，反驳道：“你个搞硬件的，只会写写驱动、蓝牙、Wifi、网络通讯这些你搞明白了吗？咱们要造出来的芯片去处理并发、线程吗？你还学AMD、Zen架构，干脆原地起飞吧！”

“大家好好讨论，不要人身攻击嘛”，站在一边的市场部经理调和道。

硬件部门的负责人发起反击：“我们确实只会写点驱动，你们搞软件不也是只会调框架吗？编程语言我就不说了，伤你们自尊心。离了开发框架，你们连「hello world」都不会写！”

项目部乌龙疑问道：“「hello world」是什么？”

硬件部扳回一局，不依不饶的补充道：“你让搞软件的自己回答。”

头发茂盛的软件架构师表情苦涩：“离了框架我们是什么都做不了，我承认。你知道我们有多拼吗？来公司面试的每一个程序员，我都要考他们框架的源码、数据结构、算法、甚至让他们手写代码！我知道这些内容工作里用不到，但就是希望有一天，我们写的是：「你好，世界」，而不是「hello world」！”

边上几个天天加班的派遣程序员小声骂道：“操NMD，用996加你的饼，能把「hello world」变成「你好，世界」？”

市场部经理安慰道：“这点我作证，写软件的同事们每天都是加班到最晚的，值得咱们全公司敬佩和学习。”

搞硬件的万用表，乘胜追击道：“稳妥点，我们还是可以考虑ARM架构的，这是嵌入式，移动芯片的趋势。现在是5G时代，国家大力推万物互联。就连华为，也买了ARM的授权，我看麒麟芯片架构也是这个方向，我们跟着做，准不会错的。”

技术部经理起身走近：“没想到啊，咱们公司卧虎藏龙，我还以为多复杂的一个事情，这么一聊，咱们公司完全可以搞，没有一点问题！只要国家和政府，多补贴我们一些钱，造芯片有什么难的！大家说对不对？”

说完拍了拍万用表的肩膀，鼓励道：“小硬呀，咱们技术部的方案，我看得你来写，最好做个PPT。公司上下应该你是最懂芯片的，我们就跟着华为走，方向不会错。”

咖啡回到工位，虽说他不懂芯片，但听了刚才的话还是觉得好笑，不由联想到自己家村口的大槐树，一群男女老少坐在树下面，天南海北，没他们不敢的吹。

主管发来微信：“咖啡，来下我办公室，开个部门会。”

“收到，马上来”，咖啡回。

主管坐在椅子上试探性的问道：“早上的会，你怎么看？”

“公司新项目——造芯片，我们部门负责宣传工作”，咖啡还是站着回答。

主管严肃认真的说道：“你有什么想法？”

“芯片我不太了解，暂时还没有想法，还请您指导”，咖啡轻声回道。

主管一脸淡定：“你先去研究下华为、小米、OPPO这些大厂的芯片宣传内容，抄下来。再结合我们公司的实际情况修改下，这不就行了。”

“好，我就先去按照你说的来做”，咖啡点头离开。

“嗯，去吧...”主管说完放下架子，瘫在椅子上。

走出主管办公室，咖啡心里琢磨总经理那句：“穷则变、变则通、通则久...”

16

苦瓜刷着抖音，微信弹出青椒发来的消息：“兄弟，工作定了！明天来办理入职”。想到接下来要面对的苦日子，他装作没有看见，刻意的逃避一会儿。

手上继续上滑屏幕寻找乐趣。抖音里的短裙女孩身材曼妙、又唱又跳、赏心悦目。苦瓜侧身看了一眼躺在旁边的土豆，想要分享给他，见这个人完全被手机游戏吸走了三魂七魄，被游戏“玩”得不人不鬼，又懒得提了。

想了想，自己还是拍了拍土豆的腿：“青椒发来消息，厂子要人，明天可以去办入职了。”

土豆眼睛盯着屏幕，脑子在游戏世界里厮杀，无暇理睬真实世界，没有回话。

苦瓜加大力度，再拍土豆：“怎么说，去不去？”

“别急、别急，打完这把再说”，土豆沉迷在游戏的世界里不肯出来。

苦瓜转身作罢，点亮手机屏幕，注意力接上刚才那个短裙女孩。裙角左摇右摆，若隐若现。脑子里想着：去...遇到夜班，人都可以被熬死掉；不去...没有钱，这个月的生活费，还有下个月的车贷怎么办？

苦瓜再次滑动手机，换个抖音逃避现实。

好运落不到穷人身上，就像T村的出租屋透不进阳光一样。老苦瓜突然打来电话，手机铃声“叮叮当当～”的催，嗡嗡的震动传到苦瓜神经里。左犹豫、右徘徊，他还是在响铃停止前接通了电话。

“爸，有什么事？”苦瓜迟疑。

老苦瓜语调温和：“没事，最近怎么样？找到事做没有？”

“还没有，工价跌了好多，很多厂子也不招人...”苦瓜害怕挨骂，解释道。

老苦瓜语调变凶：“没有一技之长，更没文化，哪里有挑挑拣拣的资格？命就是这样了。像我们这样的人，只能靠汗水、靠吃苦，我早就说过，吃得的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...”

“爸，但是工价太低了，比去年低了一半”，苦瓜尝试着告诉老苦瓜外面的真实情况。

老苦瓜语气强硬：“又不是你一个人工价低，别人都能做，为什么你不能做？”

“我能做！但我想找个工价高点的再去。现在这个价格，车贷和生活费都不够”，苦瓜升级语气开始对抗。

老苦瓜略带嘲讽的语调：“活祖宗！你省着点、少花钱，不就够还车贷了。自己什么水平，还学别人大手大脚的过生活。”

“好，我知道了...昨天联系了个上夜班的工作，我明天就去”，苦瓜放弃抵抗，语气妥协。

老苦瓜语调松和：“这就对了嘛，社会是公平的，困难时期，大家工价都低。以后别人涨，你的也会涨。不要受人怂恿，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才重要。”

“嗯，好，挂了...长途话费贵”，苦瓜心塞，只想快点结束对话。

老苦瓜满意道：“挂了。”

熄灭了屏幕，苦瓜重重的喘了一口气，释放压力。什么是吃苦？他这一辈子要吃多少苦！苦瓜看着窗外，盯着那道墙发呆，回忆起上次在流水线打螺丝的日子，日日夜夜、永不停歇的重复同一个动作。

T村自从建厂以来，血腥气一直浓郁。二零一三年，13个年轻人从高处一跃而下，想用生命唤醒时代，可时代用铁丝封严窗子的方式回应后人。

土豆听了苦家父子对话，放下了手机，安慰苦瓜道：“没事，别在意旁人的话，他们懂什么？种田和打工不是一回事儿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晚上我去买手撕鸡，咱俩再喝点。”

“还是我去买吧，也在你这里蹭住了好几天，怪不好意思的”，苦瓜拾起破碎的心，整理被老苦瓜一刀刀剁碎的情绪。

“也行，你就安安心心住，以后我落难了，你也记得收留我就行了”，说完拿起手机，土豆继续躺下打游戏。

苦瓜重新给自己打满心气儿，对着土豆说：“你好好想想，到底去不去？等会我回来就给答复，我是肯定要去了。”

“嗯，去吧去吧...回来吃了饭告诉你”，土豆游戏开局了，注意力又进入了屏幕。

历来，苦瓜都是被老苦瓜按着头，强行灌下过期的“保健品”的人。这些“保健品”厂家的代言人，讲着大道理，把治疗效果说得直叫人眼泪汪汪。最可恨的是他们生产手续合理合法，用药符合天伦纲常。这包贴着“为你好”的砒霜已经卖了几千年，没人敢出来指责，说它有毒！

两瓶酒，两盒饭，一份手撕鸡，苦瓜手里拎着这些东西回来。一边走路，一边运算大脑：财富已经减去40块，余额382块。如果每天只吃一餐饭，最多还能坚持一个周。明天必须进厂了，把吃住都交付给厂子来解决，欠的车贷再想办法拖到发工资才行。

土豆见苦瓜进来，放下手机道：“你要是个女人就好了，咱俩凑合凑合把日子过了，又是收拾房间、又是买吃的，这样生活，想想就有盼头。”

苦瓜收拾出小桌板，用自己的经验告诫土豆：“别做梦了，外面女人要钱。没车没房鬼都不跟你”，说着就从塑料袋取出饭菜发问道：“考虑得怎么样了？去不去？”

“去！咱俩一起去，先混它三个月再说！”土豆移坐过来，准备开饭。

“嗯，吃完饭，我就给青椒回消息。明天我俩一起，体检、办入职”，苦瓜撕开装着饭菜的塑料盒子。

“好，先干三个月，够拿返费了就撤。如果运气好，只用上一个月的夜班，运气差就要干两个月的夜班了”，土豆富有经验的说着。

苦瓜拿起手机回复微信给青椒：“兄弟，多谢你了！把位置发我，明天就到。”

土豆从塑料袋拎出啤酒开启，递给苦瓜一瓶，说道：“喝点，庆祝咱们告别躺平，开工大吉！！”

苦瓜接过啤酒：“来，开工大吉！！”

“干！”

昨天的酒喝得有点尴尬，青椒太能装了。还是今天苦瓜和土豆两个人喝得更自在惬意些，逼仄的出租屋里飘出两个好朋友的欢快聊天声。

酒喝完、菜吃净，还是没有等来青椒的消息。苦瓜思索要不要打个电话问问，土豆让他再等等，电话打过去，万一青椒提条件怎么办？

土豆有点醉了开始和苦瓜分享起人生哲学来：“现在这个世道，全他妈是算计！昨天那个青椒，介绍咱们进去，他既完成了厂子的指标，又有介绍费拿，一会他绝对联系你。还他妈口口声声兄弟，我艹，这B装的...”

“你知道？怎么不早和我说？我还以为自己欠他多大一个人情一样...”苦瓜长着见识的说道。

土豆又拿起手机：“现在工作是真不好找，他说的价格加上返费也差不多了，勉强能做”，手机上游戏又开局了，土豆躺下继续游戏。

苦瓜收拾完桌上的垃圾，“嗡嗡嗡～”手机震动发声，屏幕亮起。青椒发来微信显示：“明天上午8点，T村42号，高增长新能源，体检自费60块。”

钱三妹这几天一直在想，苏家为什么要把钱升经营的科技公司转给自己？表面上说让钱升以后专心带孩子，可这个理由自己难以信服。她想和魏力代聊聊这件事，但又害怕自己又被他带到错误的路上去，话到嘴边又停了。

她想问钱升，但苏家交代了先别和钱升说，考虑好之前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事儿，所以她不能问钱升。虽说自己做过贸易，开过厂子，但文化水平毕竟有限。谁也不能问，只能自己想，她怕这是苏家的陷阱，也担心错失这个机会。

左右为难之际，上次吵架的火药味还没散去，魏力代主动示好，过来对钱三妹说：“现在经济下行，失业率高、物价高，我这里出现违约的人也越来越多了，如果我不做点什么，这些违约会变呆帐，最后成为烂帐。”

钱三妹冷言冷语道：“那你去做点什么呀！”

“所以想问你借点钱，帮我把当前的杠杆先维持住，银行到期的款还了，我借出下笔款子立马还你”，魏力代递上一杯水给钱三妹。

“你可真厉害，问银行借利率4.75%的钱，转手通过网络放贷出去，收取18%的年率。躺着就赚13点利息，还有个人征信为你们背书，全国各地养小催，不怕别人不还？”钱三妹再次拆穿魏力代的把戏。

“话是这样说，可实际操作很复杂。13%的年率又不是我一个人独享”，说着魏力代开始掩盖真相。

“有困难想到我了？找你的小催去！”钱三妹咆哮着接过水杯砸在地上，怒吼道：“滚！”

砰！水杯的破碎声，瞬间引爆这个屋子的火药桶。魏力代把看见的、看不见的，乒铃乓啷一顿砸，留下一地的狼藉，摔门而去。

钱三妹呆坐在原地，一边收拾，一边在心里细数这个败类的罪责。婚前就欺骗自己，什么留过洋、金融系，都是骗鬼的把戏，他的真面目就是街上放高利贷的小混混。

婚礼上还和别的女人眉来眼去，恨不得全世界的富婆都爱他，完全不把自己放在眼里。婚后更是虚伪，扛着为了这个家的大旗，做尽蝇营狗苟之事。还要自己理解他，支持他，嘴上说着要小孩，建设美好的未来，实际上就是在骗钱，冠冕堂皇的掏空自己，呸...

冷静下来的钱三妹，突然想到魏力代刚才的一句话“13%的年率你以为我一个人独享？”瞬间点亮了她！苏家这是要把她钱家拉上牌桌！

大哥、二哥现在处境敏感，又有很多双眼睛，不方便做事。钱升又是他们苏家人，这个位置才不偏不倚落到对两家都不远不近的自己头上。

想到这，钱三妹内心涌起苦涩：唉！当年二哥撮合自己和魏力代结婚，他究竟是高兴自己的妹妹嫁人了？还是高兴他上了魏家的牌桌？或者是自己多想了？

钱三妹收拾着魏力代的破坏，心里用痛苦麻痹真相：毕竟那是自己的二哥，没有他，自己还在老家的大山里，围着灶台转、小孩转，吃饱穿暖都是问题。

平静下来，她拿出手机，编辑信息给苏妻：“亲家，咱们去商场逛逛给宝宝买点衣服吧～”

“7点，太古汇”，苏妻回信。

霓虹都市，万丈光芒，遮蔽了无数人的双眼，飞蛾扑火却从不自知。贪恋浮世的人，最喜欢通过名牌一较高低，自认高人一等，实则一无所知。

钱三妹早些年来这儿，还会有些拘谨，后来赚钱多了，买的也多了。在这花出去的钱，都贴成了身价，这份虚无区分了她和她们。一开始钱三妹回到老家，同伴们羡慕她，后来同伴们厌恶她，现在同伴们敌视她，盼着她死。

“亲家，在这”，钱三妹向着苏妻招手。

“三妹久等了吧？这么热的天，还出来受这个罪。咱们做长辈的真是不容易”，苏妻说着拉起钱三妹的手表示一阵关切。

钱三妹迎合道：“哪里话，你这个做奶奶的最辛苦。”

“都辛苦都辛苦～你的好，我全记在心里呢！”苏妻一句话点亮今天的主题，边说边擦额头的细汗，享受着空调的凉风。

钱三妹招手示意商场服务员，老套的对着苏妻说：“现在的年轻人，没什么经验，不得只有我们这些上年纪的人来了，帮他们把把关、受受累。”

一个年轻女士微笑走进，服务到：“请问，您需要温水？还是冰水？”

“温水吧！对肠胃好”，苏妻对服务员温和说。

“那这位女士呢？”服务员轻声问钱三妹。

钱三妹伸手拒绝道：“我不用，谢谢。”

“好的，请稍等”，服务员退后转身，取水去了。

休息了片刻，喝过水，苏妻拉着钱三妹上了电梯，朝着三楼的母婴店去了，隐喻道：“亲家，你看这电梯就是比脚走得快、还省力，对不对？”

秦三妹心领神会：“那是自然了，不还得是亲家你把路领对，我才能找到这电梯。”

苏妻转头靠近钱三妹耳朵小声说：“意思是，你愿意来搭这趟电梯了？”

钱三妹小声回到：“承蒙亲家你看得起我，说什么愿意不愿意的～”

说话间，两人来到母婴店门口，“就这儿了，好多人都推荐这儿”，苏妻说着往店内走去。

钱三妹跟在后面语气略忧：“我只会做点小生意，家里那个虽说搞互联网金融，但科技这行，我确实没有经验，要是做不好，会不会坑了亲家你？”

苏妻拿起一个奶粉掂量着，眼睛贴近配料表：“你能看懂这个配料表吗？”说着就顺手把奶粉递给钱三妹。

钱三妹接过奶粉，眼睛也对准配料表：“看不懂，有好多成份听都没听过”，又转动奶粉的包装看其他介绍，找线索。

苏妻退后一步，对着一整面墙的奶粉说道：“那亲家，我们到底挑哪一个奶粉给我们的小宝宝最合适呢？”

钱三妹还在思索着包装上的文字，随口答道：“自然是最贵的，肯定错不了。”

“还说你不懂科技行业，我看你比谁都厉害”，暗示完钱三妹，苏妻伸脚又进一步，在最显眼的地方，挑出最贵的那盒，看也不看就扔进了购物车。

钱三妹恍然大悟，一脸的尴尬道：“让亲家见笑了。”

苏妻边走边说：“三妹你不用懂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别人做什么赚钱，咱跟着就对了。”

钱三妹跟在后面听着，眼看接不上话，伸手指着前面说道：“咱们再去给小宝宝看点衣服吧。”

苏妻借机阐明规则，缓缓的说着：“小宝出生前，钱升就买了好几套，还有其他人送的，孩子根本穿不完，所以咱们俩挑点我们自己喜欢的就行，别的不用管，更不能管”，边说眼睛边扫着自己喜欢的样式。

钱三妹听懂了规则，举着一件樱桃碎花的小衣服，核对该道：“是呀，咱们小宝不管穿什么衣服都好看，只会招人疼。”

苏妻拿起架子上的虎头帽，一脸满意回复钱三妹：“就是三妹说的这个理，虽说宝宝是咱们的，别人要抱一抱、亲一亲，我们还能不给吗？”

“这些我都懂了，管理点小生意我还行，这么大的摊子，亲家你不怕我应付不过来吗？”钱三妹接过虎头帽和自己挑的衣服一起放入购物车里。

苏妻指了指玩具区，一本正经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，对三妹我有什么好担心的。咱们再去给小宝挑点玩具省得他大了说我们抠搜，不给他买玩具。”

钱三妹笑道：“说的也对，照着钱升的性子是会这么说呢！”

苏妻伸手指了指，一片儿的各种各样的塑料：“你看这些个玩具，每个都长的不一样，作用都是拿来玩的。小孩子会看说明书吗？好玩就玩，不好玩就扔，再骗大人重新买一个就行”，说着随手拿起一个玩具，侧过身低声对钱三妹说：“管理公司也这样，多备几个玩具，不行就换！”

钱三妹看着苏妻扔下手里的奥特曼，吃惊道：“这样不会出问题吗？”

“出不了，等你玩坏几个玩具，也就熟了这套规则”，说话间苏妻又挑了一套塑料鱼具，精致的透明包装里有：鱼竿、鱼饵、大鱼、小鱼一应俱全。

东西都差不多了，钱三妹推着购物车，问了最后一个问题：“真这么简单，就够了？”

“够了，其他家要出一份力的，我们多考虑、少做事就行了”，苏妻看着购物车里的商品挑开真相。

两人结了账出商场，钱三妹送苏妻到地下车库，司机早已等候多时，只是几句客套话。钱三妹看着苏家的车子驶走，她觉察到自己的灵魂也上了那辆车，背离自己。

车里，苏妻打了一通电话：“老胡，我安排了人接替钱升，到时候你招呼好。”

18

钱本一站在窗边自叹自怜：“媳妇儿，你看我像不像快递员？送了几十年的包裹，累死累活，到头一场空”，他看着路边的快递员用手背擦拭额头的汗水。

钱妻几十年如一日，每次回家就先到厨房忙碌，隔着空气对丈夫说道：“你可以出去干一天试试，那份血汗钱不是你能挣的。”

钱本一目不转睛，对着玻璃里的自己说：“我送过的可就多了！烟、酒、美金、房子、游艇、别墅，只要他们喜欢，我什么都可以送！”

窗外快递员擦过汗的手又从车里取出一堆包裹，挨个拨打电话。钱本一看着他低喃道：“这一点，咱俩不就一摸一样嘛，不靠送东西，怎么能赚钱呢？”

夜色披在快递员身上，他接着问玻璃上的自己：“出现问题，责任真的都在你吗？”

厨房里，锅子、勺子，传出热闹的翻炒声：“老钱，你少想一点儿，咱们过到哪步算哪步。想想我们这一路，从地里闯到镇上，镇里闯到城里，赚过钱、享过福。折腾几十年了，也该歇歇了”，声音顺着烟火气飘出...

这些年，只要闻到妻子的饭菜香，钱本一就会主动收拾好餐桌，摆好碗筷。在外应酬越多山珍海味，就越是想念家的味道。如今年纪越来越大，更是珍惜媳妇做的每一顿饭

菜。看见妻子在厨房忙碌，他会主动过去帮忙。只要闻着饭菜味，他内心就无比安定。

自从在医院里见过外孙，他觉得到自己心力衰弱，人也老了一大截。最近钱本一经常想起他早逝的母亲，在老家那个黝黑灶台上，一个瘦弱又穷苦的身影总在忙个不停，自己喊“妈...妈”，但母亲始终没有回头看自己。

这间奢华富丽的别墅，只住着他和妻子两个人。老两口面对面坐下，桌上挤满了饭菜还是觉得冷清。钱本一越看越是坐立难安，起身寻找电话，对着媳妇解释道：“我打个电话给大哥，我已经好几年没和大哥一起喝酒了，就今天！”

“大哥，在家吗？”钱本一问道。

大哥看了眼自己的老婆：“在，怎么了？”

“我们兄弟俩，多久没喝酒了？”钱本一追问。

大哥脑子里翻开往事：“那就远了，差不多有两年了吧！”

“来我这，咱兄弟俩喝点，管他三七二十一”，钱本一拧开脑海的酒瓶。

大哥隔着手机就闻到了酒香：“好，马上来！”

电话挂断，钱家大嫂略带怨气的碎碎念：“两兄弟做生意，亏了你一个人担，天下哪有这样的事！”

钱家大哥反手一个巴掌抽上，啪！呵斥道：“少管我们兄弟间的事儿，你自己多蠢，知道吗？”，话音一落，钱家大哥从柜子里拿了一瓶酒出门去了。

“钱辉！钱辉！看见你爹打我了吗？我哪里蠢了，你们厉害？就别让要账的堵上门来呀！”，说着说着开始嚎陶起来，把自出嫁到现在的全部委屈，顺着鼻涕眼泪全部倾倒出来，就像在农村老家一样。

钱辉习以为常的躲在房间里，装作什么都没发生。

夜空点缀着星，情谊从未变过。路灯射出光，穿过玻璃折进车里，婆娑光影在钱家大哥脸上频繁切换。他放弃学业那天，扛起锄头下地。眼泪一滴一滴浇在土里，他怨恨二弟，也怨恨自己，可他更恨这个贫穷的家！这一切的不甘心被他寄托到了锄头上，发泄在脚下的土地里。

月光下锄头挥舞到深夜，直至筋疲力竭，才肯作罢。他气喘吁吁，汗水混合泪水，瘫倒在地里。他看着天空，繁星点缀着月亮。传说上面有个吴刚在砍树，一天又一天，永远不停，永不认命。可他却认命了，也释怀了，既然自己被“砍倒”了，就让二弟这颗树别再被“砍倒”。他起身回家，稀里糊涂的在村头的老榕树边上取了颗幼苗，趁着夜色在院里栽下自己的不甘。

车里的大哥，远远看见二弟，站在黑夜的路口等自己。车子停在了门前的草坪上，熄火下车，寒暄道：“老二，以前在老家都是喝你酒，今天尝尝我的。”

钱本一的神色回到年轻时候，轻快道：“好，今晚就喝大哥的酒，看咱兄弟俩谁先醉倒。”

兄弟俩并肩进屋，向着餐桌走去：“肯定你先醉！你见我什么时候醉倒过。”

钱妻看到了丈夫脸上久违的快乐，乐呵道：“大哥来了，我再去加几个菜，你们哥俩喝个尽兴。”

“别客气了，不用忙。抓上两把花生，我们也能喝到天亮”，说话间，钱家大哥拆开酒瓶包装，拧开盖。

钱本一像从前那样，把酒杯摆在大哥面前，看着脑海浮现的往事被倒出，回味道：“那个时候，玻璃瓶装的酒，只要几块钱，我们怎么就能喝得那么开心呢？”

钱家大哥手上很稳，白玉色酒瓶倾斜身体，看着茅台落入酒杯。钱本一盯着桌上的两酒杯，心里说不出的高兴：“大哥，我从小就是喜欢看你倒酒，这比喝酒还有意思。”

大哥爽朗的声音响起：“还没开始喝，你就要投降吗？”

钱本一举起杯：“这第一杯先敬咱们死去的爹娘，可怜他们吃了一辈子苦，享不到儿子们一天的福。”

砰！“敬咱们苦命的爹娘”，大哥举杯干下。

钱本一又把酒杯推到大哥面前，示意倒酒：“大哥，我刚工作那会儿，发了工资就着急回来和你喝酒，你猜为什么？”

大哥给钱本一倒上酒：“为什么？”

钱本一敞开往事的门：“是你把机会让给我，所以我才成了买酒人，你是倒酒人。”

大哥进入这扇往事的门：“咱们是兄弟，不分你我。就冲你这句话，罚你喝一个！认不认？”

“认！我喝...”钱本一倒扣酒杯，旧事浮上心头，“咱家穷呀，人人都想欺我几下。只有大哥你会跳出来保护我，替我出头。我不怕，你知道吗？我什么都不怕，就因为有大哥你在。”

大哥也回味起往昔的苦涩，陪了一杯，苦笑道：“谁叫你怂，我还能眼睁睁看着别人欺负你不是？”

钱本一感觉身体变轻了，像片羽毛轻巧：“接着倒，大哥的酒确实好喝，再来！”

大哥托着酒杯，缓缓续上往事：“你小时候，天天抱着书本啃，全村人都说你读书读傻了。农活不会做，朋友不会处，就连咱爹也看不下去了。”

钱本一这片羽毛被风吹了起来，在上空划出优美的痕迹：“我也以为自己是个傻子，只知道拼命，去考最好的成绩，将来去最远的地方。”

“喝！别人不知道你，我知道！这杯酒敬你这份傻”，大哥举杯碰了过来。

“干！也敬你的傻，咱们两兄弟的傻”，钱本一这片羽毛飘回了家乡，围着院子上方的榕树转呀转，开始吐露心事：“大哥，我心里有个秘密，你想不想知道？”

大哥抬起酒瓶开始倒酒，手上晃悠着说：“还问我想不想？忘了小时候挨我揍了。”

钱本一接过大哥倒的酒，进入老家的院：“那天夜里，我睡不着，听着院子里的动静，等你回来。一直到后半夜，才有响动，我看见你在院子里栽树，月亮挂在你的头上，照得院里亮堂堂，我心里明晃晃。”

大哥回忆起那天的夜，进到了老家的院，蹲在二弟边上，看着自己栽树的情景：月色从没那么亮过，什么都看得清楚。嘴里说道：“是呀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？要在院里栽棵树，只想一辈子看着它长大，一家人围在下面乘凉、吃饭。”

钱本一流出泪来打湿了这片羽毛，落在一片榕树叶上：“我一直以为自己是那颗树，大哥你亲手种下的树、能为全家人遮风挡雨的树！但是，我错了，过了几十年我才发现，大哥你才是那颗院里的榕树。”

“老二你怎么了？”，大哥伸手安抚钱本一的后背，关爱道：“不就现在生意困难点，大不了咱们回老家种地去，大哥力气还在。你别怕！”

钱本一醉了趴在桌子上，抽出心结：“我把三妹嫁给魏家，钱升嫁给了苏家，一大半都是为了我自己。大哥你知道吗？知道吗？我心虚...”

说着说着钱本一撑起身子，又猛喝一杯：“我做不到像大哥你一样，牺牲自己，在院里种下树，等着它自己长大，枝繁叶茂。”

钱家大哥没有说话，继续安抚钱本一的后背，动作和小时候保护弟弟一样温柔。

院里榕树上方还是挂着月亮，又大又圆，照亮每一片叶子。

19

抽了一针管血，拿去做血常规，接下来还要拍胸片、心电图这些常规检测项目，苦瓜和土豆排队做完这些项目。贫贱的身体是他们唯一的本钱，做完等待结果的时候，楼下的一处树荫收留了他们俩，只有取了结果，他们才能继续后面的入厂手续。

苦瓜随口道：“知道为什么我们进厂前要体检吗？”

“怕你身体有问题，讹诈厂子”，土豆从兜里掏出手机蹲在地下。

苦瓜干脆坐着路边的石头隔离带上，乘着凉说：“不对吧！身体真出问题，这样的体检也查不出来，一旦查出了问题基本就是绝症，等着死就行了。”

“你见过绝症吗？一点一点把人吞噬干净那种？”土豆横过手机来，拒绝记忆。

“见过，我妈就是那样走的”，苦瓜陷入痛苦的回忆里，土豆拍了拍他，把苦瓜拉出来。

苦瓜看着眼前清瘦的土豆，又说道：“所以我常想，提桶跑路的时候为什么不做体检？证明自己没有被厂子玩废。”

习惯了被剥削的土豆脱口而出：“你就真被玩废了，谁他妈管你！人家买的就是你的身体，咱们做牛马的只能自认倒霉。”

厂房灰白相间，水泥路面晒到发烫，几颗绿植装模作样的站着。这家厂子生产电池，是新能源汽车的重要配件。这个风头正劲的行业，24小时加足马力，燃烧廉价劳动力，一刻不停的赚钱。

旧的行业落幕，新的时代登场，历来以大人物们站出来说“这是未来的趋势”为开幕。T村的未来一直在他们手里，而不是穷人的努力。煤炭和石油的年代里，他们赚了太多的钱，为此，发明了两套话。一套教育铁锹和管道：“耐劳、吃苦”，另一套鼓励自己的后代：“破坏、新建”。

时间到了，俩人取走体检单，各项指标都正常，还够他们再折腾几年。到了人事科报道，苦瓜对着坐在椅子上的女人递上材料，唯唯诺诺道：“你们厂的青椒推荐的，他说有返费的”，女人假装没有听到，只顾着敲打键盘。停顿了几秒，拿出一份很长很长的用工合同，不耐烦的递给他俩看。见苦瓜翻开认真查阅，她语气嘲讽道：“后面还有人，你过去那边慢慢看？”，见状，苦瓜和土豆草草签了字，至于里面写了什么，他们一无所知。

但可以预见的是，就算出问题，错误一定在他们，和厂子一分钱的关系都不会有。

接下来就是入职培训了，土豆极其讨厌这个环节。偏着头对着苦瓜小声抱怨：“规矩都定了，我照做就是。还要讲感恩，感他妈的恩。艹，白拿你的钱了？”

苦瓜全神贯注的听着台上的讲话：“工资那部分你听清了吗，和青椒说的不太一样，他们的计算方式太复杂了。”

整个培训过程，一群人互相敷衍、点头、煎熬，临走前还喊了遍口号，才结束了培训。天下所有厂子培训内容都是一样：咱们很厉害，世间无敌，欢迎大家的加入，以后我们一起变得天下无敌！

苦瓜和土豆拒绝了厂子的住宿安排：简陋的8人间，住着五湖四海的人，大家生活习惯各异，空气中漂浮着奇怪的气味。苦瓜和土豆一致认为这是圈养牲口的环境，宁可多花点钱去外面租个破烂无光的出租屋。

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空间，才能保护住那颗背井离乡的心。

第二天一早，苦瓜土豆来到车间做生产培训，领班开始教他们穿无尘衣，以此保护制造的产品不受污染，提升良品率。

进入生产车间里，线长出来讲话了：“欢迎大家加入我们高增长-T村分厂。很幸运能和大家共事，我是大家的线长——锅盖。咱们这条线，一共有三个岗位：物料、组装、品控。工作内容都很简单，只要大家认真看，保证一学就会。”

线长讲完话，领班开始其他服从性的培训，上厕所要打报告；请假要提前向线长审批...总之这里一切线长说了算，线长说什么就是什么。

短暂空暇里，苦瓜开始套近乎：“领班，你知道青椒吗？他推荐我们来的，也是厂子里的一个线长。”

领班爱答不理的说着：“这厂子里，几百个线长，我怎么可能每个都认识。你好好干，服从指挥，几个月后你也能做线长。”

苦瓜看看四下无人，小声说：“接下来的排班，能不能帮帮我，我最近身体不舒服。以后有机会，我请你吃饭去，表示感谢！”

领班觉得条件不够：“大哥，这个我说了不算，班是厂子系统排的，随机的。”

苦瓜长叹一口气，心灰意冷的说：“好吧，看来只能听天由命了。”

领班一脸失望，严肃道：“赶快回去工作，上班时间呢！”

土豆撇了苦瓜一眼：“不会说就别瞎说，得罪了领班，等着受罪吧！”

领班双手后背，仰首挺胸环绕着面前这群新人，提高嗓门：“我最后再说一遍，哪里还有不懂的，赶紧问。别出了问题，只会哭着来求我。总之谁弄坏的产品，就从谁的

工资里扣。既然都没有问题，那就结束培训了。工厂系统会把排班和岗位发到大家手机上的，注意查收就行了。等会吃过早饭后，工作正式开始，白班的留下，夜班的回去休息，大家加油...”

过了一会儿，人群像彩票开奖一样热闹。安排到白班的兴奋到跳起来，抽中夜班的就叹着气走开。土豆抽到了白班，看了一眼就继续打开手机玩游戏，十分珍惜这宝贵的游戏时间。苦瓜似乎准备好了面对夜班，什么也没说，催促土豆先去吃饭。

路过食堂门口，苦瓜远远看见昨天他和土豆体检完遮荫的树，心里说不出的纠结。有工作了...心抽搐；没工作...心慌张。班还没上，就开始一口接一口的叹气。

食堂可以通过昨天领到的工牌刷卡吃饭，卡里每天都有一定的额度，月底从工资里扣除。他和土豆各点了一个肉，两个素菜，每人花了十块钱，说不上好吃，勉强果腹。只要不饿肚子，有力气工作，能维持生命运行就够了。

饭后两人分别，土豆返回车间，苦瓜回了出租屋，中午太阳热辣，路程也不近，但想到距离晚上8点的夜班还有7个小时，就顶着烈日回去了。

回到土豆的出租屋里，苦瓜承诺分担一半的房租，所以他也能算半个主人。房间很小，他收拾了一下，自己满意的看着。苦瓜决定为这个房间再添上几本书，以后夜班结束回来的时候，多看书，少玩手机，让人生多一点选择。

苦瓜打开风扇，搅散闷热，躺在凉席上，在抖音里挑书，有推荐《成功学》、《厚黑学》、《人性的弱点》...他需要成功，至于如何成功，他一无所知，也觉得不可能成功。所以苦瓜买了一本《厚黑学》，把希望寄托在一本十九块九包邮的书上，自己要先做个厉害的人，厉害的人才有机会成功。

相比起成功，苦瓜更想成为一个男人，拥有女人的男人，能够从容面对生活风雨的人。

放下手机，苦瓜提醒自己快睡会，夜班要从晚上8点做到第二天早晨8点，一整夜的熬，需要充足的睡眠。

工作有了着落，下个月的车贷、生活费都稳妥了。自己可以睡个好觉，不用担心老苦瓜的电话，抽搐的心暂时安稳了。

睡醒后，日头变得暗淡，温度还是灼人。下午六点，苦瓜出门去厂子里。

接下来一个月，傍晚的云被风推着走，就像苦瓜追着流水线一样确定。

20

公司大领导带领着全体员工顶着台风天，站在楼下等着新的董事长来到，下面员工们议论纷纷：“公司换董事长，接下来要裁员”；“公司的中层要产生变动了，新董事长会安排自己的亲信”；“听说新董长也姓钱，是钱总的小姨”；“据说是因为芯片项目才换的董事长，新来的是个专家”；“得赶快搞懂新董事长的爱好，才能留下好印象”...

说什么的都有，越传越玄幻。技术部的认为：新董事长，荷兰华裔，带着光刻机来公司；

市场部又觉得：新董事长有大背景，是带着海量资源来公司的；

销售部主张：新董事长是职业经理人，有着强大的销售渠道；

行政部的一群女性在议论：新董事长也是女的，和咱们一样...

主管也问咖啡怎么看，咖啡摇头表示不知道，关注着天空乌云密布，暴雨将至。

“你好！我是胡牌，钱董不在的时候，公司由我暂代管理。现在整个队伍都在您面前，除了外出的同事们，其余大部分都在这里”，公司总经理胡牌上前握手欢迎。

钱三妹伸手回礼：“有劳胡总了，台风天还组织公司全体同仁给我接风。这么久，公司的担子一直由你挑着，辛苦了。”

说着，狂风大作，暴雨袭来。钱三妹转身对大家讲话：“各位同事，感谢大家的欢迎，我叫钱姝，今后和诸位一同共事，希望大家多配合我的工作。来日方长，现在台风越来越大，安全起见，大家先散了吧，赶紧避避雨去！”

人群响起剧烈的掌声，一半是为了拍马屁，另外一半是庆贺不用顶着台风装模作样的接人了。

胡牌上前给钱三妹引路：“钱董事做事风格，果真别具一格。”

“没有、没有...我现在对公司的情况还不太了解，过多的干涉会影响公司运转，实事不还得靠你和下面的人做嘛，我少说点、少错点”。钱三妹心里清楚怎么做一个合格的钱姝。

胡总领着钱三妹朝公司楼上走去：“钱总，我先带你到办公室，再汇报下公司现在的情况。”

“好，有劳胡总了”，钱三妹跟在胡牌总后面上楼去了。

进入写字楼，电梯来到27层，推开公司的玻璃门，穿过开放办公区域，依次路过销售、市场、运营、研发、行政各位经理的办公室，走到头就是董事长办公室。

据说这是一位风水大师的精巧布局，有招财聚宝，趋吉避凶的功效。

来到董事长办公室，进门就是一套真皮沙发招待重要客人，沙发前的茶几上摆放着一套精致茶具，谈论大事。右手边一张高档梨花办公桌，董事长椅子后面挂着一幅字—— 融通四海，其他各种绿植，山石字画一应俱全。

“钱董，您看怎么样？不好的地方你直说，我安排人整改”，胡总指引着办公室布局问道。

钱三妹四下看了看，点点头：“挺好的，一切都没变，以前我来这找过钱升几次，就是这个样子。还是坐下吧，咱们坐着说。”

胡总坐了下来，正开始准备说话，钱三妹抬手打断：“胡总，还是你来这里坐，我对茶道不懂，所以还得劳烦您呢！”

胡牌推脱道：“那怎么行！公司里您是董事长，我来这个位置坐岂不是乱套了。”

钱三妹一再坚持道：“你就别客气了，公司经营不还得靠您，我这个流水的董事长，怎比得过你这铁打的总经理。”

胡牌移动了屁股开始煮水、添水、煮茶：“苏太果然是慧眼识英雄，既然如此我就不客气了，以茶代酒为您接风了。”

钱三妹满意的坐下：“愿闻其详...”

桌下的矿泉水和茶盘互有玄妙，胡牌按下按钮，泉水倒流入壶：“咱们公司部门众多、经理也多，但真正干事的只有研发、项目两部。其他各部门经理都是有背景的，在公司领个职位、拿薪水。”

钱三妹看着茶具的风格，心知肚明道：“可以把他们理解为绿灯吗？”

水壶开始沸腾“咕咚咕咚”，胡总往盖碗里添茶加水：“钱董这个形容好，就这么个意思，有些项目要拿到、要交付，需要的不是能力、质量，而是他们亮绿灯的能力。”

钱三妹拿起一个茶宠把玩道：“你继续...”

盖碗盖上盖，过程不让旁人看到，胡牌继续说道：“干事的人都坐在进门的开放办公区域，这些人隶属不同的部门，但项目开展了，项目经理可以随心抽调，只要和他们的经理打个招呼就行了。”

钱三妹放下茶宠，问道：“公司现在靠哪些项目赢利呢？”

胡牌开始洗茶，将第一道水倒出：“大部分项目靠着招投标来做，市场部关系最硬，他们去处理和协调。销售部负责支持市场部，把一些细则落地下来，让旁人没话说。研发部负责具体的实施——开发软件，配合销售部门将项目落地。”

茶泡好，胡牌给钱三妹斟了一杯，继续说道：“前几天董事会决议，接下来要做芯片。据说这次很多相关部门推出补助、激励措施，公司也不会错失这次绝好的捞钱机会。”

钱三妹端起茶杯：“有把握吗？”

胡牌为自己斟上茶：“这谁说得清，万一我们公司运气好造出芯片来呢？但最重要、最着急的还是先获得相关的政策补贴，这样我们造芯片的可能才最大。不然白折腾一场，损失就大了。”

钱三妹喝了口茶，称赞道：“胡总你这茶泡得不错，这位置还是合适你的，接下里的事也劳你多操心。”

“钱董你就放心吧，苏太交代过了。之前钱升董事长在的时候，我怎么对她，接下也怎么对您。你就安安心握好公司的舵，我负责出力就好了”，胡牌总又一次为钱三妹添上了茶。

来之前，钱升和自己通过气，公司只需要管理财务就可以了，剩下的他们爱怎么来就怎么来，能少管就少管。经过胡牌这么一说，钱三妹对公司有了大概的判断，大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争、去斗，她负责管理好利益的分配就行。

见钱三妹没有动作，胡牌识趣道：“钱董，如果没有其他想了解的，那我就去忙芯片的事了？”

钱三妹起身送客：“嗯，有劳胡总了，以后遇到不懂的还望多多赐教。”

胡牌向着门外走去：“钱董客气，下属该做的职责所在嘛。还有，你的秘书在隔壁办公室，你按下办公桌上的铃她就过来了。”

这间硕大的办公室只剩下钱三妹一个人，这里比起她的工厂办公室就强太多了，27层的楼外，放眼可以眺望整个广州，无限景观尽收眼底，乌云暴雨里她看见不远处的T村，调整瞳孔焦距她将过往与底细看得清清楚楚。

那个自己一开始落脚广州的村子，钱升出生的地方。村子的破败被周围的现代建筑层层围住，压郁得说不出话来。

收了收神，钱三妹走进桌子，按下按钮，传出温柔的声音“董事长有什么安排吗？需要我过来吗？”

“不用，你帮我叫下财务总监”，钱三妹发出她的第一条指令。

门在开着，财务抱着一沓文件勉强的敲了敲门问道：“董事长，您叫我？”

钱三妹坐在主位，招手示意财务来坐：“我来之前，钱升董事长特意嘱咐，说你是个靠谱的人，尽职尽责一丝不苟。”

财务坐下，脸上有些局促：“多谢钱董的关照，这些都是工作的本分而已，您叫我是有什么安排吗？”

钱三妹往杯子里倒了水递给财务：“你抱着的是公司的账目？”

财务把账目放在钱三妹面前的茶桌上：“嗯，公司有规定，只有董事长才有权利看公司的账目流水，钱升董事长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看了，所以我猜您叫我来是要查看这部分工作吧。”

钱三妹看出眼前这个女人脸上的不简单：“看来钱升说的一点没错，你确实一丝不苟。”

财务小啜一口杯中的水：“钱董，需要我给你简单的讲解，还是您自己看？”

“放这吧，我自己看，你先去忙”，钱三妹开始感受到了漩涡的气息。

看来钱升说得都对，只要把这些人都聚在一起，一路绿灯干什么都能赚钱，只要管理好利益分配就乱不了，什么科技公司？什么企业管理？全都是假的。

钱三妹还是困惑，这么好的事落到自己头上，要怎么做才能真真实实赚到钱呢？

出院这天，苏铁向医院表达了谢意，送上锦旗。医院回礼——安排了两名医生陪护着钱升返回苏家。其中一名医生和钱升、苏建同乘一辆车，一路上科普各项产后恢复技巧，苏建在一旁仔细聆听，生怕有所遗忘。

另外一名医生和苏铁、苏妻同乘一车，路上不停的向苏妻传授育儿知识。苏铁接过孩子抱着怀里，盯着婴儿脸上的轮廓，心里说不出的喜欢，不断回想起自己年轻时候，意气风发的模样。

苏妻怀里抱着婴儿，小心指挥着儿子搀扶钱升回到家中：“慢点，小心点，别吹到风，女人做月子最怕风了。你也是做爸爸的人了，不要毛毛躁躁，学着稳重点”...“小心门槛”...苏妻上前扶着钱升，嘴上不断嫌弃儿子：“你看不见这些吗？”

苏建不敢回话，乖乖照做，心里一万个期待有人打电话给自己，借口工作的事情好溜之大吉。

一切还是从前的样子，每件物品固定不动，四周收拾得一尘不染，头顶那盏华丽水晶灯依旧亮堂堂。钱升在这儿住了七年，再次踏入这里，她有了主人的感觉。有宝宝之前，她想过无数次的离开，但始终没有迈出那一步。

自从孩子出生以后，公公苏铁还是一脸严肃，虽然只有在抱着孩子的时候才会挤出笑脸，但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庞不再让人害怕。倒是婆婆反常的热情的让钱升不太适应，

甚至有种...被她精心算计的错觉？总之这一切都因为客厅中心小宝宝的哭声有了改变。

苏妻一脸温柔的关切钱升道：“妈给你削个苹果吃。”

“好，谢谢妈”，钱升看着苏妻手里的小金刀轻轻的旋转起来，果皮恰到好处，宽厚如一离开果肉，一整条的果屑看上去天衣无缝。

这次一家五个人聚坐在客厅里，头顶灯光变得柔和。苏铁放熟睡的宝宝在刚搬来的婴儿床上，回到沙发上坐下，端起茶杯：“苏建，还记得你妈妈手里的这把小刀怎么来的吗？”说完，揭开茶盖。

苏建放下手机坐了下来：“记得呀，小时候你们骗我去海洋馆，结果去了外公家，那次外公给了妈妈这把刀。后来我长大才知道这把刀是纯金打造的！”

苏妻补上一句提醒苏建：“还记得我们为什么要去海洋馆吗？”

苏建开始仰着头回忆说：“好像爸爸在教我做人的道理，问我明白了没，我没答好，他就生气走了，接着就听见你们说鱼，然后我就想起同学们说的海洋馆里的鲨鱼、鲸鱼...”

苏铁失望的摇着头道：“你一辈子都不会明白！我也没那个本事教会你”，叹完气，又喝了一口茶。

钱升脸上云里雾里，直觉一头雾水。

苏妻转身，把削好的一整个苹果递给钱升：“来，吃吧！医生说了，要多补充维生素。”

钱升看着手上被削了皮的苹果，不知道从哪儿下口。

苏妻翻开家族旧事：“你爸他最早，是一个穷家渔小子，靠着读书爬出来的。偏偏我又看上这条臭咸鱼，突破层层困难，我们才好不容易走到一起。一开始我们也很难，直到有了苏建这条小笨鱼。我们俩才沾上家里的光，靠着苏建外公的提携，慢慢的好起来。”

苏铁转头看了眼妻子，缅怀到：“没有岳父的提携，我是到不了今天的位置的”，喝了一口茶，放心杯子对钱升道：“前几年地产如日中天的时候，你父亲和你大伯一路高歌猛进。只有你是冷静的，看透危机，坚持把资产转移到海外，现在事实也证明你的判断是准确的。”

苏妻挨近钱升：“还有科技公司，我帮你做了些穿针引线的事儿，你就能经营得好好的，赚那么多钱。这一点确实我们挺意外的”，说着顺势用手掌轻轻盖住钱升手背继续道：“这次你半年没有露面，公司还是好好的，纹丝不乱。所以，我们替你做了个主，把公司转给你小姨了。”

见钱升没有反应，苏妻用虎口扼住钱升手腕，教导道：“别多想，后退一步，看见更广阔的天地，这样才能尽情施展你的才能。”

客厅吊着的水晶灯开始闪烁耀眼，日光、电光杂交出的明亮，真假掺半的糊弄着人。

苏铁起身走动到苏建身后，背对着钱升说：“你们也为人父母了。父母之恩慢慢你们就会明白，接下来的路，我们把你们扶上马，再送一程。”

钱升不动声色：“爸，说这些还早，我们做晚辈的全听您的就是。”

苏建越听越糊涂：“你们也是，那点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，天天拿出来，累不累！”，说着不耐烦的转头看下苏妻，继续道：“我妈你也是，钱升的公司好好的，你招呼也不打一个就送人了，嫌咱家钱多是不是？”

听完这话，苏妻抽回手打在苏建头上，越拍越用力：“啪！烂泥扶不上墙，你怎么不笨死！”

“啪！”再打在头上；

“在医院里我就忍你够久了，破电话从早打到晚”。

“啪！”打在后背上；

“工作上屁大一点事儿也处理不好”。

“啪！”打在自己身上，叹着气绝望道：“天爷呀！我要怎样才能把他教聪明...”

苏建吃疼躲开：“我笨？就你们聪明；我是烂泥，你们又是什么？”，苏建用手揉着痛处，委屈道：“我每天工作那么累，尽心尽力，电话打到耳朵都发烫了，都怪下面的人太笨，一点小事都办不好，买个菜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还要我操心！”

苏铁无可奈何的走开：“你们辛苦，奋战一线，为群众殚精竭虑，对外说说就行了，别在我面前摆弄这些！以后在家里不许提你的工作，家里现在只有钱升和孩子是大事，其他的，你明天去办公室和你的群众们说去！”

见情况不妙，钱升赶忙转移话题，打破尴尬道：“妈，把这个苹果分分吧，大家一起吃，我一个人吃不了。”

苏妻平息怒火，语气缓和道：“没事儿，能吃多少吃多少，特意给你削的，吃不完就扔了”，说完，转念眼神又朝着儿子脑袋上削去。

苏铁合上茶杯：“不早了，大家都早点休息吧！这几天都累了。”

苏妻抱着孩子，陪钱升上楼去了。

客厅只留下这对父子，苏铁侧目回头敲打儿子，凶光直刺苏建心底：“在医院人多，我给你留点面子，以后，好自为之！！！”

苏建回到卧室，床头挂着两人当年的婚纱照，时间没在富人身上留下痕迹，所以一切都还很新，钱升走上前，伸手去摸，想要擦掉心里的灰尘。

“对不起，我以后不会再伤害你了”，苏建低头向钱升道歉。

钱升背对着苏建，摸着照片上的自己，冷冷道：“算了，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。”

苏建抱住钱升后腰，脸贴在她的后背上：“我只是身体出轨，我爱的还是你，原谅我这一次吧！”

这些年，她看见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更看懂了暗流涌动。钱升轻轻拨开苏建的手，独自走近窗边，看向珠江水：城市的灯光打在江面上，虚幻又真实。

江水滚滚向前，一切终将化为泡影。

22

一连好几个周的996，全公司都在加班造芯片，从上到下忙得不可开交。有人期待新的董事长会关爱员工，遏制加班文化，结果新董事长自己下班走得早，没机会见全公司的加班状态。

咖啡和他的同事们每天在项目里打转，大家一开始的高昂兴趣随着对芯片的了解逐渐悲观，因为他们知道用嘴巴是不能造出芯片的。但是工作已经安排下来了，公司大领导才不管这些，各项目组统一决定，先用PPT把芯片造出来，能骗一阵儿算一阵儿。

经理乌龙在公司的几次开会研究下，摸索出了公司造芯片之路应该像数字货币一样。先推出白皮书，把公司造芯的概念卖出，然后再准备开始生产芯片。总之一定要体现出我们弯道超车的能力！

这段时间乌龙经理成为全公司的焦点，所有人都忘了他之前做的那些不靠谱的事。只要一开会，乌龙站在投影前，声音加大、气势上来，公司全体上下都跟着亢奋起来。

咖啡上次的任务是公司关于芯片的宣传任务，主管给他的任务是抄袭其他的厂家来做宣传工作，咖啡照做了，但主管总能找到各式各样的问题。“既要像他们，又不能太像...”，主管他自己不知道芯片需要的宣传是什么，既要传出去震耳欲聋，又要不被人拆穿真相。

咖啡和毛尖主管变得越来越不对付了。

咖啡递上文件：“你看，我们写的内容和其他大厂很接近了，同时也给技术部的同事看了，与公司的方向也是一致的，我看是没什么问题了。”

主管坐在椅子上扫了扫文件内容：“我觉得不行，太像其他同行，别人一样就看得出来我们是抄袭的。”

咖啡耐心解释着：“可是，您不就是叫我借鉴他们的宣传内容吗？”

“借鉴，不是抄！我要你借鉴，不是叫你照抄！你多动动脑子行不行？”，主管的唾沫喷到了咖啡脸上。

咖啡强压心火，继续耐着性子说：“您先别生气，技术部的也说了，芯片的研发方向就那几个，照着抄就行了。咱们要是自己编写新词出来，那就太假了。”

主管自觉理亏，耍赖道：“我不管，你的工作就是负责宣传的内容，怎么做是你的事，自己想办法去。”

“好，那我再去想想”，咖啡退出主管办公室。

咖啡心里枪上了膛、即将扣动扳机，他想宰了眼前这个人，出掉这口恶气！念这么多年书，积攒的善良都被这些王八蛋一点儿一点儿的挤出了。

森林里撕杀，大家都是为了生命；职场里的撕杀，似乎只是为了填补自己心中的黑暗。咖啡想，要不离职算了，这

里不适合自己，再多的忍耐也无济于事。但某种力量的呼唤下，驱使咖啡擦去脸上的唾沫，决心把他当成猎物，不再手软。

冷静下来的咖啡推测，主管这么折磨他，是因为他根本不懂芯片的宣传，那些已经制造出来的企业宣传芯片参数，没造的宣传技术架构。

这两个宣传方案都写过了，和研发部、市场部反复确认过，但主管就是不买账。最后咖啡尝试在芯片里加情怀——龙、长江、黄河、长城、甚至武侠元素都加上了，可他还是不满意。

正当咖啡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吃饭时候看到一则新闻：“坚决抵制数字货币”，瞬间给了咖啡灵感！咱们公司的芯片可以像数字货币一样的宣传方式，不谈参数、不谈情怀，直接上升到使用场景、未来规模、市场价值的高度。

顺着这条线，咖啡不断的往下捋，如果公司造芯失败了，原因是市场的不配合、外部环境不好，并非公司的线路错误。公司的芯片涵盖的业务范围就是公司即将盈利的钱，虽说是未来不确定的钱，但找几个金融公司炒作下，就成了现在的钱，俗称估值。

想来想去，咖啡决定把这个主意拆分成两个部分，重要的告诉乌龙经理，次要的上报自己的主管。然后公司会上这两个出现碰撞，自己静静地看着，见机行事。

“咚、咚、咚”，咖啡又敲响了主管的门：“主管，汲取了上次您的建议，我分析了下，所有宣传的内容都是差不多，在这个基础上，我创新了宣传方式，不知道能不能出彩？”

主管坐在椅子上旋转，一脸不耐烦的说：“那你有什么办法？”

咖啡递上一份文件：“有没有可能，我们的创新，不再内容，而在形式上。”

主管看了一眼咖啡递来的文件，封面上印着《T科芯片白皮书》，脸上立刻放出了光：“你小子可以呀，这个主意好，优秀的公司完成标准，顶尖的公司制定标准！这个主意好，别人还跟在美国人后面吃屁，我们把美国人都超过了。”

主管示意咖啡坐下说话：“昨天是我不对，太急躁了。因为我知道你能力不止于此，得逼一逼。你看！这不就出效果了。”

咖啡脸上没有表情，心里恶心得想吐，嘴上轻快的答道：“对，你说的对，你看看这个方案怎么样？”

“可以，再完善下数据，和其他部门核实内容就完美了”，主管一边翻，一边回答。

咖啡起身：“那我接着忙去了，就按照这条线走。”

“去吧，就这么做”，主管手里继续翻着那份白皮书。

出去的路上，咖啡留意了经理乌龙的表情，眼看他千头万绪困扰没有方向的样子，自己心里就更有把握了。咖啡琢磨找个什么样的机会，既能搭线，又不刻意，下次在会议上乌龙会和主管磕起来，和自己毫无关系。

乌龙和自己主管都是抄袭的高手，主管抄袭痕迹明显，乌龙在技法上更胜一筹，所以咖啡先把白皮书给主管看，接下来就把白皮书里没有写的内容说给乌龙听。

咖啡再次打印了一份《T科芯片白皮书》，拿着想去项目部。先到市场部，询问他们营销方案做得怎么样。

“还在做PPT，别烦！等开会的时候再聊这事”，市场部的打发了咖啡。

接着咖啡去了技术部：“请问，技术方案写得怎么样了？能否为我们运营部提供一份你们写的技术方案？”

技术部经理懒得理睬他，敷衍道：“发给你，你能看得懂吗？”

“我试着去看看。”咖啡回。

“晚点发你邮箱。”说完话，技术部经理低头忙自己的事去了。

咖啡围着这里转了半天，终于引起了项目经理乌龙的注意，隔着一扇门问道：“咖啡，你们的运营方案写好了？”

“乌总，大概的方向有了。接下来需要和市场、研发的同事对接下数据，才能完成后续的内容”，咖啡站在门外回复道。

乌龙招手，示意咖啡进来。

起身让咖啡坐在自己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：“运营方案写得怎么样了？”

“乌总，现在我们的方案是从造芯片的形势上寻求突破，直觉上，我们的芯片和数字货币是一样的，都是不存在、但又必须具备价值。所以我就起草了一份白皮书”，咖啡将卷起来的文件，展开推到乌龙面前。

乌龙经理到：“继续说。”

“还有就是，我想造芯片是一件很不确定的事。成功了最好；如果失败了，要承担很大的风险。所以我想，宣传的内容上要增加市场因素、外部环境因素。这不才来找市场部、研发部要数据、要方案嘛！”咖啡思索着，欲言又止。

乌龙经理翻着手上的白皮书，里面写的都是自己想要的东西，迟疑道：“怎么不说了，接着说。”

“我不能说了，再说就不好了。”咖啡止住了话题。

乌龙停下手上的动作，抬头看向咖啡：“咱们是公司，商业行为里有风险是正常的，畏畏缩缩的还能干什么！接着说。”

“其实我认为，咱们造芯片和做数字货币差不多，只要声势大，破裂得晚就行了。我们可以学学数字货币，不承诺我们能不能做到、什么时候做到，只说使用场景、未来规模、市场价值。市场部的同事拿着这份白皮书，去谈政策；研发部拿着去分享技术；我们运营部就拿着白皮书去推广公司就行了”，咖啡一口气把这些内容讲完，看着乌龙。

经理乌龙有些吃惊道：“从前是我小看你了，才来几个月就有这样的能耐。胡总说得没错，你还真是个人才。”

“这些只是我瞎想的，也没有论证，刚才和主管说了，他也觉得可行我才来问数据的”，咖啡解释道。

“你是不是买过数字货币？比特币、以太坊什么的？”经理乌龙追问。

咖啡撇了眼外面：“现在法律都抵制这些，没买过...只是听说过。”

经理乌龙注意力回到这份白皮书：“你方向是对的，要不还是来我们项目部吧！把芯片白皮书先统筹好。”

咖啡委婉拒绝道：“额，我现在还是运营部的，我们主管也看着这份白皮书叫好，我得帮他做好这件事。”

“行吧，到时候再说，这份你先留在这里，我研究下”，经理乌龙看着手上的文件，终于从千头万绪里找到了一根红绳。

咖啡起身退座：“那我先去做事了。”

乌龙也起身送咖啡出去：“白皮书这个事，你再好好研究下，全盘的、多面的，下次我们再研究讨论下。”

穿过办公区，同事们全都低头在忙。没人知道他们在忙什么，因为这里的价值是奉献，一个不忙碌的人，是没有奉献资格的。

咖啡回到工位，将小勺放入杯中，搅起漩涡。回忆自己小时候在老家丛林里布置陷阱，等待猎物的场景。

23

土豆没有吃早点，这样自己既能多睡会儿又省了钱。至于健康，从来不是他该考虑的。工位的椅子烫屁股，他想也不想就坐了下去。简单回顾了昨天下午的工作流程，开始着手准备今天的任务。

土豆属于组装生产线，因为他会焊接，被线长安排在了这个位置，把流水线上游的苦瓜岗位拼凑好的电池接过来，简单的测试后用锡片焊接在一起。再放到传送带上交给品控岗位的工友测试打包。

相比苦瓜的生活，土豆更自在些，因为他一半活在现实，一半活在手机的虚拟世界里。游戏里他是大英雄，有老婆、撕杀冲击、有勇有智、无往而不利。回到现实中，土豆肚子可以饥饿，手机不能没电，存款可以为零，甚至是负，但流量一定要充足。

苦瓜能成为土豆的朋友，大概率是两人有太多的相似之处。来这里工作，土豆最大考虑是和苦瓜做个伴，至于自己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就全凭天意了。手上的动作不敢停，属于他的世界全在手机里，手机在车间外的柜子里，安安静静地躺着。

比起流水线，土豆的岗位更像一个电工。接过流水线上的电池包，用仪器测试电压是否正常，接着放到机器下把锡片与电池的接口焊接牢固，“咔、咔”几下，二十个正负极合并成一个正负极，套上绝缘的塑料盒子。最后再测试一

次电压，避免出现脱落的焊点，造成电压不够。放上传送带，进入下个品控岗位的手里。

大家只用管好自己眼前的工序就可以了，如果有问题就往上找。出问题的那个环节如果不是自己，就一定是自己上边的人。这样的生产线厂子里有上百条，每天要24小时不停的生产，只需两个班次，人肉赛过机器。机器废了换新的，人废了就开除，没有什么可以挡住发展的脚步、赚钱的速度。

早上大家的工作效率都很高，错误率也低，线长相对的也很少叫唤，安静而平和。车间四面的墙是干净的白色，没有任何装饰，只有顶部的灯发出冰冷的光。这里不需要自然光，自然也没有设计窗子，踏进这里来，就等于双眼被蒙上了。能感知到的就只有自己生命的运转，以及机器和工友们劳作发出的声响。

土豆低着头，重复自己的动作，一遍又一遍。手中动作不停，脑子进入手机里，回味昨晚的游戏场景。

这些年，土豆从事过很多的行业，保安、服务员、清洁员...大大小小的厂子都走了一遭。这些经历对于他都是噩梦，世界上有太多人变着法子欺骗他，榨取他身上那一点点的利益。被生活折磨得太痛了，土豆也想过去做一个“大神”，往街上一躺，就当自己死了。

幸好生命里残存的那一点人性支撑他别轻易躺下，土豆在最艰难的日子里靠着日结过活。工作一天能有一百块钱，每个月做够十天房租水电有着落，再做五天吃饭也稳了。

好在自己身体好，吃的再脏、住的再乱，也从来没有生过病。

土豆不在意这些，更不在乎穿着，可能他连在乎的人也没有吧！苦瓜不曾见他主动和谁打过电话，孤独的生命里只有手机是他的伴侣，土豆办的第一张信用卡，只为了买一部手机。后来失业了，又开通网贷偿还信用卡，催款的信息，让土豆急得不行，他一口气在工厂干了半年，省吃俭用一次性还清了全部欠款。

信用卡公司觉得土豆是个优质用户，网贷公司也认为土豆足够傻，这么高的利息还能按期还款，因此他们都把借款金额翻倍，催促土豆快去享受生活，体验新的数码产品。

“叮叮叮...”午间休息的时间到了，结束了早上四个小时的工作。线长按下暂停键：“大家快去吃饭，抓紧休息！产能任务还很重，咱们抓紧做”，流水线前的工友们终于可以停下来，伸个懒腰。

换下防尘衣，大家小跑着去食堂，拿出工牌，准备刷卡吃饭。土豆排着队，被人群推着朝前走，推到食堂窗口前他打了个青椒炒肉，西红柿炒蛋，还有一个花菜。食堂里闹哄哄的声音，令土豆感到舒服。他觉得这里很有趣，饥饿的人忙着排队打饭，打好饭的忙着找座位，找好座位的人忙着吃快点。早一点儿吃完饭，就能多休息会儿，男人出去抽支烟，女的聚在一起说上几句闲话。

沉默寡言的土豆暂时还没有朋友，一个人坐在角落抽着烟，猛吸几口尼古丁穿透肺叶，过足了瘾。

土豆掐灭烟头，返回车间去了。

车间走廊中午的时候还是很热，顾不得那么多了，大部分灰尘一样的人，瘫坐在地上，背靠着车间的墙壁休息。只需要小睡会儿，他们就能再工作7个小时。朦朦胧胧中土豆的额头浸出细汗，中午的闷热不让他们好睡。陆续有人在哈欠声中醒来，看着大家都在闭目养神，索性继续装睡。尽管天气闷热、条件艰苦，但这短暂的片刻也是温柔的，同意辛苦的人打个盹儿。

好梦难续，开工铃声又响了。窸窸窣窣，大家开始换上防尘衣，土豆顺带喝了口水。后面几个动作慢的人，又被线长叼了：“是不是不想干？要旷工？还他妈不快点！”

土豆拧上喝了一半的水，小跑着进入车间，回到自己的岗位。接着重复早上的动作，一套又一套。控制自己脑子不要乱想，坚持！坚持！再坚持！！干上三个月，一部分钱存起来，一部分钱过生活，手机是不能再换了，除非它彻底坏了。晚上回去手机一定要玩个痛快，短视频刷够。

土豆手上重复动作，脑子里回忆这几天玩的游戏、看过的短视频，一个一个，慢慢回味，好打发着枯燥无味的时间。

土豆脖子酸痛，抬起头活动下脖颈，眼神随之晃动。无意间，自己被斜对面的一个眼神击中，他先是呆了一下，然后土豆浑身充满了力量，感觉手上电池里的能量被自己吸

走了。这是土豆寻找了很久的感觉，似曾相识，从未会面。但就是熟悉，很熟、很熟...

一滴雨，打在土豆心里的湖上，他手里的动作越快，耳朵就越烫，湖面的雨越下越大，岸边长出植被，开出花朵，干涸的峡谷冒出生机。

就这一下，土豆的困意、疲劳四散而去，他加速手上的动作，掩饰悸动。轻轻拿起电池，放上传送带，顺着刚才的路径，寻找那个击中自己的眼神。

一个穿着防尘服的女人，低着头，可惜只能看见半张脸。还来不及细看，胆小的土豆顺势从流水线上拿下一个电池包，继续他的工作：测试电压，焊接锡片，再测电压，套上壳子，放上传送带，偷看她一眼。时间熬到下午5点，现在有30分钟的休息时间。土豆起身活动身体，拉伸四肢，顺便偷瞄几眼。

那个女子，年龄应该和自己差不多，防尘服包裹的脸，看不清全貌。只是简单撇了一眼她的五官，土豆的小胆子又把他拉回来继续自己遮掩的假动作。

土豆心想，什么时候能和她说上一句话？她是哪里人？喜欢做什么？

整个下午土豆都没有再想自己的手机，相比那个虚无的世界，刚才的那种感觉带着他去到自己内心深处。这里湖水清澈，四下荒芜，植被稀疏，荒凉的碎石上燃起篝火，冰

冷又温暖。最重要这里只属于他一个人，如果可以他希望能邀请她来这里走一走。

开工铃声又响了，里面的人看不见外面的天色，只知道再有三小时，就能下班，回去睡觉了。土豆继续重复刚才的动作，从流水线上拿下电池包，测试电压，焊接锡片，再测电压，套上壳子，放上传送带，偷看她一眼。

这个机械又重复的动作土豆不觉枯燥了，反之一整晚都充满了期待。

要是能再被她的眼神击中一次就好了。

24

来到食堂7点了，苦瓜简单打了饭菜果腹，准备晚上的夜班。看着大家都赶的样子，苦瓜也不敢细嚼慢咽的吃，忽略了自己肠胃不好的老毛病，饭菜还没有咀嚼几口就粗暴咽下。

前段时间没有工作，苦瓜心里压着一块大石头，沉甸甸的随时会滚落下来，砸烂自己的五脏六腑。如今，工作了几天，他又感觉自己被浸泡在水里，随时有窒息的感觉，需要很用力的踩着水，拼命仰起头才能喘到气。

车间门口，苦瓜换上防尘服，进入自己的“坟场”。他看见土豆出来了，脱下防尘服，露出一脸疲惫。他们来不及对话，只是擦身而过，因为流水线还在转着，催着他们的魂快点去报到。

苦瓜本想问问土豆组装的岗位累不累，这下不用问也知道了。

苦瓜回到自己的工位上，椅子还是像从前一样的烫屁股。他先是半蹲着，等着椅子凉点再坐下去。面前的流水线传送来一堆又一堆的电池，每一堆有20节电池，约500克。苦瓜按照早上培训的动作，左手把电池从传送带上拿下来，整理电池正极朝上，测试电压，正常的就堆放在一起，右手拿过胶布将他们粘起来，放下备用；接着再伸出左手再拉下一堆电池，重复刚才的动作。凑够了2堆、40节电池，一正一负的摆放整齐。用大号的胶布有序包裹起来，放上传送带。

后面的工友会进行测试组装工序。

20分钟过去了，苦瓜坐了下来，手臂也有些发酸。距离下班还有11个小时，领班催促着：“快点儿，才上班呢，怎么就没有力气了？距离今天的产能任务还差得远呢！”这些话就想鞭子一样打在苦瓜的后背，驱散了疲惫和懒惰。

传送带永不停歇，苦瓜重复着动作，左手把电池拿过来，双手合作将电池堆起来，用眼睛检测正负极千万不能错，最后双手配合使用胶布粘连起来，再推上传送带。

车间里全部的工友都在低头做事，没有对话。唯一能听到的声音就是领班的斥责，“笨死了！早上教的时候没有看吗？”

“拜托你认真点好不好！”

时间滴答滴答，夜越来越深，苦瓜困意涌上，手里动作慢了下来。领班走进大声吼叫道：“怎么就困了，白天没有让你们休息吗？这才12点，他妈的赶紧做...”，这一叫唤，吓得苦瓜三魂丢了两魄，惊出一身冷汗。

苦瓜加快手上的动作：“坚持！坚持！三点钟，鬼门开的时候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”，苦瓜一边想，一边伸直了腿，深呼吸，试图拯救已经窒息的自己。

终于熬到铃响了！鬼门开，生产线也稍作休息。苦瓜哈欠一个接一个，随着其他的工友去食堂吃宵夜。路上一位工

友提醒道：“今天你第一次夜班，坚持几天就适应了，就不那么难受了。”

“嗯，多谢哈”，苦瓜打着哈欠感谢这位工友的好意。

苦瓜点了一碗粉，肚子很饿，但是没有食欲，吃了两口就作罢。走到冰柜前买了罐红牛给自己提提神，6块钱，想到现在自己的困乏，站也站不稳，还是咬牙买了。

回到车间门口，苦瓜坐在走廊地板上，靠着墙闭目小睡，期待铃慢点儿响。其他的工友也是这么横七竖八的躺着，世界就是这样，无论哪里的夜晚，都无法安眠穷苦的梦。

“叮叮叮叮...”

开工铃响了，高频又紧密的声音叫醒了苦瓜和大家。苦瓜撕开红牛拉环，一口饮尽，提振精神。铃声又响了一次，在这个地方，没有人能在资本压榨里装睡。

“快、快、快、距离产能任务还差的远呢！是不是都他妈不想干了？”，神经错乱的线长又开始叨人了。

小睡了一会儿，加上红牛，苦瓜觉得身体轻快多了。“再工作4个小时，就能下班了，今天的苦已经吃了一半了”，苦瓜手上工作不停，心里不断安慰自己。

尽管还是重复着刚才的工作，手臂的酸疼却缓解了一些。这次苦瓜学会了掌握节奏的工作，“卡塔、卡塔、卡塔”肌肉调动的频率和旁边的机器一样打着拍子。

大脑清醒，身体有了频率，苦瓜的脑子腾出了空间去奔跑：“在老家，这样的深夜只有虫子在叫，就连家里的狗也是半睡半醒的值班。自己为什么来到城市？要吃苦、要熬夜？为了媳妇？可惜没有一个女人能看得上自己。为了车子？车子在家里牛圈躲着，一动不动。”

领班又开始鞭撻众人：“快呀！兄弟姐妹们，没有几个小时就下班了，产能还是差很多。我想和大家好好相处，不刁人，你们不要逼我！”

实际上没人知道产能是多少，完成了多少，自己在里面又贡献了多少，领班在后面拿着鞭子赶，大伙在前面跑。苦瓜知道自己要拿这份钱，必须受这份气，忍着！忍到下班，忍过这三个月，忍完这一辈子。

车间的灯照亮黑夜，没有窗，看不见外面的风景。大家低着头干活，领班如果不刁人，就只有机器和劳作的声音。牛马还会叫唤，这里安静如死亡一般，不受外界打扰。

苦瓜瞥了边上的工友一眼，防尘衣漏出一双眼睛，浑浊，黯淡无神，可手上的动作熟练，节奏紧跟着机器跳动。他应该不会去数时间，这样痛苦就能少一点，脑子也是空的，像齿轮一样转动。

只见他低着头，浑浊的眼睛欣赏自己的双手，表演一场舞蹈，手指在电池身上划出优美弧线。就像厂子培训的时候说得一样好听：“把每一个小的能量体聚合在一起，让他们团结，聚合更大的能量，驱动时代前进。”

苦瓜收回视线，看着自己的手，学着边上的工友开始起舞：手臂、手背、手掌、手指，每一个重复的动作、肌肉跳动，呈现出不同的线条。双手翩翩起舞，沉醉在自己的舞姿里，尽管台下无人欣赏，也要自得其乐。

如果还能再来一点音乐，伴着机器的节奏，漫漫的长夜就能好过一点，于是苦瓜在心里哼起了歌。哼着、哼着，苦瓜伸手轻轻抚摸自己的心脏，随着歌谣重复了一遍又一遍。

铃声终于响了，领班堵在门口：“今晚的产能还没有完成，就因为你们其中的几个羽毛，发呆、偷懒，我再重申一遍，能干就干，不能干自己走人，别他妈来混日子。名！我就不点了，先给你留点面子！”

接手白班的工友进来车间，坐在烧了一整夜的凳子上。白班的领班和晚班的领班假模假样说着客套话：“辛苦了，回去好好休息，我们晚上见。”

土豆也进来了，隔着防护服，两个人用眼神打了招呼，来不及说话，流水线的空转声催促大家动作都快一些。

苦瓜出了车间门，靠着墙休息一会，缓解眩晕。

年轻的生命被黑夜撕咬了一口，换回了两百多块钱。苦瓜头很昏，肚子很饿，但相比困意更折磨人，他想也没想就朝着出租屋回去了。

炎热的夏天，早晨温度也不低，没几步就出了一身汗，苦瓜脚步加快，大脑混沌，分不清意志和身体现在谁说了算。

终于是回到出租屋了，站在3楼房门口，苦瓜驱散困意，在包里翻找出钥匙，插进锁眼“咔”，门锁拧开了。

耳后传来一个急促脚步声下楼去，他想回头看一眼，见个新鲜的面孔，但身体的疲惫拖着他朝床上去休息，“啪！”门被关上了。

没有洗漱，没有换衣，苦瓜躺下就睡，入殓昨夜的疲惫。

25

苏家的小孙子这一天满月，别墅里的人忙里忙外的为他筹办满月酒。现在疫情当头，苏建也在抗疫的关键位置上，所以苏家不便大摆宴席，只好低调摆设几桌，邀请最为尊贵的客人。

至于其他的亲朋好友，苏铁通过电话逐个解释、亲笔写答谢卡，安排喜饼、喜蛋一块送上府门去，与对方分享家里的这份喜事。

苏妻陪坐一边念着宾客名单，苏铁提笔在贺卡上写：

除夜子星回，
天孙满月杯。
咏歌麟趾合，
箫管凤雏来。

—苏新敬上”。

提前几天就接到苏家邀请的钱本一，昨天带着妻子来看望自己的女儿和外孙。自家大哥、三妹晚点儿也会来到。简单关切了女儿钱升几句，实在是找不到新的话题，索性就抱起小苏新在怀里摇晃：“男孩还是像妈妈多一点儿，长大了肯定帅气又聪明，喔、喔、喔，你要乖、要健康、要平安...”

钱妻拉着女儿钱升的手追忆往事：“小孩子才出生都是皱巴巴的，丑...当初我生你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，我还以为

医生给我拿错了。结果越养越好看，这不现在也做妈妈了”。钱妻拧紧嘴巴，往事浮现，眼里流出不舍真情。

钱升握住妈妈的手：“是呀，我也是做了妈妈才明白，你和爸爸有多么不容易。可瓜熟蒂落这是自然法则，你就是再不舍，我也是一天一天的长大，你们一天一天的衰老。”

钱妻透过窗子望去，江水滚滚向前，无人可挡：“谁说不是呢，当初我们来到广州还没有你，整天和你爸忙着生意。突然有一天就发现我怀孕，这就有了你。然后你就在T村出生了，再后来有了钱，我们搬出了那里。现在你的孩子条件就更好了，接下来他还要去国外念书长大，真是一代人强过一代人，一代人远过一代人。”

钱升双手把母亲抱在怀里：“不难过了，做父母的都不容易，我们只想为子女争取更多、更好，等苏新再大一点儿，他就叫你外婆，天天跟在你后面，骗你买糖吃！”

一个新的生命注入到这两个家庭里，互斥的文化，开始融合。两家人的不羁逐渐缓和，各自为营如今变得心心相惜。

一切都因为这个降临了三十天的小生命，苏铁生命焕发出绿芽，思想比从前更加激进，想要带着自己的小孙子去飞、去冒险。钱本一则恰好相反，察觉到生命的衰老和局限，他开始追求智慧。曾经拥有的转眼就失去，以为自己牢牢握住的，到头不过是一缕沙土罢了。

昨晚苏铁邀请自己的亲家钱本一小酌两杯，就在那盏富贵的水晶灯下。楼上传来婴儿的啼哭声，接着就是其他人慌作一团的忙乱声，只见这两人相视一笑。

苏铁先端起酒杯迎上：“恭喜、恭喜，你做外公了！”

“同喜、同喜，你也是爷爷了”，钱本一举杯回敬苏铁。

苏铁一口饮尽笑着说：“你外孙在楼上哭，你这个做外公的，要不要上去看看？”

“不去、不去，听这哭声是在叫爷爷呢”，钱本一笑着不甘示弱，也一口喝完杯中的酒。

苏铁又笑着斟满两支酒杯：“我们都听错了，他这是叫爸爸呢，不是叫我们，咱们继续喝...”

两人相识二十多年，结为亲家已经八年，这顿酒是他俩第一次走得这么近。没有高位、没有富商，只是最淳朴的儿女亲家。以前因为子女和利益推动他们互相靠近，今后，喝酒的这两位只会因为自己的小孙子而紧密合作。

两家人一团和气的在大墅里忙着，虽说有月嫂和保姆，苏妻还是在楼上忙着照料小孩，生怕出现一点闪失。调奶粉、喂奶、换尿布、小孩啼哭，但凡她少看了一眼，就忧心忡忡。

楼下钱妻也是在厨房里忙得不停，苏建上前去劝止：“妈，我在酒店定好饭菜了，时间到人家会来帮我们热好，端上桌的，不用您受累。”

钱妻只顾着自己手上的事，反问：“你酒店的菜单里有老家的满月菜吗？你别管！要是你没事做，去帮我把这堆菜择了。”

苏建悻悻而退：“那妈你就先忙着，我去看看其他地方”。

钱本一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远远看着自己老婆在厨房里忙碌，他想上前去接过那堆菜叶帮忙整理。转念一想，这毕竟不是自己家里，还是坐在这里更为得体些。

边上苏铁忙着接待来客，其中一些也是钱本一的朋友。比如朱健、郑健、尹剑、黄宝这些都是酒桌上的朋友，还有最近几年新结交的锅头、陈头。环坐在这里的都是大人物，其中最出彩要数尤九二，价格一涨再涨，连年亏损，生意还越做越大。

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掌握着重要资源。这些人欢声笑语中，头顶那盏水晶灯，熠熠生辉。

钱本一知道自己融不进他们的圈子里，简单的寒暄问候，也就懒得搭他们的话了。先去厨房找自己的老婆想要搭把手，实在没什么事儿做，就走到门口等着大哥和三妹的到来。等了一会，大哥领着大嫂，后面跟着钱辉、三妹、魏力代，大家手里拎满了东西朝着自己走来。

钱本一迎上去，简单几句招呼话，就带着家人去楼上的宝宝房了。三妹和大嫂进去看望钱升和宝宝，苏建领着岳父钱本一、大伯、姨夫、钱辉坐在二楼的偏厅里。偏厅这个位置，透过实木的栏杆可以看见水晶灯和楼下客厅的熙熙攘攘。

钱本一眼里看着楼下，说话声对准钱辉：“我和你父亲这辈子都在忙着赚钱，至于咱家将来的社会地位，就得看你了。”

“二叔，你别这么说，你和我爸这么厉害都办不到的事，我又怎么做得到”，钱辉看着楼下，一脸自知之明的回着。

魏力代摸摸钱辉的头：“你还年轻，有的是机会，自信点，办得到的”，话还没说完就侧头看向自己落魄的二舅哥钱本一，打趣道：“二哥你怎么不去楼下和客人们打个照面？”

“你去吧，楼下的我都熟，全是旧相识了”，钱本一注意到楼下有个老朋友向自己招手，他顺便撇开和魏力代的对话，转头朝着楼下的朋友微笑回礼。

魏力代也不客气，立刻起身，从苦脸切换到笑脸，挤进楼下的人群里去了。

钱家大哥挨着钱本一坐近了低声问：“三妹和你说了吗？钱升的婆婆把钱升的公司转给她了！我是有点看不懂，她为什么拿着自家的好东西往外送。”

钱本一神色自然看着楼下：“大哥，你知道我们对比楼下的输在那里吗？”

“地位！不是你才说的嘛”，钱家大哥提醒着自己的儿子。

钱本一还在盯着楼下：“不对，如果我们兄弟俩还是钱辉这个年纪，输的是位置，但我们已经六十多了”。

“老二，别说这些饶话，就说怎么办”，大哥开始着急了。

钱本一笃定的看着自己大哥的眼睛：“咱们什么都不做，学学年轻人的躺平。你的地产、我的金融，咱们最多就是输钱，和输规则的人比起来，咱们这点就不值一提了”。

大哥更是一头雾水了：“我还是听不懂，你具体要怎么办？”

钱本一又看了眼楼下的互吹互捧：“大哥，你还是耐心等着吧，咱们负债的钱也是钱，很快就会有别人来买的。”

这些重要的来客们，男人们坐在一起，通过谈论大事，显示自己的能力；女人们则是在苏妻的引荐下上楼去看小宝宝，送上自己精心挑选的礼物。

苏家的房子已经好几年没有这么热闹了，苏建跑上跑下、忙前忙后，生怕冷落了每一位来客。

楼上的宝宝房里，苏妻陪着钱升招待来客，这位姨、那位姐，光是笑着点头问好就累坏她了。四下无人的时候，苏妻侧头贴耳对钱升低声说：“以后这些关系就得靠你们去维护了。”

钱升搓揉着自己脸上笑到僵硬的肌肉，点头回应自己的婆婆表示她明白。

“经公司高层的讨论决议，咱们的芯片项目正式批准上马”，经理乌龙站在投影前主持这场周一的例会。项目部的几个同事立马接上掌声，噼里啪啦的拍出了响。

乌龙按下激光笔，PPT翻页，墙上投影出《T科芯片白皮书》慷慨激昂道：“前面几个周，是我工作没有做到位，没能把大家的力量聚焦到一起，白白烂费了公司的资源，这点我向胡总还有钱董检讨”，说完乌龙面向领导们假模假样的低头检讨。

胡牌总向着乌龙伸出手反复下摆手腕传递讯息：“过谦了、过谦了！芯片这事难度如此之高，短短几个周，你就带着团队趟出一条线索来，能有你这样的人才，是公司的幸事。只管放手去做，畏手畏脚怎能成大事！”

经理乌龙这才直起身来，又将目光转向钱三妹。

钱三妹一时想不清缘由，随意的答着：“胡总说得对，乌总太过谦了，我们公司上下都会全力支持你的工作。”

“谢谢二位领导的理解和支持”，乌龙扫了一眼会场全部的眼神，从他们的脸上读取信息，得意道：“那么...接下来，我就继续了。”

乌龙伸直了腰，向后侧了一步，将身子拉出投影的光线范围，把大家的注意力集合到PPT上：“从事实出发，我们知道了芯片的原理和制作工艺，其他的公司知不知道

呢？我想他们也是一定知道的，假设大家都能做芯片，我们的优势在哪？快！我们要快他们一步，快这一步就是我们的核心优势。”

乌龙穿过投影光线，打亮自己，走到ppt另一侧，按下激光笔，一个红点在幕布上围着《T科芯片白皮书》画圈道：“这就是我们超越竞争对手的关键一点，也是咱们今天会议的核心。”

幕布上的内容向下翻了一页，标题为目录二字。依次出现：前言；1.行业概述；2.应用场景；3.性能指标；4.市场规模；结语；附录。

经理乌龙提提嗓子：“现在还处于草案阶段，所以我们今天先通过目录，把战略方针确定下来。大家一起讨论，有问题随时可以打断我。”

乌龙手里的激光笔红点围着“前言”画圈：“这里我们抛出时代背景，中美贸易战、芯片霸凌，当前我们的半导体行业正处在濒死阶段，咱们公司必须出手做点什么，哪怕困难重重，也要有为国争气的决心！”

技术部的一个屌丝举手了：“我认为这里应该描述西方芯片的发展史，当下的主流进程以及我们的现阶进程，认清现实差距，展示西方的真实情况，映射出咱们厚积薄发的决心。”

胡牌总心生不悦，看也不看对方，继续说话：“这位同事，说的也很对，西方芯片发展史什么样，我们内部知道

就好了，没必要拿出去说。咱们是一家企业，不是科研机构，要面对市场、面对外部资源。我认为，还是乌龙总的观点更为稳妥些。”

屌丝被吓得不轻，低头不语。

乌龙转过身，面对胡牌总：“我解释下，前面说过，咱们的最大竞争优势是：快！思想上快人一步，动作上自然就快同行一大截了，咱们速度够快，追上历史，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”

胡牌总满意的鼓掌，对着乌龙比出点赞的手势，四周哗啦啦的掌声跟着响起。

钱三妹也尴尬的跟着一起拍手。

“谢谢大家，我们接着看”，乌龙把激光笔围着行业概述画圈：“关于这部分内容，我和技术部主管讨论过了。这里面涉及很多的专业词汇，我就不一一赘述了。大概意思就是我们的芯片行业很落后，稍有能力的大厂，一制裁立马熄火，说到底他们就是买办、贴牌。”

“总之现在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。那么我们要做的事，就是...”

胡牌总举起了手打断乌龙的说话：“以我过来人的经验，制裁就熄火、贴牌买办的事，我们都清楚，大家也知心知肚明，但就是不能说，这叫人情世故。你这段很危险，要

删掉”，说完胡牌转头看向钱三妹问道：“钱董你的意思呢？”

“这块我没有经验，还是胡总你说了算”，钱三妹谦虚回道。

乌龙脸上尴尬了一下，补充道：“记下来了，一会我就改掉。那行业现状的这一个章节还是以技术类的描述为主，此外添加咱们技术部讨论出来的实施方案为辅。”

乌龙吸了口气，按下ppt翻页键：“接下来应用场景就是最重要的了。思想快还不够，别人会觉得我们自吹自擂，甚至同行也会嘲笑我们，因为他们不敢说的大话，被我们说了”。

乌龙走到研发部主管身后：“但大家别忘了，咱们公司是做科技起家的，软硬件研发积攒了不少经验，多少还是有几把刷子的，技术部的你来说几句。”

一个磕磕巴巴的声音响起：“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，之前咱们做了好几个硬件项目，虽然很简单，但里面确实运用到一些中低端芯片。这些芯片本就是山寨货，咱们找个代工厂，贴上公司的标，让服务先跑起来、业务上线。这不就达到了应用场景里的宣传了嘛”，技术部主管表述了咖啡对他提出的芯片实施设想方案。

乌龙接过话题：“现在大家都在唱高调，咱们这么做，是有点怂。但看长远一点，那些一上来就要做高端芯片，马

上就会被现实狠狠的打脸。反倒是咱们一步一个脚印、稳扎稳打，从低端、到中端、最后高端”。

乌龙将目光转向自己的的上司：“胡总，钱董，你们这么看？”

胡牌总装出忧虑重重的样子：“应用场景...这一点确实很关键。话说大了，别人笑话；说小声了，没人能听到。让我先考虑考虑这个问题，以后再说。”

“我这么认为的，胡总说的完全可行，这里面咱们宣传部门要跟上。高中低三个档次的芯片，我们都在做，只不过先把低端研发出来投入使用，不像其他公司只会口嗨”，钱三妹回想了自己的开厂经验，不管造什么都能卖得出去，所以语气上肯定了乌龙的方案。

乌龙又扫了一遍在会同事的表情，发现咖啡的主管毛尖，脸上神色异样，立马用眼神抽刀杀了过去：“大家都说看看，群策群力的时候到了。”

毛尖站起来发言：“钱董说了，我们宣传部门要跟上，我想问，是宣传跟着ppt走，还是ppt跟着宣传走？”

咖啡看着自己边上的主管，发难乌龙。

“严格来说，是你跟着白皮书走。怎么的，你觉得这份白皮书有问题？”，乌龙冷眼回击毛尖。

“没有，我就是问问”，毛尖主管收了声。

乌龙乘胜追击转身面对幕布，点亮激光笔，红点围着应用场景四个字重复画圈：“我是这样考虑的，咱们的芯片事业，不是打嘴炮。咱们的宣传部门再厉害，也是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跑。这项事业，存活得越久，咱们公司越赚钱，这是商业的真理，不信的可以走着看。”

整个场面瞬间被乌龙拿捏住，现场无人说话。

轻轻按下激光笔：“咱们继续，第三项——性能指标。这部分主要的内容是一些具体的数字，根据行业标准，与我们的自身能力综合得出，具体的数值还得由咱们技术部同事提供。但这个数字背后有一个原则，我简单的提一下，对外放出的数字，要能嘲讽别人，但最好别打咱们自己的脸。”

钱三妹举手发言：“我有个疑问，咱们的性能指标会有人来考核吗？我们对外公布指标数据的依据又是什么？”

乌龙环视一圈，止住大家的偷笑，回复道：“宣传口是没有人来考核我们的性能指标数据的，只要不说「最」字就行了。至于依据，技术部的人会出来解答的。”

“那就行，我没有问题了”，钱三妹装作明了的样子放下手。

乌龙腿站得有点麻了，双手撑在桌子上：“最后一个章节——市场规模。这部分的主要内容更简单，当下我们能赚的钱，和以后我们能赚的钱，一股脑的全列上去，这就行

了。这部分工作市场部的熟。至于最后的结语就由咱们公司的领导们提笔了，展现出咱们公司的远见与实力。”

胡牌总满意的看着乌龙道：“明白了！明白了！现在咱们公司的造芯之路有了清晰的脉络了，乌总的这份白皮书就是咱们公司的开路先锋，是这个意思吧？”

乌龙总结性的拍着马屁：“胡总英明！虽然咱们一下子可能造不出芯片来，先把造芯片的白皮书扔出去，这样大家都知道咱们公司在造芯片了。结合我们的自身优点，铺开应用场景，很容易就取得了成功。有了成功信号，我们自然可以吸引更多资源，这条路也就走得更远了。不过最重要的还是，胡总、钱董二位领导出色的能力，驱使公司把造芯业务推上正轨”。

大家又纷纷鼓掌，欢庆这一时刻。

“还有没有想说的了？”，乌龙环视了会场一周，见没人说话，视线落到咖啡身上：“白皮书是咖啡的提议，这一点给了我很大的灵感。所以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？”

咖啡很紧张，缓缓站起来，结结巴巴的说：“呃，上次会议，胡总说造芯片，是一个「穷则变、变则通、通则久」的过程。后来我一查，才明白这句话出自《周易》，要领略到这层境界着实困难。不过放在心里多读几遍就好了，我顺着这个意思，开展工作，才想到白皮书这个方案的”。

这段磕磕巴巴的话，听得胡牌心里痒痒的，只觉得自己被一双大手拖着上了天，太阳暖洋洋的晒，挠心挠肝的舒服。

会后，钱三妹回到办公室，她很困惑，不知道这生意该怎么做。以前开厂子，设备是老外的，产品也销往国外，自己只管加工就够复杂了。几个同行想要垄断生产设备，结果把自己陷了进去，搞到破厂的地步。她站在窗前，楼下浑浊的珠江水奔流向前，心想：因为台风，搅浑了江水，如果自己看不透浑浊，迟早被这里淹没。

回到办公桌前，钱三妹看着桌上的两份文件，摆在右边的是公司近半年的账目，左边是《T科芯片白皮书》草案。关于浑水部分已经听了一早上，干巴巴的词搅得她头疼，钱三妹索性看着外面的办公区寻找答案，看着这群傻驴围着磨盘拼命转。

想也不想就拿过右边的账目，翻开查阅起来。

上次和公司财务总监第一次会面，自己没有任何的要求下，她就抱着这份账目来了。还多此一举的说只有自己能看这份报表，钱升好几月都没看了。

钱三妹推测，只有两种可能，要么有人提前安排她准备，要么一直都有人在背后看这份账目。基于推测，钱三妹又作出假设，如果有人想让她看这份文件，那这个人应该是钱升，这里面究竟传递了什么信号？背后会查看这份账目的人，最大的可能性是自己的亲家母——钱升的婆婆。她了解公司，却不掌控公司的目的又是什么？

自从帮二哥管理公司开始，钱三妹就展现了数字方面的天赋，管理对于二嫂是一件很费力的事，她做起来，却蜻蜓点水般灵动。自从有了钱升后，二嫂退下，她全面接手商贸，又涉足制作业，事情和钱财变得更加复杂了，她通过对数字的洞察力，管理起来也驾轻就熟。

每次看完报表后，她都会缅怀自己，如果当初能够念书上大学，自己一定要选择数学。

钱三妹视线移到纸上，准备从数字里寻找答案。封面上写着“q1季度账目报表”，再翻开第二页，来到了“资产负债表”，钱三妹大略简单的看了下，主要有三个部分：1.资产；2.负债；3.所有者权益。这些内容相比早上的芯片白皮书就简单多了，只要先理顺描述的内容，核实数据的真伪，公司的真实情况自然就一清二楚了。

尽管钱三妹辍学得早，但这并不影响她对新事物的学习能力，财会、金融她都有所涉猎。

她接着翻，从文件夹扯出q2季度账目报表，两份比对在一起，同时看资产部分。先是库存现金，隔壁财务室保险柜里存放着50万的现金，并且这半年都一直保持住稳定，没有浮动，这笔钱主要用来应付日常的报销和采购。

接着再比对就来到了银行存款，她逐渐进入迷雾，对公账户的银行有7家，近半年有大额往来的银行有3家，剩下4家金额固定，且持续！银行帐面现金稳定维持在1千万左右，固定资产这半年基本没有任何的变化。

资产表里金额最高的就是应收账款，快接近1个亿了。

再翻，她发现公司的负债也不低，约莫有三千万。最夸张的是所有者权益，高达1.5个亿。这1.5个亿的关联公司和流水占了资产部分报表的大半内容。

钱三妹不由得打了个颤，来之前亲家母和自己提过这些，但看见真实数据的时候还是挺诧异的。这哪里是科技公司？明明就是一件破棉袄，这里一个补丁，那里一个洞！

钱三妹起身活动活动，举着杯，看向窗外。28层的建筑矗立在珠江边，江水浑浊映出一个皱皱巴巴的影。她心里明白，不管是钱升还是亲家母，她们都希望自己先注意到所有者权益这部分。

她喝了几口水，回到位置上，继续后面的账目。

钱三妹又拿起q1、q2两个季度的资产负债表，合并起来放在“浑水”文件上。接着在文件夹里抽出两个季度的利润表比对在一起，逐字逐行的看下去：收入...成本...所得税...净利...

看了几眼，钱三妹确认这个利润表是基于责权发生制来编写的，胡牌的工作大概就是围着这张表跟进的：增加收入，控制成本。

收入项近半年都是稳定的，可见钱升之前在公司的时候是不需要考虑收入增长的问题。

收入的结构大部分都是中标政企科技项目获得，“智能城市”、“大数据”、“人工智能”这些项目较多。成本支出方面，接待客户开支最大，其次是人员工资。

税收和利润就写得很常规了，暂时看不出什么问题来。

一口气看完这几张表，钱三妹已经对公司的经营有了全面的认识。胡牌是中线，向下指挥市场部、寻找公共资源、写标书、投标。中标后安排项目部接手，协调项目与资源所有者们推进事项，把“应收”变为“实收”。向上汇报公司的经营与难题，背后看表的人会帮他移平这其中的困难。

这样的模式很稳定，胡牌也做得很好。

亲家母安排自己来这里一定有别的用心！钱三妹越想越困惑，她既不能像胡牌一样上通下达替他们赚钱，更不像钱升一样是他们苏家自己人，自己的大哥二哥已经负债累累，也没有什么资源可交换，魏力代他们就更是懒得理了，自己的小本生意压根不值一提。

钱三妹脑子越想越糊涂，手上翻着报表，想通过数字寻找出答案。一直翻到文件的最后一页他也没有找到自己想看的：现金流量表。

钱三妹脸上放出了一道光，照亮了她想要的答案，一切都会在这张表里，透过这些数字，就能明白苏家安排自己做董事长的真实目的了，读懂钱升在满月酒上的弦外之音。

按下桌上的按钮，那个温柔的声音传来：“董事长有什么安排吗？”钱三妹对着空气说：“帮我叫一下财务总监”。

声音那边回道：“好的，马上就办”。

叮叮叮...

财务总监站在门口敲门：“董事长，您叫我，是有什么安排吗？”

钱三妹从桌子上起身迎来：“来，坐下说。”

两人在办公室坐下后，钱三妹开始给财务总监倒了杯水，缓缓说道：“我看了你拿来的账目，太专业了，大部分我看不懂。所以就想问你几个问题，关于公司财务的。”

财务笑着委婉回答道：“钱董你客气了，这些都是我应做的，你问吧。”

“咱们公司这半年赚了多少钱？”，钱三妹将倒好的水递了过去。

财务接过水杯：“公司上半年营收1.2亿，实收5千万，支出7千万，帐面资金盈利5千万，按年初的设定的目标公司处在稳定运行期间。”

钱三妹又在盖碗里续上一些水：“你给我的报表只有半年的，这半年的营收相比前几年是涨了还是跌了？”

财务脸上的表情开始不自然了：“同比、环比、营收额、几项数据都在增长，只是今年受大环境影响净利润在降低而已。”

钱三妹托起公道杯，给财务续水：“太复杂了，我还是听不懂，你就说是赚了，还是赔了，我就知道了。”

“赔了，但是相比前几年，我们增幅很快，这点亏损和公司资产相比就微不足道了，所以钱董你不用担心，公司财务还是很健康的”。说完财务喝下杯子里的水，把心放到肚子里。

“你这么一说，我就明白了，你也别说的太专业了，搞得和外面造芯片的那群人一样神神秘秘的”，钱三妹放下手中公道杯。

财务看着钱三妹：“钱董还有其他的问题吗？”

“有，我想看看公司的流水帐，用你们专业的话说叫现金流量表。把这几年的都整理给我看看”，钱三妹举起公道杯再给财务倒了一杯茶。

“呃，这个...钱董可能要等几天，一下子我整理不出来”，财务脸上的光暗了下去。

钱三妹收回要倒的水，任由杯子空着：“没事，你去整理，好了拿给我就行了。”

“嗯，那我就去整理了”，财务起身离开。

钱三妹看着她的背影离开办公室，猜想：谁才是她后面的人？又是谁会主动先联系自己？是钱升？还是亲家母？

28

半个月的日夜颠倒，苦瓜老了一大圈，眼圈发黑，目光涣散。躺在他一旁的土豆则全然相反，衣着变得整洁，头发打理的利落，皮肤清爽，整个人完全焕然一新。

恰巧今天他们俩的调休撞在一起，窝着出租屋里什么都不干的躺一天。

魂飞魄散的苦瓜，挺直了背看着屋顶，念道：“要干三个月，这才过了半个月，我就觉得自己要死了，夜班上到凌晨我脑子发白，胸口抽疼，站都站不稳”。

土豆靠墙坐着玩手机，安慰道：“夜班的时候，你买点红牛、咖啡喝喝，这样能好过一点”。屏幕上叮咚出现一条新信息，土豆害羞的熄灭了屏幕，遮掩着内容。转身过去拍了拍苦瓜：“坚持住！再半个月你就换白班了”。

苦瓜大口喘着气：“我尽量坚持，熬到拿了返费，可生活太难了...真不知道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，我去他妈的车贷！”

土豆回到刚才的位置，脸上藏不住的爱意顺着屏幕的这头发送出去，窃喜的嘴上说着心里话：“要是我也有车子就好了，带着我心爱的姑娘去流浪，绝对不会像你一样，自己出来打工，把车锁在牛棚里。”

苦瓜察觉到不对，猛的起身，眼睛攻向土豆的屏幕：“老实说！是不是骗到厂妹了？翻出照片来看看，我帮你把把关。”

“怎么能说骗呢？我活到27了，到现在才明白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，你以前谈过恋爱吗？”，土豆脸上只觉得说出这几个字，脸颊就发烫得厉害。

苦瓜躺下去，眼睛盯着屋顶的灯，透过光进入自己的往事：“我觉得这些不重要。喜欢就像一阵风，被吹到的时候全身舒坦，过后就浑身冷到不行。”

“我倒是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量，想扛起很重的东西，边唱边跳”，土豆也随着苦瓜的视线看向灯光，把自己的感受写入亮堂里。

“睡了，昨晚夜班太累了”，苦瓜侧身躺着，闭着眼睛，背对往事。假想自己当初买了那张车票，去风雪里走上一遭，不顾一切找到她，看一眼，说句话...可能一切都不会被改变，但心里不至于到了今天也稀释不了苦涩。

“好好珍惜，不管什么样的感觉，你都跟着自己的内心走就对了”，苦瓜反手拍了拍土豆后背鼓励道。

土豆眼神虚焦，畅想自己模糊的未来：“我想和她结婚，不是谈恋爱。这样我就能一直充满了力量，不管什么样的苦、怎样的罪，我都能受。只要能和她在一起，这就够了。”

“加油，兄弟！”，苦瓜装作睡去，闭眼止住眼角的泪光。

从前，手机包裹着土豆的世界，一切的生命体验都由这块发光的屏幕给予。现在，从她的发丝到指尖，任何一个微小的动作，都会化成石子，扔进土豆的心湖，敲出波纹。

房间还是闷热，风扇打碎了空气，吹送过来。土豆已经在这住了半年，苦瓜也来了快两个月，认识她半个月了，第一次开始和她说话，还是7天前。土豆从回忆里掏出新鲜的蜜罐，小心端在手心里：

“你为什么上班的时候经常看我，是我有什么问题？”，土豆没想到和她的第一次对话竟然是她先发起的。

土豆用结结巴巴的回话来掩盖紧张：“我...脖子经...常不舒服，一抬头，扭一扭就看见你了，不...好意思呀。”

“我还以为什么原因呢，原来这样呀”，两人第一次这么近距离，土豆拧着脖子看对方的眼睛，棕色瞳孔、深邃的光。

“你脖子又疼了？”，那个女孩闪躲了土豆的眼睛。

“嗯”，土豆顺着偏向一边的头，捏了下自己的脖子，然后左右晃头，从不同角度，欣赏一幅画。浅灰色的防尘衣，边缘用绿色松紧带收口，穿起来没有任何的线条、轮廓，但就是好看。

“那你好好休息会，我先去吃饭了”。女孩转身去到自己的柜子前，轻轻向后摘下防尘衣的帽子，露出头发、脖颈。看她的右手从后脑回到前胸，左手拽住衣领，右手拉下拉链。原来她今天穿着玫红短袖、暗色牛仔裤，她先是左脚跳出防尘衣，白色

的鞋子着地。接着防尘衣彻底从右脚蜕出。拎住衣领两边抖了抖，她简单折了几下防尘衣，放入柜子。

“卡塔”一响，柜子锁好了。推醒了迷醉的土豆，摇摇晃晃的他刚才仿佛喝了一壶天上的好酒，全身温温热热。

午饭时候的车间空荡荡，留下他独自回味香醇。

窗外的景观，是另一栋房子的窗，窗子之间的缝隙里，有一只蝴蝶正在翩翩起舞，土豆静静的看。他明知不可能，还是相信，这只蝴蝶是她幻化出来的身影。

这罐叫做爱情的蜜，一旦被拧开了盖，香味就不由自己控制了。

打开手机，土豆翻看刚才的消息：“难得的休息日，你好好休息。”

“嗯”，土豆回复了消息。

他想再表达点什么，但不知道能说什么。说工作别太累？流水线的压迫他明白，不累是可能的；说好好照顾自己？距离晚上十点下班时间还长。

思来想去，也只能回复这个“嗯”字。

不甘心的手指头继续上滑屏幕，透过短短几行的聊天记录，土豆回顾着这几天与她接触过的痕迹。

六天前的傍晚，晚霞红彤彤挂在厂子上空，一缕霞光眷顾在她的肩膀，土豆鼓足了勇气跟了上去，决心要打个招呼，和她说出几句心里话。

从厂房门口跟到了食堂大厅，胸口的气聚合又散，散了又聚，土豆还是没有迈出那步。转头看着红色的天空逐渐变暗，星星开始闪烁，嬉笑自己。

餐盘里的饭菜逐渐变少，内心的渴望越积越多。土豆起身走到饮料售卖机前，刷卡、取出两瓶饮料。走进她的桌前，放下一瓶：“我不...知道，你喜欢喝什么饮料，所以随便拿了两瓶，都是一摸一样的。”

她看着土豆：“你想做什么？”

“我想认识你，感觉很熟...”，土豆不回避她的眼。

她打趣着土豆：“一瓶水就想认识我？”

土豆又把怀里的另一瓶水放下：“两瓶，我没有...恶意”。

对方笑了：“一瓶就够了，大家同在一个车间工作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。”

土豆心里乐开了花：“嗯！”

“不说了，我要上去了，还有三个小时的加班呢”，土豆看她要走，眼睛盯着桌上的饮料，看着瓶里的落寞在晃动。

她起身离开座位，迈出一步，接着半弯着腰，左手拿餐盘，突然右手握住土豆视线里的饮料，抬头看向土豆：“你不加班？”

土豆眼睛盯着她的手，看着瓶身晃动，气泡浮起，心里炸出了甜：“加！我和你一样。”

“那走吧”，她走在前面，土豆悄悄跟在后面。

出了食堂，通往厂房的路上，头顶天色变暗，云层忽明忽暗，遮不住星光跳动。

接下来的几个小时，他们再没有说过一句话。车间静悄悄，机器不时发出杂音，空旷的空间里，回音从这头穿到那头，连起两人的视线。土豆心里说不出的乐，不时瞟向斜对面，一开始对方回瞪了自己几眼，再来她就有些羞涩了，后来他发现那个眼已经在提前等着自己了。

下班时候，大家都在走廊柜子前换下防尘衣，土豆顾及大多数人的眼睛，只好假装心无旁骛。苦瓜贴了上来，递上水：“兄弟，我来做你的接班人了。今天怎么样，线长有没有瞎逼逼？”

“没有，过得太快，又十点钟了”，土豆手上脱着防尘衣，眼睛四处寻找着她。

“走了，我进去了，明早见，你就又是我的接班人了”，苦瓜穿好了防尘衣，走进车间。

“嗯”，土豆点着头告别苦瓜，失落的眼神，看着自己的防尘服装进柜子，“咔嗒”关上。

回去路上，土豆眼神不断的在来来往往的路人身上找寄托，没一个是他想见到、或者和她长得相似的。马路口等灯的时候，天空流入视线，月亮被黑云遮住，调皮的留下半个身影。

回到出租，土豆来到卫生间里，对着镜子，比对着自己的眉毛、鼻子、眼睛、嘴巴和她配不配，幻想着对方会不会喜欢呢？

五天前，土豆看到了对方一直在闪躲自己，心肠被搅得七零八落，根本无心做事。手上乱七八糟，工作自然出现失误，一开始后面品控的人恶狠狠的瞪了自己几眼。

接着他又出现失误，领班过来叨土豆：“怎么这么笨？这么一点事儿都做不好，想被扣钱是不是？”

“不好意思呀，线长，我会注意的，不会有下次了”，道歉完，土豆一边深呼吸，调整着自己的节奏，马上继续投入工作。一整个下午，土豆堵着一口气，没有瞟向自己斜对面。

最终，怨气就着晚饭下肚，土豆心里空落落的。这时她走了过来，拿着和昨天同样的两瓶水：“我还你水，请你好好做事，我是一个不值得的人。”

土豆看着餐盘里没吃完的饭菜：“我只知道我喜欢你，不明白什么是值得、不值得。”

“总之...”对方惋惜道。

“告诉我你的电话，我加你微信，有些话我想和说”，土豆敞开心扉，递出自己手机给对方。

“好吧，那你要专心工作，别让人再说你了”，她放下水，在土豆手机上按下自己号码，拨打了出去。

嗡嗡嗡...

她示意土豆自己的手机响了，递还手机，转身走开说道：“都是打工人，好好工作才是最重要的”。

土豆看着手机上的电话，一边又一遍的念着号码，默写心里的喜欢。他拿起饭勺和筷子，哧哧几下吃掉剩下的饭菜，心想：还不知道她的名字，该弄个什么备注呢？或者直接记下电话号码，万一哪天手机坏了，或丢失了呢。

接下来的三个小时，星星在厂子外的天空闪烁，土豆的心跟着流水线转圈。他更专心的做事了，偶尔在自己生产工艺的最后一个环节，挤出一眨眼的功夫，留给自己的心。

回去的路上，土豆无暇顾及行人，不时掏出手机看向屏幕，心里等着她的回复。经过昨天的路口，红绿灯跳着，黑夜的云层变薄、月亮更亮。

叮咚...

手机屏幕亮起：“我叫洋葱”。

“我叫土豆”，土豆立刻回复了消息。

绿灯也亮了，土豆揣着满意小跑着跃过马路。

29

夜里下起了暴雨，噼里啪啦的雨声砸在窗外的铁皮上。响雷紧随而至，咖啡被惊醒了，他明白这是神灵在发泄不满。黑洞洞的空间，令他有些害怕。

如果是自己的云南老家，暴雨打在竹林，滴滴答答。一道电光闪进屋子，先是小狗汪汪的叫，接着“砰”，雷鸣声撕裂黑夜，把全家人从睡梦中惊醒。除此以外，一切都不会有变化。要么他看着窗外，等着下一个雷，或者闭眼继续睡去。

在这里，他孤身一人，出了公司就回到住处，每一天都是千篇一律。公司的事想累了，就回想自己的过往：小时候，家里靠着种地，用微薄的收入供他念书改变命运。

十年寒窗苦读，如愿上了重点大学，本以为即将迎来光明。进入社会才发现，这一切只是个笑话。过往的努力像山一样压着他，步履艰难，却不忍放下。礼义廉耻这根绳子，更是把自己捆得死死的。

除了那张文凭，学过的知识并没有什么用，反而成了迷药，呛得自己晕晕乎乎。

花花世界的灯，照不亮这个穷人家的孩子。

咖啡现在的房租是靠着那个皱巴巴的家，拼了又凑攒出来的，每一餐饭他必须精打细算。

面对公司无限制的压榨、领导随意的谩骂，这些他全都忍了下来。咖啡知道自己必须拿到工资，活下去。不让家里担心，更不能毁灭全家人的期待。

顽强的意念下，这些压力转换成力量，替咖啡松了绑、卸了山，指引他找到本真，披上伪装，识破人心，磨砺爪牙，在职场丛林里寻找机会、耐心等待，筹备着发起攻击，对准猎物一击毙命。

雷声停了，雨声还是不断，窗外哔哩啪啦。黑洞洞的夜，咖啡穿越其中，瞥见社会真相。知识要拿来骗人才能算是筹码，人性就要当做鞭子一样的使唤，既忍得强者的鞭挞，更能发狠挥向弱者。

这份白皮书，本就是咖啡临摹的一个过时骗局，所有人都清楚。但大家都想要这样一个逻辑通顺、说得过去的由头，假的自然也就成真了。他的主管毛尖，需要踏着咖啡往上爬，他就顺势弯下了腰。经理乌龙，想要掌控咖啡，他就乖乖低头听话。老总胡牌，需要被人崇拜，咖啡就严丝合缝的迎合上去。

翻个身，咖啡尝试继续入睡，提醒自己不要再想了，养够了精力才能应付明天的工作。只可惜这雨声吵个不停，就是不让他安心入睡。

昨夜的雨冲刷了整个世界，早上出门，气候变凉了，鼻子一吸还能感受到新鲜。

自上次会议后，咖啡的主管给自己安排了超额的工作，惩戒他把方案泄漏出去，让乌龙出了彩，而自己却碰了一鼻子灰。

至于经理乌龙更是再没正眼看过他了，乌龙不允许公司里有人比自己更能理解老总胡牌的意思、马屁拍得比自己更好。夹在两头，咖啡压力有些大，可他并不后悔这么做。因为接下来，这些人还会有需要自己的地方，只要自己耐心等就是了。

咖啡才坐到工位上，毛尖主管发来消息：“来下我办公室。”

咚咚咚...

咖啡敲着主管已经打开的门，见他不回话，咖啡顿了顿，站在门口看着他只顾整理桌面，无视自己。

“进来吧”，主管恢复了虚张声势的坐姿。

咖啡站在桌前：“主管叫我是有什么工作安排吗？”

“你最近工作不在状态呀，看看昨天你写的文案，狗屎一样！发给我之前自己看过没有？”，主管开始向咖啡发难。

“看了，我自己写的，当然看了好几遍”，咖啡早就料到了这一天。

主管视线移到屏幕上：“那你给自己写的打几分？”

“八十分”，咖啡果断回应。

主管手开始滑动鼠标，寻找昨天咖啡提交审阅的文案：“那被扣的二十分，问题出在哪里？”

“额，十分勉励自己以后写得更好，另外十分给你点评”，咖啡装着糊涂。

“你没用心！我的十分要扣在这里”，毛尖查阅着昨天咖啡发给自己的三篇文，一时拿不定主意，该从哪一篇文案里挑毛病。

咖啡低下头：“抱歉呀，主管，我以后会注意的，一会儿我就去改。”

主管简单看了一遍，实在是挑不出特别明显的问题，只好悻悻作罢：“去吧，我希望你以后工作认真点，少让我操心，你的能力不止于此。”

回到工位，咖啡反复看着昨天的文章，实在想不出哪个地方需要改动。干脆就着昨天的内容，一字不改，重新混淆顺序，再写了一遍。

咖啡正准备写文，主管毛尖又发来了新工作安排：“把这些表格的内容重新整理，数据归类，值不能统计错。”

“好的，那我是先改昨天的文案，还是整理表格数据？”
咖啡回复消息，请示任务权重。

“随便你，总之今天之内，我全都要”，主管答复。

“好的”，咖啡回文，结束对话。

滑动鼠标，咖啡点开表格，这些数据是半年前的，现在整理出来，大概也失去了实效性。但是，这是工作安排，咖啡只能耐着性子，先备份了原始表格。然后统一样式，归类项目，重新排序，编写运算函数计算表格数据。

做完这些已经晚上8点了，同事大都在加班，咖啡也不敢松懈，陪着他们装作很忙的样子，劈里啪啦的敲打着键盘，嗒、嗒、嗒、点击鼠标。

经理乌龙来到咖啡工位前：“前几天安排你写的白皮书怎么样了？发来我看看。”

咖啡看了一眼乌龙，低着头假装忙自己的事说道：“乌总呀，我忙得两只手都起火了，毛总安排我的工作，我还做不完，哪有时间写你的白皮书。”

“好你个毛尖，居然公报私仇，给我等好！”，经理乌龙瞅了眼毛尖办公室，转身离开了。

次日上午，咖啡、乌龙、毛尖被老总胡牌叫到办公室喝茶：“咱们公司是一个大家庭，你们伸出自己的手指头来比一比。十个指头是不是都不一样长，只有团结，握成拳

头，用力挥出去，才能把敌人击倒”，胡牌端坐在茶几主位上，左手揭开盖碗，右手倒入沸水，再合上盖，静等茶汤开、色香来。

第一杯，胡牌总左手的拇指和食指夹起紫砂茶杯，递到了经理乌龙面前：“最近你太辛苦，公司的新项目、老项目都是你在跟进，工作超额，是我这个做领导的没有安排好，我检讨。”

第二杯，胡牌总递到了坐在自己正对面的主管毛尖前：“家父最近怎么样？我和他可是有十多年交情的老朋友了，按理我要好好关照你，可这里是公司。我不能徇私，所以有些地方难免委屈到你了，多见谅呀。”

第三杯，胡牌右手摸起茶杯，伸手画了个半圆，递到咖啡面前：“最近在公司表现很突出嘛，也做了一些成绩出来，但是还不够。公司对你期望是很高的，要继续加油，年轻人。”

话毕，胡牌给自己斟了一杯茶，茶杯放在鼻尖满意的闻着：“今天叫来大家，主要是前几天公司出现了变动，换了董事长，搞得大家人心惶惶、跃跃欲试的...”

胡牌总瞄了一眼毛尖，继续观察自己茶杯里汤色的变幻：“另外公司新上了芯片项目，这是一个大项目，一上来就交给乌龙来做，对应的资源，我也没部署好，这才引起纷争，也是我的失责。”

经理乌龙端起茶杯，闻汤观色，对着自己的上司满意的喝下了这盏茶。

胡牌享受着自己酝酿的名茶，说道：“职责所在，接下来我在管理上做出一点调整，公司新成立芯片项目部，乌龙牵头，咖啡任职主管，主抓芯片事业。芯片部门、运营部缺的人，我立马安排人事补上”，说完，胡牌放下茶杯揭开盖碗，倒入沸水。

开始第二泡茶：“说回毛尖，你有识人之慧，这是做领导最重要的能力，一个人能做多少事呢？发现人、安排人、指挥他们把事做好才是关键。在这一点上，乌龙你要向毛尖学习。”

“胡总你过奖了，这些都是我应该的，是我该向乌龙经理学习，学习他兢兢业业”，毛尖也喝下茶，轻放茶盏。

茶几上的盖碗，热气减弱。

胡牌总揭开盖碗，将茶倒入公道杯，握住公道杯的把儿开始续茶：“首先恭喜咖啡升职，以后你就是芯片部的主管了，要再接再厉。在座的诸位都是你的前辈，一步一个脚印从小职员走过来的，公司的情况大家都了解，只要有能力，公司必定不遗余力的培养，越级提拔也是可以的。”

第二泡的第一杯茶，胡总续给了咖啡：“接下来的工作，你要好好干，有什么困难直接和我反馈，不懂的你就多请教乌龙和毛尖。”

咖啡以茶代酒敬了过去：“嗯，谢谢胡总的抬爱，也感激毛尖主管和乌龙经理的提携。”

毛尖举杯迎来说：“是金子总会发光，这句话说的就是你了，恭喜！”

乌龙也将茶杯碰了上去：“以后咱们精诚合作，为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。”

胡牌经理的茶杯也聚了过来：“咱们以茶代酒之前，我这里还有一个好消息和大家分享，我和董事会请示过了，给三位本季度的绩效奖金翻倍！共勉诸位。”

“叮当”，四只茶杯碰在一起，撞出一个新篇章。

30

“我是一个结过婚的女人，不值得你喜欢”，洋葱站在黑暗里斜着头回望从前，夜色寂寥，星光暗淡。

“那又怎么样？你看着我，好好看着我，我是真的”，土豆站在洋葱面前，挡住黑暗。

洋葱回过头，恶狠狠盯着土豆：“你不要以为几瓶水，再请我吃顿饭，就能把我骗到手，我不再是个傻女人了”。

“我说了，真的，就是真心的，不骗你，我也没骗过任何人。我阻止不了自己喜欢你，也阻止不了你结过婚，所以我全都不在乎，就算你有了孩子，我也愿意和你一起养育”，土豆拉起她的手，按在自己的胸口。

洋葱缩回手，捂住鼻子，捏住过往的酸涩：“你说什么我都不会信的，你们男人只会折磨女人”。

工厂的路灯发出微弱的光，映出一对卑微的影子。“时间会证明的，你等着吧”，土豆从裤兜里掏出了工资卡：“这是我的全部，你拿着吧，今天发的工资也在里面，我一分钱没有动，以后我赚的钱，全都给你。”

洋葱缩回手，背到身后：“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，收回去吧。我不会拿你的任何东西，你也别想从我这得到一点儿好处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不要你的好处，我只想对你好，每天都能看见你。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你什么，但就是想看你... 看见你，我就浑身充满力量。不怕苦、不怕累”，土豆看着地上洋葱的影子，心疼她的瘦瘦小小。

地上的影子退了一步：“回去休息吧，明天还要继续上班，我和你真的不可能。”

土豆看着洋葱的影子后退：“嗯，回吧。”

背影离开自己的视线，天色暗淡，暖黄色的光，照着土豆的轮廓在地上勾勒出孤独。

过去，土豆沉浸在手机的世界里，看着漂亮的女孩子们扭来扭去，靠着曼妙的身姿博取利益，情感导师们也分享着各种恋爱技巧，教人识破渣男、渣女们的诡计。

只要眼睛盯着屏幕，脑子跟随他们活，人生就是充盈的。土豆意想不到的，当爱情真正降临，那些说辞都是狗屎，不值得理睬。

她的眼神，
把我拽出虚无。
接着喜怒哀乐，
雨点般的砸向我。

浇灭希望，
只留下自己，
站着雨后，

冰冷悲伤。

天空突然放晴，
晒干阴郁。
还没缓过神，
夜色升起，
满心欢喜的燃起篝火，
等着她。

她近了一步，
猛的就转身后撤，
带起飓风，
熄灭了篝火。

空荡荡，
冷清清。

回到出租屋，土豆躺在床上，看着天花板发呆。想发送一条消息过去，问问洋葱睡了没。转念一想，要不还是打把游戏，先不想这些糟心事。

打开游戏，手机才响起“K米～”的声音，土豆就控制不住自己，用力下滑屏幕，杀死游戏进程，返回手机桌面，长按游戏图标，点击卸载！一气呵成，看着图标消失，心里这才平静下来。

“睡了没？我没有惹你生气吧”：土豆。

洋葱：“惹了。”

“我给你道歉，收了我的红包【0.52元】”：土豆。

洋葱：“哈哈，【已领取】你太抠了👀”。

“日子还长，不得小心着过”：土豆。

洋葱：“睡吧，明天还要上班”。

“嗯，明天见”：土豆。

“好梦”：土豆。

第二天换班时，土豆看着结束夜班的苦瓜脸色煞白，眼圈黑得吓人：“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，要不要去看看医生”。

“草他妈的夜班，人都要被熬死了”，苦瓜扶着墙有气无力的说。

土豆从柜子拿出防尘衣穿戴起来，心不在焉的搭理着苦瓜道：“快回去好好休息，应该没几天就换白班了，坚持住。”

在这个恢弘的资本时代下，机器驾驭着穷人，跑得比马车还快。千篇一律的流水线，强压在打工人的身上，为了提升产能，人性早就被齿轮搅碎。

一个动作每天重复几万次，几张红色钞票就能支配这廉价的血肉。

土豆浑浑噩噩的活了27年，别人念书，他念书；别人辍学打工，他也跟着去。时代给予了他一切，也夺走了他的全部。

屁股下的凳子还留着上一个人的热度，土豆蹲了一下，从前毫不在乎的事，现在变得留心了，比如：每天出门前都会洗头，换下昨天的衣。土豆总觉得洋葱就在镜子后面，偷看着自己认真生活的样子。

手上的肌肉有了记忆，动作干净利落，并且错误率也低了。几秒钟，土豆组装了今天的第一块电池。放上流水线的时候，他故意减慢动作，给眼睛留有更多的机会，心想：“她不会是嫌弃我的红包太小了吧？”，只见洋葱低着头做事，脸上风平浪静。

从流水线上取下小块的电池包，测试电压，按照规定数量码放整齐，套上绝缘塑料，通过机器用锡片焊接成大块电池，再测电压，放上传送带。

土豆这个岗位工艺相比苦瓜多了一个焊接流程，对速度要求就比苦瓜低了一些。

没人能看透，这条短短的流水线就是社会的缩影，底端的人往往最辛苦，资源越到后面，越轻松。如果出现问题，只要指责下面的人就好了。

眼神得不到回应，土豆只好思索关于她的其它内容：那天她的样子，应该是被爱情伤透了。以前她过的是怎样的日子？这么好的女人，怎么忍心把她从婚姻里推向血汗工厂。

土豆叹了口气，机器把锡片和电池的正负极焊接在一起：“咔嗒、咔嗒...”

时间很慢，再怎么努力，也跟不上流水线的转速。

结束了今天的工作，土豆跟在洋葱身后：“你拿着我的卡，这是我的心，给你发五角二的红包是因为我想给你留下更多的钱。”

“你放过我，行不行？我只是喝了你一瓶水，不至于这样吧？”，洋葱加快了脚步。

土豆跟上步伐，拉住洋葱的手：“你收下，我就不再打扰你了，我只想为你一个人付出全部，就算你是一个骗子，我也心甘情愿。”

“我真是个骗子，劝你还是早点醒悟吧”，洋葱想要挣脱他的手。

土豆把卡塞在洋葱手里：“密码220308，我不会打扰你了”，土豆松开手，转身跑开，声音啜泣道：“就算哪天你要离开这里，也不要告诉我”。

“喂...”

路口的红灯亮了，拦住了土豆的脚步。汗水顺着额头一串一串的往下滴，呼呼的喘气声，随着灯上的数字跳动。灯后远方的月亮，终于把憋了半个月的心事倾吐出去，满月变成月牙，轻盈的挂在夜空。

回到出租屋里，土豆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眼中闪着光，脸上坚如磐石。土豆脱光了衣服，洗澡水呼啦啦的响，汗渍与闷热随着花洒喷出的凉水，自上而下流入下水道，土豆知道卡里有五千三百块，更知道喜欢一个人千金不换。

手机躺在外面的小桌上“嗡嗡”的震，一条又一条的消息“叮咚、叮咚”的叫着。

宴席散去，送别了客人，空落落的别墅一地狼藉。水晶灯下，苏、钱两家围坐在一起。

苏妻疲惫的坐在沙发上：“亲家母你别动了，今天你也累坏了，明天一早保洁就来收拾了”。

“不累，只是简单做了几个家乡菜而已”，钱妻手上不肯停下，永不疲惫地道：“你们歇着，我简单打扫下就好了”。

苏铁拽了拽钱本一的袖口：“叫亲家母来坐会儿，咱们当父母的坐在一起说上几句话”。

“来！”，钱本一拍了拍自己边上的沙发，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招呼老婆来坐。这份几十年的默契，让钱妻停下手上的动作，坐了过来。

苏铁侧身对了过去：“现在孩子们都在楼上，只有我们做父母的帮他们收拾局面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呀”。

苏铁拿起桌上的茶杯揭开盖：“钱升是个懂事的孩子，懂事得让人心疼，最主要的还是你们俩教育得好。”

苏妻身子前倾挨近苏铁，咬牙说：“背地里，苏建那个小混账，该打的我们也打了，该骂的也骂了。谅他以后也不敢再做伤害钱升的事了”。

眼神诚恳的苏铁望向钱本一：“我们两口子，教子无方，现在正式向你们道歉”。

先是钱妻惊愕，不明所以。再来钱本一慢吞吞的说：“过去的事，就不提了。以后日子还长，要他们互相珍惜才是”。

苏妻信誓旦旦：“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严加管教。能有钱升这样的儿媳妇，是我们苏家积了大德。以后绝对不让钱升受一点儿委屈。”

苏铁伸手示意钱本一喝茶：“想必你们也应该知道了，钱升的那家科技公司，我们想了想还是转移给她小姨来做。”

“三妹和我说过了，就是公司业务方面搞得她一头雾水，摸不到方向”，钱本一后腰靠在沙发上说。

苏铁喝了一口茶：“我们是这样考虑的，钱升先退下来，腾出更多的时间。一方面是带孩子，最重要的是她要学会管这个家，等我们都老了，他们还能继续过生活”。

钱妻一脸迷惑：“这些你们交给苏建就好了，他是家里的顶梁柱，钱升只是一个媳妇，怎么能做好这些呢？”

“不怕亲家母笑话，苏建没那个本事。交给他，家里的日子迟早过不下去”，苏妻擦开钱妻脸上的迷雾。

钱本一端起了桌上的茶杯，饮了一口：“亲家和我们说这些，是还有什么其他的安排吗？”

苏铁把茶杯放在桌上，手里握着杯盖：“楼上的小宝宝，长大以后不论像你还是我，将来一定比我们有本事！”。杯子合上了盖，继续道：“今晚到场的宾客，是我们唯一能留给孩子的财富。维护好这些关系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要智慧，更要胆量！”

苏妻对视着亲家母：“钱升是个聪明的孩子，一点就通。前几年地产风生水起，她坚持把钱转到海外，事实也证明，她比谁都有远见”。

钱妻顺着亲家母的视线回道：“是呀，要不是我家那个傻大嫂为难钱升，好不容易转出去的钱又要转回来，日子也不会过得今天这样，心惊胆战”。

苏铁直接了断道：“一家人，就不说两家话了。趁着我还能动，把他们扶上马，再送一程，能走多远就看他们的造化了。”

钱本一心领神会：“那我也表个态，一匹「金融马」，一匹「地产马」，全送给他们了”，说完看向苏铁释怀道：“怎么骑？去到哪？我就不管了，剩下的全由你这个放马的来教他们”。

两人相视一笑，举起茶杯碰在一起。

钱妻迷迷瞪瞪的眼，根本看不出他们说的是什么，侧着身小声问钱本一：“你们怎么扯到放马了，咱家什么时候有过两匹马？”

钱本一回过头看着自己的老伴，安心道：“没什么，我们说了几句笑话而已...没什么意思”，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，世界翻天覆地的变，她却一点没变，还是那个懵懂天真、最初相识的模样。

楼上婴儿房里，灯光暖而不亮。地上堆满了客人送来的礼物，稀松平常的、贵重稀奇的、应有尽有...

钱升坐在宝宝床前，右手轻轻一推，婴儿床慢慢悠悠的摇。她看着老天爷送给自己的珍贵礼物，正在乖乖的睡去。只是短短的三十天，宝宝的皮肤已经不皱了，眼睛和嘴巴越来越像自己。在全家人的悉心呵护下，如今倒像块和田籽玉一样，肌肤如羊脂般晶莹剔透。

回顾整个傍晚，婆婆端着喜盘，用她那把小金刀，切分喜饼，指引着钱升递给宾客们享用。客人们贵重的礼物都是小盒里装，他们先是递给自己的婆婆，见她两只手端着盘，一边推脱不便，一边示意钱升替自己接着。逐个介绍着来客，这是自己老同学、老同事、老朋友.....一晚上应付回礼，钱升脸上的肌肉微笑到酸疼。

“呼噜、呼噜...”鼾声从隔壁房间传来，苏建已经睡着。不管谁给他安排的事，他总有办法搞砸。这一整天，他站在门外想看门里，来到门里又想看楼上；爬到了楼上，又惦

记着门外。自己把自己熬成一锅乱粥，一件事儿都没有做好，还折腾得一身的疲惫。

侧着头，视线穿过敞开的门，钱升不费一点力气，尽收楼下的一举一动。这是婆婆给钱升安排的位置，往往是人还没到楼上来，婆婆就把来人的底细、动机都告诉了自己。甚至对方所带的礼物，婆婆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。

婆婆的几句简单点拨下，宾客们之间的关系网、利益网也被层层解开。婆婆也会和自己交流，哪里需要修补，哪里需要扩建或是切割，需要怎样的理由和动机。

此刻的楼下，她看见自己的父母和公婆围坐一起，声音听不太清，但意思她都知晓。公婆会拉自己父母一把，父母也会垫着苏家再爬一阶。小姨现在就是两家之间的抓手，到场的宾客们自然就是托起苏家高位的基石。

眼前的摇篮里，自己的孩子睡着了。钱升对他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感：没有他的时候，生活过得岌岌可危；后来有了他，自己成了全家焦点。他出世了，健康平安，所有人都围着自己成天的转。

这个刚满月的孩子，带给了自己无限的力量与智慧。

楼下，时钟走完了凌晨12点。婆婆率先起身上楼来，父母和公公也各自回到卧房，隔壁传来的鼾声越发响亮。钱升扶着婴儿床，闭目冥想今天获得的信息。

苏妻轻轻拍了拍钱升的后背，轻声道：“快去睡了，你还没出月子，不能太累，宝宝这里我来看着。”

这两人，每一个动作都小心翼翼的，生怕吵醒了孩子。钱升从座位上慢慢的起来：“那就辛苦妈了，你有事叫我，宝宝吃过奶了，今晚应该是不会醒的。”

苏妻大略瞟了一眼房间，送钱升到门口：“你明天抽个时间，和你小姨说一声公司的事，听亲家刚才说，你小姨在公司遇到麻烦了。”

“好，我明天就联系她”。

32

沾着水的指头，在手机上滑动，屏幕落上水珠，正确的密码被一次又一次的误会。土豆急得四下寻找抹布，擦干水气，解开误会。

洋葱：“你说的密码是错的！”

洋葱：“骗子！”

洋葱：“还是你去报警了？说卡被盗了？”

空气中的热浪，蒸腾着土豆身上的水汽，从眉梢到指尖，身上的每个毛孔都呼吸着恋爱的气息。她终于回应自己了，就在刚才。土豆先是一乐，接着紧锁眉头：“这密码没错呀，前几天手机解除支付用的就是这个密码。”

“你再试一下，220308”：土豆

“会不会是你输入错了？”：土豆

洋葱：“你的意思是，我不识数了？”

“没有...密码没有错，真的”：土豆

洋葱：“我没去看，你一个红包发五角二的人，一定是个穷光蛋，怎么可能会有钱。”

“有的，五千三百块，不信你去银行查查看”：土豆

洋葱：“不看，我去ATM机一看，你就报警，告我诈骗你。”

“我怎么会这样做呢？”：土豆

“你不相信我？”：土豆

洋葱：“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？”

“因为我喜欢你，真的”：土豆

洋葱：“你还没有谈过恋爱，我可是结过婚的人，你什么心思，我早就看穿了。”

“我什么心思？”：土豆

洋葱：“齷齪！！！”

“你看，这又误会了”：土豆

....

“睡了吗？”：土豆

“晚安”：土豆

夏季进入尾声，凉席还是灼人，土豆调整了风扇的位置，躺下开始休息。脸上的天花板，他越看越入迷，洋葱好像就在里面，对着自己笑，什么话也不说。

一个瘦小的身影被阳台的灯光打亮，拖地板、洗衣服，她总有做不完的事。无论身上的肌肉多么酸痛，只有看见晾在阳台的衣服随风摆动，才能安心入睡。夜里醒来，月光打在地板上，她看见倒映出的灰尘，心就会变得难过。

狭窄的空间里，几套简单的衣服，在发霉的衣柜和阳台晾衣架上来回接力。床单紧贴着墙壁，轻轻擦上去就能撕开老墙的过往，只留下苦味的墙皮落在手心。尽管脚下的地板已经伤痕累累，她每天也要拖扫一遍，无论身在何地，洋葱的心永远容不下一粒灰尘。

熄灭了灯，洋葱躺在床上，风扇呼呼的吹着，凉意从脖颈抚摸着到脸颊，痒酥酥。她看着屋顶天花板，心想，这个土豆和其他男人不太一样，像自己老家的深秋，掉光了景色，光秃秃的树上挂着果实，你不想要，可它偏偏砸到你的脑袋上。

翻个身，让凉风吹拂自己的后背。可深秋过后，马上就是寒冬，黑夜变得漫长，白昼短暂。北风一阵一阵的吹，只有披上棉衣、升起火才能渡过。

能够把男人看透的女人绝对不简单。反之，一个女人如果被男人看透了，结局可能不会太好。

流水线上，洋葱手脚麻利，双手拿着仪器检测电池包，右手边放着一盒标签纸。仪器显示合格，她贴上标签“监测合格”，码放在一边等着负责的人来取走。

这个岗位上的工作只有一个要求：细心。从制造好的电池里挑出瑕疵品，避免它们进入汽车工厂，把说好的五百公里续航缩短至三百公里。洋葱感觉自己像一名电池警察，从一堆一模一样的电池里，找出坏的那个，送它回去改过自新。

自从洋葱发现斜对面有人偷窥自己，先是觉得讨厌，后来察觉到这眼神清澈如水，也就不那么抗拒了。枯燥的流水线上，重复着千篇一律的动作，对面的眼神像海浪一样拍打在自己身上。枯燥的生活让洋葱感受到一片海，暖暖的海浪卷起沙子，轻轻落在自己的脚丫上，低头一细看，浪花退却，只有几个贝壳留在沙滩上。

对面的眼神又拍了过来，洋葱低头装作没有看见。手上的动作一如往常，她想进入这片海，在这里晒太阳、游泳、奔跑。可她知道自己的腰上被一根绳子拴着，末梢系着千斤重石，拉着她往下沉。

她奋力向上游想要将其割断，所有人都来劝说反对，其中包括自己的父母。理由是：断了这根绳，自此她将无依无靠、漂泊伶仃。

在洋葱高中的时候，寒暑假她就来到这个城市，和自己的父母挤在T村，打点假期工，好挣够下个学期的念书费用。她立志要考上重点大学，帮着全家人过上好日子。

一切的转折发生在高三时候，洋葱父亲在工厂被砸断了右手。老板的连哄带骗下，工厂只花了一点点钱，让父亲用仅剩的左手，在一堆文件上歪歪斜斜的签下自己的名字，这事就了了。

每次饭桌前洋葱看着自己的父亲，左手摇摇晃晃的夹着菜吃，右边半截袖子空荡荡。

她想放弃学业，帮助父亲撑起这个家，让大哥继续念完大学。尽管家人一致反对，高考时候，洋葱也认真的回答每一道题，用铅笔在草纸上告别梦想，同时也刻意答错一些题，决心减轻这个家的负担。

成绩出来了，别的同学摆客宴请宾朋，洋葱收拾了行李，告别了家人，独自到县城餐馆打工，服务员的工作一干就是三年。每个月发了工资，自己留一半，家里寄一半。尽管她的心愿是家里越来越好，可父亲断了的右手也没再长出来，大哥毕业后也找不到满意的工作。

家里给她介绍了一份亲事，她稀里糊涂的答应了。

婚礼在村里办了三天，她在婆家住了三年，每天洗衣做饭，男人不往家里拿一分钱，回来就骂骂咧咧，饭菜上挑肥拣瘦。

洋葱本想着这样的日子也能凑合，一辈子不长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婚后他开始在外面赌博，越赌越大，四处借钱。要账的人上了门，他躲在后面，把自己推上前去。次数多了，自己父母不再过问，公婆也撒手不管。

洋葱又回到县城做起服务员，往往是工资还没发，他就在餐馆门外等着自己了。那天她腹痛如绞，请假回去休息，推开出租屋的门，看见他和一个女人在床上缠绵。

这几年，她已经泪水流干，心如死灰。可现在她眼泪喷涌而出，心脏被拧着转的疼。她用尽全身的力气，退出去，带上门。转身靠墙捂住心脏，胸口的气只出不进，人渐渐失去知觉，往地上缩了下去。

醒来已经在医院了，她看着他，洋葱知道自己痛了这一次就彻底解脱了，微弱的力气说出两个字：“离婚”。消息传开，全家人围在洋葱床前，在场的都知道她这些年吃的苦，也知道她接下来还要吃的苦，但没有一个人想要帮她一把。

这些人天生就是苦难的宿主，自己吃，也要逼着别人吃。

出院了，他不愿离婚，躲了起来。洋葱没回婆家，也没回娘家，直奔那个恶臭的出租屋，捂住口鼻，收拾了几件衣服，谁也没说，买了一张车票，消失在人群里。

洋葱测试了这块电池，没有问题，贴上合格的标签，转身搬到后面的堆头上。电池等待着命运的安排，安装在一辆未知的汽车里，驰骋在陌生的道路。

土豆的眼神又拍过来了，洋葱笑着脸白了回去。终于熬到了下班时间，洋葱不紧不忙的脚步，被土豆追上。

“你以后不回我消息了，能不能说一声，不要一下子就消失”，土豆委屈的眼神跟着洋葱的脚步一上一下。

脚步停住了，洋葱转过头：“不能，我就是这个样子”。

“那也行，没事，但是银行卡密码是真的”：土豆视线上跳，移动到洋葱脸上。

“我确定”，视线聚焦到洋葱的眼珠。

躲闪不及的洋葱，羞怯着低下了头，看着地上自己的影子：“明天我休息，打算炖个汤。如果你来吃了，我就去银行把你的钱取了，你告警察也没用”。

“那太好了，你煮简单点就好，别浪费钱”：土豆心中的篝火燃烧得更加剧烈了。

“走了...”，洋葱旋转脚步，月光在她后背轻轻披上一层纱。

33

“恭喜呀！！”

“谢谢、谢谢...”，咖啡微笑点头，回应着同事们的祝贺。桌上亮黑的马克杯，杯心里插着斑斑点点的金色小勺。边上码着一堆横七竖八的文件，咖啡站在桌前，身型挺拔，他故意放慢动作，眼放金光。

这一尺见方的桌椅，自己围着它转了两月。前后左右的同事，大多都只是互相认识名字而已，没有人会在工作期间说话，就像学生上课不能讲话一样严肃。

背后的墙上贴着团结两个大字，指引着下面的人互相哄骗。大家都心知肚明，身为一个打工人，只要把工资骗到手就行。做老板的就更厉害了，骗自己、骗市场、骗下属。

咖啡扫了一圈，找不到合适的人，低头加速手上的动作。整理好这些文件，交接给毛尖，只带走桌上的杯和勺，到对面的一片空位上，另立自己的山头。

公司决定成立芯片部门的消息，就像糖块融化在蚂蚁窝一样热闹，众说纷纭，其中讨论最激烈的就是咖啡晋升主管职位。

市场部的说他靠关系，研发部的说他实力上位，销售部甚至编造了他溜须拍马、情色交易的细节。总之所有人都忘

了咖啡刚到公司，只会低头做事，乖乖加班，是那个最透明的存在。

向胡牌总的第一封部门报告邮件里，咖啡申请部门先建立五人编制，小步快跑。一名硬件工程师，负责去寻找匹配公司项目运行的芯片厂家；一名软件工程师，跟进监督公司项目适应贴牌芯片的进度；两位编辑，一位负责搜索整理市场上关于芯片的信息，一位负责公司芯片的宣传内容制作；最后还需要一位助手，帮助自己校对白皮书，缓冲自己和其他部门协调工作产生的压力。

电脑邮件图标亮起了未读红点，咖啡移动鼠标，弯腰查阅邮件：“批准，已通知人事、行政两部配合你工作。

回件人：胡牌

抄送：人事、行政”。

咖啡关闭了邮件窗口，锁屏电脑。抱着刚才整理好的文件朝着毛尖办公室去了。

咚咚咚...

咖啡敲了门，视线转向外面，侧着半张脸。

“快进！快进！现在你升职了，你我是平级，不用敲门了”，毛尖笑着脸迎了过来。

“别，一天是领导，终身是领导，以后我不懂的地方，还要向你请教”，咖啡像往常一样站在毛尖桌前，只是这次直起了腰而已。

毛尖伸手来扶：“快坐，快坐，别站着了。”

咖啡顺手把文件放在桌上：“这些文件是我这段时间的工作内容，过来和你交接一下，接下来我就要搬到其他地方办公去了”。说完，手指着门外自己接下来工作的方向。

毛尖伸手翻看文件，一股脑全拉到自己面前：“这些都是小事，不用整理这么细致。现在芯片部门进度到哪了？”

“快了，很快就拉起队伍了”，咖啡瞟向门外空着的工位上。

毛尖凑近小声问道：“我的意思是，上面什么情况？新来的董事长是因为芯片吗？”

“这我就知道了，现在我的任务是先把队伍拉起来，再搞定芯片白皮书”，咖啡还是盯着门外自己的山头，没有回过神来理睬毛尖。

毛尖眼看对方不想对话：“嗯，那好吧，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招呼一声。”

咖啡逐渐回过神来，看向毛尖：“那是一定，到时候就有劳老领导你了。”

咖啡侧身要走：“那我先去做事了，你也忙着”，还没等毛尖张口，咖啡就转身离开。

毛尖自觉挨了一闷棍，脸上愤愤，心想日后一定要找补回来。

出了毛尖办公室，咖啡来到人事办公室，摊开笑脸：“两位漂亮的小姐姐，能否帮我一个忙呢？”

其中短发的一位女士转过头来：“胡总交代了，你就说要怎么做，招人还是从公司部门调人。”

“都要，我有五个名额，需要从研发部调两个，再对外招两名编辑，最后需要一个助手，会外语、熟悉公司各部门，希望你们能推荐一个”，咖啡自觉坐在人事办公桌前的小沙发上。

短发女士起身过来，桌上抽出一个纸杯，接上水递在咖啡面前：“一样一样说，别急。”

“先从研发部调两名程序员，硬件组的万用表，软件组的皮尺皮”，复述了一遍，咖啡接过纸杯喝了起来。

人事主管咂舌：“你有过管理这些程序员的经验没有？他们很难沟通的，莫名其妙的就离职。招又不好招，能留下的就更少了。”

咖啡放下杯子：“那你的意思呢？”

“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直接和他们的主管对接，由他来从中安排，再把工作成果提交给你”，这位短发主管又回到

了当初面试自己的状态了，不问三七二十一，先砍上一刀再说。

咖啡看了眼人事主管摇头表示拒绝：“不行，芯片项目很急。上面非常关注项目进度，我要和他们在一起工作，全程跟进才可以。”

“那好嘛，既然如此，一会我和你去要人就是了”，人事主管把自己的短发撩到耳后：“另外，对外招的两个编辑有什么样的要求？”

咖啡吸了口气，揉了揉自己鼻尖：“你就按照公司上次招聘我的那个要求招人就行了，人到了我面一下就差不多了”。

人事主管把刚才的两件事记在办公簿上：“还有你需要的助手，具体的要求是什么？”

“对公司各部门都熟，最好还凶一点”，咖啡放下了手中的空纸杯。

“行，下班前，我尽量把这些事安排妥当”，人事主管起身继续说道：“行政方面你有什么需要吗？”。

咖啡起身：“行政也是你在负责？”

“暂时兼着这个岗位”，人事兼行政主管又撩起挑到耳后的短发。

咖啡指着门外那片空着的工位：“暂时我先去那里工作，麻烦安排换个高遮光的窗帘，一连着的两排，六个位置我都要了”。

“好，你先搬过去，相关的资源我也会陆续安排上的”，人事兼行政主管送咖啡出门。

咖啡返回自己工作了两个月的岗位，一手托着黑色马克杯，一手夹着公司配的笔记本电脑，抱着白皮书去了公司为他开放的那片荒地。

这里是公司的犄角位置，紧靠西窗边，只要站起来，就能扫视到整个公司的每一间办公室、每一个工位。可惜一到下午这里都会被阳光直射，闷热难耐，所以这么好的位置才无人问津。

咖啡才来到公司就一眼相中这个位置，他期待着傍晚时分，晚霞透过玻璃撒下来。自己站在窗前，逆光的角度里，没人能注意到自己的踪迹，自己要做的就是，弯弓搭箭，瞄准猎物。

咖啡刚坐下，研发部的万用表和皮尺皮就搬着自己的东西，来这里报道了：“咖总，我们坐在哪里？”

“这里中午阳光大，你们做我对面吧，电脑屏幕逆光会舒服点”，咖啡接过皮尺皮手上的电脑显示器放在桌上。

万用表见状后退一步：“我自己来，不劳你动手。”

“好，我长话短说，公司现在大规模铺开的一体柜机，硬件部分，万用表你先找出几家可以生产同类型的芯片厂家，落实替换成本；软件部分，皮尺皮配合万用表找厂家，确定软件迁移的成本、可行性；三天后，给我结果”，咖啡三言两语部署了全部工作安排。

六点，晚霞如约洒在桌上，人事主管带了个扎着马尾的女孩来，介绍道：“电邮，项目部培养了半年的产品经理，好不容易我才给你挖了来的”。

“多谢，多谢，我一定好好的培养，你放心就是了”，咖啡感谢完人事主管。

转身对电邮说道：“坐吧，看看喜欢哪个位置。”

万用表、皮尺皮看电邮面容姣好，低着头相视一笑，眼睛直眺。

人事主管帮电邮把办公的用具放在桌子上：“人就交给你了，还差的两个编辑，我按照运营的要求来招，到时候通知你来面。”

“嗯，有劳了”，咖啡再次向人事兼行政主管道谢。

人事主管离开了，咖啡抬头看着大家说：“今天是我们芯片部成立的第一天，咱们就不加班，也不团建，我带着你们出公司去，大家各回各家，明天开始我们好好的工作。”

窗外晚霞更浓，抹在这四个人的脸上。

34

叮、叮、叮...

钱三妹拿出手机，一个没有备注的号码来电，接通了电话：“喂！小姨，是我，钱升，这是我的新号码。”

钱三妹解开了心中迷：“换号码了呀，找小姨什么事呢？”

“上次来人太多了，没顾得上和你说话，你有没有时间，想和小姨聊聊天”，钱升在电话那头说道。

钱三妹满意的答着：“有呀，只要你找我，小姨时间多得是”。

“那好，我们约...约个地方见吧！”，钱升声音犹豫。

钱三妹敏锐的察觉到用意：“约什么约，我来你家做客，是不是不欢迎呀？”

“欢迎，欢迎，那就今晚了，等着小姨来一起吃饭”，电话里钱升确定了今天的晚宴。

钱三妹明白钱升的用意：“好，下了班我就来。”

“那就晚上见了，小姨，拜~”

“拜...”，钱三妹才挂断电话，又把心事接上：二哥、大哥对这事没有表态，是因为他们也拿不定主意吗？最近做芯片项目，谁是背后的推手？

亲家母要拉自己参与其中，到底是何用意？钱三妹唯一能确定的是：才进到公司，那财务拿给自己报表，是钱升安排的。既然她要自己摸清公司的底细，那么一切答案的结局就将在稍后的饭局里揭开了。

简单收拾了东西，钱三妹打算走人了，就按钱升说的办，早点到苏家，先和钱升聊，然后饭桌上再和苏家碰一下最近的困惑。出了办公室门，她发现自己的斜对面、犄角处，有人逆着光在那里整理桌面。定睛一看，才发现那是公司最近很出彩的咖啡，这个年轻人不简单，只可惜自己坐上了火药桶还浑然不知。

叮咚、叮咚、叮咚...

苏妻听到门铃响了，从厨房走到门口准备开门，钱升刚才和自己说过了，今晚钱三妹来家里吃饭。为此她还特意支开了苏铁，让他去找老同事喝酒去了。

门开了，苏妻穿戴围裙，严阵以待道：“三妹呀，终于把你盼来了，看我这一身行头，今晚你有口福了”。

“哎呀，亲家母你就是太客气了，我特意交代了钱升了，简单点”，钱三妹进门来，拉着苏妻的手：“你照顾一个大的、一个小的，最近累坏了吧？”

苏妻合上门，摇着手，眼光瞟向厨房：“不累、不累，高兴还来不及，浑身使不完的劲，处处小心，生怕钱升和小孙子哪里没照顾过来，出了闪失”。

钱三妹嗅了嗅鼻子，指着厨房：“亲家母好手艺呀，香味已经跑出来了。”

“三妹，你先去楼上，钱升和小宝宝都在房间里”，话还没说完，苏妻转身朝着厨房去了：“我就先不管你了，都是自家人，灶上的汤坏了就不好了”。

钱三妹跟在后面走，朝着楼梯的方向去了：“那好！亲家母你需要我帮忙就支会一声。”

“去吧，去吧，等我叫你们吃饭就行了”，说话间苏妻已进到厨房了。

婴儿房的门被缓缓推开，钱三妹探了脑袋进来。

在沙发上躺着的钱升立马坐了起来，“小姨，快来，坐这”，给钱家三妹移开位置。

钱三妹动作慢慢、声音轻轻道：“宝宝睡着了？”

“嗯，快来坐”，钱升像小时候一样点着头，满脸欢喜的看着小姨。

两个人靠坐在一起，钱三妹转头问她：“怎么样？当妈妈的感觉？”

“不好，像坐牢，哪里也去不了”，钱升摇摇头。

钱三妹身子够向婴儿床上的苏新，从鼻子到眼睛仔细看了个遍，心里喜欢得不行，羡慕道：“你就知足吧，天天看这样漂亮的小宝宝，就算无期徒刑，也是幸福的”。

钱升疑问着脸道：“小姨为什么不要一个呢？现在科技那么发达。”

钱三妹身子慢慢退到沙发边，眼神离开婴儿：“小姨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应该是老天爷不想给我吧。”

“就算你和那个姓魏的不对付，小姨也可以自己去人工受孕，看着医院提供的精子资料，想要什么样的，就生个什么样的”，钱升想用科技的力量来弥补小姨的遗憾。

钱三妹收起脸上的笑，切换到长辈模式：“现在觉得孩子好了，想想当初劝你的时候，你是怎么说的？现在反过来，数落起我了，是不是想挨打。”

“好好好，小姨说的对，我什么都听你的，绝对不会错”，钱升把头靠在钱三妹肩膀上。

钱三妹对着地上的婴儿玩具发呆，眼睛却放着光：“老天能给我们女人最好的礼物，就是孩子。礼物有好有坏，但每一份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。”

“小姨，我刚才说的是真的，等过几天我就陪你去医院问问”，钱升转过脸，看着小姨发光的眼睛。

钱三妹抬手轻轻打在钱升头上：“还敢说，看来是这几天给你皮子关痒了，不打不行”。

一下又一下，轻轻的拍，钱升往小姨的怀里粘：“错了，错了，不敢再说了。”

钱三妹拉着钱升，对着她说道：“你也是做妈妈的人了，已经不是小孩子了。”

“好，我知道了，听说你在公司遇到麻烦了？还有，我叫人拿给你的账目，你看了没有？”，钱升换了个语调开始和钱三妹说起了正事。

钱三妹点点头道：“一开始我拿不定主意是你要我看，还是你婆婆要我看，所以不明白这背后是什么用意。”

“肯定是我拿给你的呀，这些都是你教给我的呀，怎么自己倒忘了？”，钱升诉说着和小姨相关的记忆：“我还记得那年暑假，你拉我到你的工厂里做事。我说我啥都不会，你就扔给了我一本账本。对我说，只要看懂账本，就什么都会了。”

钱三妹摇摇头道：“珠江后浪推前浪呀，你不知道这个账目是乱糟糟的，里面除了混乱什么都没有。”

“我就是这个意思，这里面很乱。你什么都不用管，什么也做不了”，钱升笃定的回答道。

钱三妹更困惑了：“那为什么...你婆婆要安排把公司转给我呢？”

钱升降低声调，看了看四周，谨慎道：“因为我爸和大伯的生意很混乱，现在的时机对他们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”，说完伸出食指，对着门外轻轻比划。

钱三妹顿感失落：“我是老了，看不懂了，更拿不准了”。

钱升整理了下头发，靠近钱三妹：“小姨，这和你没有关系。我在这里住了七年，也才明白这些事物是怎样运作的。”

钱三妹五味杂陈的搂钱升在怀里：“嗯，我们的小钱升最聪明，一学就会，小姨明白你这些年的苦，可这个世界上又有几个人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？更何况我们女人”。

抚摸着钱升的头发，继续说道：“接下来的事，小姨都听你的安排。你放心大胆的去做，你爸也好，你大伯也好，不见得他们就比我们更有能耐。”

钱升趴在钱三妹怀里，撇开自己的伤口：“那个时候，我觉得只要有了孩子，他就会好好的对我，机器再冰冷，药再难吃，我都能承受。可后来有了宝贝，我以为会好起来，但他还是不在乎我的感受，出去外面找别的女人，一次一次的背叛我。”

钱三妹安抚着怀里受伤的小鹿：“都过去了，你看看小宝宝，多可爱，再过几天他就会叫你妈妈了。有他天天折磨你，至于那个苏建，只是你生命里的一小部分，可有可无”。

哇、哇、哇哇...

婴儿床上散开了啼哭声，手舞脚扑腾，小苏新的哭声一下子吸引了全部关注。钱升一把抱起孩子，放在怀里摇晃：“乖宝宝、乖宝宝、饿了吧？妈妈给你冲奶粉”。

钱三妹顺着钱升的目光找到了桌上水瓶、奶瓶，手足无措道：“我要怎么泡呢？我还没泡过呀！”

钱升抱着孩子指挥钱三妹的动作：“小姨，五勺奶粉，200毫升的温水，不能摇晃，放在手心搓动，慢慢调匀就可以了。”

“是孩子醒了吗？”，声音先从一楼放大到二楼，随后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。苏妻才进门停下脚步，喘着气，笑指着钱升怀里抱着的小孙子：“你是不是闻到楼下奶奶的饭菜香，这才馋哭的了。”

钱升递过孩子：“妈，你先抱下，我看看奶粉冲泡得怎么样了”。

“舀了五勺，你看合适吗？”，钱三妹把装好奶粉的奶瓶放在钱升手里，心里又高兴、又紧张。

顾不得水和奶粉的放置顺序，钱升左手接过奶瓶，右手握住水壶，往里倒水。动作干净利落，丝毫不差，水位停在200的刻度线上。钱升双手合十，前后掌心搓动奶瓶，奶粉混合温水，汇成乳汁。

苏妻接过奶瓶喂到苏新嘴里，哭声戛然而止。

“乖宝宝，慢慢吃，奶奶唱歌给你听”，苏妻低头看着自己怀里的小孙子贪婪的吃着奶，心里说不出的喜悦，手腕跟着歌谣轻轻晃孩子：“丢手绢，丢手绢，轻轻的放在小朋友的后面，大家不要告诉他...”

奶瓶光了，吃奶的声音也停了，婴儿又睡着了。苏妻小心翼翼的把孙子放在婴儿床上，轻声说：“咱们下去吃饭吧，这一折腾，他到晚上天黑才会醒的”。

三人脚步轻轻的退出房间，留着门，便于在楼下听到孩子的动静。

桌上摆着七八个菜，主角是桌心的鸡汤。一整只的鸡卧在大瓷碗里，汤色清亮，漂着一层薄薄的油，勺子打下去，荡涤油花。

苏妻将鸡汤盛入白瓷碗，端给钱升：“别嫌腻，现在多喝汤，以后身体好，不招病”。

“谢谢妈！”，钱升接过鸡汤，端在手上。

苏妻又盛了一碗，递给钱三妹：“三妹，你也尝尝。虽说我手艺比不上亲家母，但这碗炖汤我也是下了些功夫的”。

钱三妹双手接过鸡汤：“这一看就温润滋补，钱升这个时候，多喝鸡汤益处多，辛苦亲家母你费心了”。

说完，苏妻给自己盛了一碗，放下汤勺，感叹道：“我现在就喜欢围着厨房转，炖汤、炒菜。昨晚还梦见我那小孙子长大了，坐在饭桌上，嫌我饭菜做得难吃呢”。

钱三妹担心烫，只是吸了一小口汤：“亲家母你想多了，孩子长大了，只会感谢他奶奶做饭辛苦，怎么舍得说你做得难吃呢。”

“妈，你就放心吧，孩子的喂养，不是按照他自己的喜好来的，凡事都有科学依据，有些食物难吃他也要吃”，钱升看着碗里的鸡汤漂着油花。

“不过话说回来了，难吃好吃，那是他的事。但我这个做奶奶的，一定要把最好的饭菜给他提前准备着”，苏妻轻轻呼了鸡汤上的油花，喝了一口汤。

钱三妹放下碗，一脸正经：“上次人多，不方便，现在我还是有些问题想请教亲家母”。

苏妻转动桌上的菜品：“三妹你别客气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顺便再尝尝这几个菜”，说着，夹了一叶绿菜放在钱三妹餐盘里，看穿钱三妹的担忧解释道：“上次没和你说明白，是想看看其他人的反应，如果这事不能成，三妹你最多是走了个过场，没有任何的损失”。

第二叶菜苏妻夹到自己儿媳碗中：“钱升也是出院后，才知道你来接手公司的事，可以说，我们是瞒着她做的。”

钱三妹转头看向钱升，见她点了点头，开始摆出困惑：“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？公司最近在做芯片，我完全听不懂他们要怎么做，其他的就更说不上来了”。

苏妻喝了口汤，不急不忙道：“这些事，三妹你不用管，让下面的人去做就行了。你要做的具体事钱升会和你谈，三妹你不用担心，都是自己人，我怎么会害你呢。”

钱升接上苏妻的话：“小姨，现在最要紧的是，我爸和大伯的房地产生意尾大难掉，只有你才能帮他们解开这个结，渡过这段危机”。

钱三妹在黑暗里寻找到一抹光亮，睁眼看去：“那要我怎么做呢？”

“现在外面形式不好，有一批钱要从海外转移回来。所以小姨你要和大伯签上一堆借条、商票，然后到法院起诉大伯”，钱升对着自己的小姨一板一眼的说道。

苏妻又在钱三妹碗里续上鸡汤：“然后会有海外公司出钱，收购这家被起诉的房地产公司”。

“只要我把我自己的大哥送上法庭就行了？”，钱三妹一脸惊疑的问。

“小姨呀，这是资本，资本不能掺杂一点儿感情”，钱升眼神坚定如铁。

苏妻转了一盘鱼停在钱三妹面前：“苏建他爸最爱吃鱼，几十年如一日，他常和我说，这渔网就和法律是一回事，只有找对了位置撒下去，才有收获”。

钱三妹的筷子撕下鱼背上的肉，夹给苏妻：“那我二哥和大哥，他们知道这事吗？”

苏妻、钱升，这对婆媳连连点头。

35

原来黑夜和白天最大的差别不是黑暗与光明，而是毁灭与希望永不间断的循环，这就是苦瓜的宿命。

现在是白天的班，苦瓜在生产线上困得直打盹儿。领班悄悄走到苦瓜背后，猛的一叫：“他妈的，昨晚干什么去了？现在大清晨的你打什么瞌睡？是不是真不想干了！！”

脑神经从头皮里挤出一碗水，浇醒昏昏沉沉的苦瓜：“领班，我才从夜班倒到白班，平时这个时间还在睡觉，所以身体还不太适应。”

“你去办了辞职，回家睡！想怎么睡就怎么睡，没人管你”，领班恶狠狠的眼扫着其他几个困顿的人。

苦瓜用手背擦了擦额头的汗：“好，我会注意的，已经不困了”，说完吸了一大口气，平息被惊吓到的自己。

双手背在身后，领班转身离开，抬头挺胸道：“给困了的兄弟们推荐一个方法——拉开板凳，站着工作！一会就不困了”。

一大半的人从凳子上下来，站在地上，继续着自己手里的工作，陪着流水线重复着机器的节奏。

车间里没有窗，大家看不见外面的世界，区分不了白昼黑夜。乖乖的低头，专注着手里的电池，只有好好工作，工资才会到账：吃饭、交房租、还车贷、房贷...

任凭他们再怎么努力，永远也偿还不清贫穷欲望所欠下的债。

从流水线上，拿下电池，苦瓜背着乘法表，把单节的电池拼成电池包。才弯了一会的腰，他就觉得酸疼难耐。流水线被设计成统一的高度，方便平整运作。设计之初，并不考虑这里高矮不同的人群，站着工作。

所有站在地上的人，有弯腰的、有垫脚的、也有恰到好处的。

十二点，从厂房车间到食堂的这一路，苦瓜享受着，久违了一个月的太阳。那热辣辣的光打脸上，苦瓜不觉得疼，皮肤上分泌出的汗水，和田地间、工地上一样的熟悉，这感觉就像老苦瓜陪在自己身边一样安心。

困意伴着饭菜吃进肚里，苦瓜回到车间走廊上，坐在地板上睡着了。下午的工作时间和后半夜一样长，所以苦瓜必须珍惜这金贵无比的午休时间。

苦瓜做了短暂的一个梦：老苦瓜站在稻田中间，顶着自己离家前买给他的草帽。旁边田里忙着收割的村民问老苦瓜：“儿子在城里做什么？赚钱不？”，见老苦瓜不回话，就转头炫耀起自己的儿女来。弯腰收割稻子的老苦瓜缓缓抬头，帽檐升高，露出一双失望的眼。

铃一响，苦瓜从梦中惊醒。全身大汗淋漓，手背擦拭额头，用力甩出，汗珠落到地上。

他快速换了防尘衣，匆匆喝了口水，进入车间里去。车间空调出来凉风凝结了汗水，流水线的声音逐渐平稳了刚才的梦。

手上跟着机器的节奏，没工作一会儿，苦瓜哈欠一个连着一个，困得不行。看线长走远，他才敢把哈欠呼出，否则只能是憋进肚子里去。

眨巴着眼，挤出几颗困意的泪水。实在是太困了，苦瓜瞟了眼四周，学着其他同事一样，从凳子上下来，站着工作。猫着腰，伸手够下流水线上的电池，测试电压，拼接在一起，然后放上流水线。刚开始上夜班的时候，苦瓜痛苦得要死，后来逐渐适应了，白班又开始了。哈欠和泪水不断的发出抗议，苦瓜只能是站一会、坐一会，陪着时间慢慢熬。

工厂把克服困意和疲倦驯服成工友之间互相攀比的美德。

走廊上，落日染红晚霞，被铁丝网覆盖的窗，吹进凉风来，苦瓜脱下防尘服，塞进柜子。接下来短暂的时间里吃个饭，再回来工作三个小时就能结束今天的工作了。

在黑夜里过了一个月的苦瓜，终于感知到时间的流逝，光线强弱、温度高低。对生活又恢复了希望之心：坚信只要在黑夜里坚持，就一定能迎来光明，一切苦难都只会是短暂的。那些从这里跃下的人，全都是生活的弱者，弱者注定要被时代所淘汰。

晚班的时候，苦瓜的双手和流水线赛跑，突然“咯噔”一下，胸口巨疼，开始喘不上气，苦瓜拼尽全身的力气用手捂住胸口，弯下腰，发出“额...唔...唔...”的悲鸣之音。

苦瓜想说话，但身体根本不由自己控制，眼睛望向自己边上的工友们，发现他们全都在低头专注自己的工作，没人在意自己。好在只是几秒钟，气就顺过来了，胸口也不再疼。

苦瓜第一次察觉自己离死亡之门如此之近。等一切都恢复正常之后，苦瓜开始放慢动作，任由线长逼逼绕绕的催叫，他也绝不加快自己手上的动作。

“下班前，最后一个小时，我们冲刺一下”，线长提高了嗓门叫唤。眼见下面无人应答，他站到了苦瓜身边：“你他妈怎么搞的，慢慢吞吞的。是不是不想做了？如果不想做，赶紧滚蛋！腾开位置，让给别人。外面找工作的一大堆，你们还不好好珍惜”。

见众人没有反应，线长按下手上的按钮，传送带开始提速了，坐在流水线的人，也不得已开始加快手上的动作。

几次苦瓜想张口，和线长说自己刚才胸口疼。但他始终充满顾虑，害怕说了，把自己工作丢了，没有返费，这点工资还不了贷款不说，连生活费也不够。不说吧？刚才心脏疼的感觉、死亡的感觉如此的真实。就这样一直纠结来，纠结去，终于熬到了下班铃响。

只有在交接班的时候，这两个同住一个屋的两人才能说上几句话。其中内容最多是抱怨工作、咒骂线长。上个月发工资的那天，苦瓜没说，土豆也没提及，大家脸上都当作这事哪有发生一样。但今天苦瓜看见土豆几次欲言又止，所以直截了当的说了：“本来前几天发工资，我就该给你交房钱的，但是我的车贷

又到了，所以才没给你转，这个月的工资发了，我一定全部补上”。

土豆低着头，一脸含蓄道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自己一个人住也是要交房租的。”

“那你要说的是什么呢？”，苦瓜脱下自己的防尘衣。

土豆拉上防尘衣拉链，转头看着走进车间的洋葱：“我要搬走了，和她住在一起。所以这个房子，你要住就由你接着租，不要的话我就去退了”。

“你小子厉害呀！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”，苦瓜兴奋的拍着土豆的肩，看了那个女人一眼。

“你好好想一想，大后天我休息，顺便把东西搬了”，土豆拉上了防尘衣，准备进入车间。

苦瓜关上了装防尘衣的柜子：“去吧，夜班难熬呢，明天我考虑好就告诉你”。

回去的路上，星光洒满黑夜。路灯下的一支影子，被心事填满，苦瓜前几天才借了两千的“魏贷”，加上工资才勉强凑够车贷。现在每天吃饭，已经是最低的标准了，距离下次发工资还有23天，那点钱...只够生活费和房租。

即将到期的车贷看来只能是再借“魏贷”，等拿到返费一次结清了。

现在的住处，告别了自己才来时候的脏乱差，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样子，破旧的厕所里，洗漱台挂着一面擦得干干净净的镜子。苦瓜照着镜子，发现自己老了一些，也变得憔悴了，胡子也长了不少。

想也没想，他就拿起土豆的剃须刀开始打整起自己来。

先打了一盆水，泡了会毛巾，随后取出，拧个半干，敷在脸上，让皮肤湿润，胡须软化。再取下毛巾，双手把肥皂搓出泡沫，涂在脸上。最后拿起土豆的刀片剃须刀，从左到右对着镜子，一点一点的刮着。

苦瓜上次问过土豆：“为什么不用电动的？要用刀片这么麻烦。”

土豆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幽冷的回复道：“我爸活着的时候，就是这样刮胡子。后来他死了，我妈就经常让我刮胡子给她看，一边看，她一边流泪。前几年她生病过世了，我就离开了家，再没回去过。我没给他们烧过纸钱，唯一能做的就是认认真真的刮胡子，让他们在另一边看到我”。

苦瓜答不上话来，也不知道怎么聊下去：“他们会保佑你，你放心。”

两个月前，苦瓜才踏入T村，土豆就收留了苦瓜，本想着只是应付几天，没想到住了这么久。那个女人，应该住的不会太远，毕竟大家都在一个厂子里上班。

万一土豆被踹了，哭着来找自己，自己也有地方收留他了。想到这里，苦瓜就笑了，在盆里揉了几把毛巾，擦掉脸上的泡沫胡茬。

苦瓜躺在床上，还是不太适应白班的节奏，睡不着。翻来覆去想白天梦见老苦瓜，还有土豆对剃胡子想念家人的场景。

完全忽略了自己白天心脏疼的事。

36

钱家大哥的奔驰汽车被团团围住，车两侧的玻璃被拳头敲得隆隆作响。有要钱的、要房子的，场面极其混乱，他在车里面疯狂按着喇叭，想要通知对面的公司保安来救自己。

结果车外的人误以为，他要碾压人群，众人一股作气掀翻了他的车，让他彻底动弹不得了，他掏出手机，拨打电话给钱本一：“老二，快来救我！公司楼下，我被围住了，车子也被掀翻了”。

“你别慌，先稳住，我马上就来”，钱本一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，脚套上鞋就直奔车库去。

“你们是废物吗？钱董在公司外被围住，车子都被掀翻了，养你们干是什么吃的？”，钱本一边走一边在电话里喷地产公司经理。

经理从家里朝公司赶去，边赶边骂公司保安队长：“你这个保安队长是不想干了吗？钱董在自己的公司门口被堵住，车子都掀翻了。出这么大的事，你们他妈的死哪儿去了？”

保安对着电话不知所以的解释道：“我今天休息，什么都不知道呀！再说了，最近都不卖房子了，保安也裁了一大半，只留下两个值班的，这不是你安排的嘛。”

经理开着车，疯狂朝公司赶去：“我不管，你的职责就是保护公司安全，赶紧安排值班的保安去救钱董，迟了有你好看的”。

保安队长，拿着手机通讯录翻来翻去，就是找不到前几天招聘的两个保安的电话，汗珠不断从脸上朝下滴落着，索性推着电动车出门赶去。

这两个保安，此刻正站在公司楼下大厅里，吹着空调看着门外马路对面的热闹，保安乙嬉笑道：“你看！一辆黑色的奔驰车被掀翻了，周边围着一大群人”。

“我们要不要报警呀，万一闹出事来怎么办？”，保安甲脸上略带害怕。

“昨天队长说了，管好门里面的事就行。外面天塌下来也和咱们没有关系”，保安乙说完掏出手机拍着视频：“T村大道，T都明珠，一辆黑色奔驰被掀翻在路边，过往的朋友们注意避让呀”，拍完发了一条满意的朋友圈。

钱本一特意开了老婆的国产车来，悄悄停在不远处，电话里继续喷道：“你们怎么搞的！是没发工资吗？这都多长时间了，保安站在门口看着也不过去帮钱董，是不认识他的车吗？”

地产经理，被吓得满头大汗道：“钱总你别生气，我在路上了，马上就到。我再问问保安队长什么情况”。

骑着电动车的队长，刚到公司门下，看着眼前的保安，话还来不及说，就接起经理的电话：“你们是不是傻逼！叫你安排保安先去救人，是指挥不动吗？”

“这两个保安是才入职的，我没有电话，我这骑车闯了一路的红灯才到公司楼下。马上组织人去救钱董了”。保安队长挂断电

话，擦着汗，喘着粗气，对着这两个新人吼道：“车里的是钱董，咱们公司老板！你们两个傻逼还不快去帮忙？”

“快...”，地产经理猛踩油门，绿灯亮了，汽车朝前蹿了出去。

队长指挥着两个新来的保安：“带上盾牌！带上警棍！”，甲乙两位保安今年二十岁，没经历过这种场面，只觉得新鲜好玩，抄起家伙就跟着队长出门救人了。

三人来到车子前面，队长率先发言：“退开，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！”

“客气你妈，还老子钱来”...

“傻逼保安，赶紧滚开，否则一会儿连你一起揍”...

保安乙盾牌抵在胸前加大声音：“你们试试...”

“傻逼，一个月两千的工资，还真把自己当个人了？”；

“你过来试试，看老子不捶死你！”

保安甲高声喊到：“中国保安队，扛起枪来就是兵！冲！”，说完这句话，支起盾牌朝着人群撞去。

“都小心点，别乱！我们是维护秩序的，不是打架”，保安队长站在这两人后面劝诫道，守护住队伍的后方。

两拨人冲撞在一起，人群瞬间沸腾起来。

车子不再摇晃，钱家大哥倒坐在车里，看着外面的情况。

这三个人的保安队，不敌人多势众，马上被几个壮汉抄后，立马败下阵来。打赢了他们的包工头，开始哭诉：“我们只是想要回自己的工程款，下面一大票的农民工兄弟，都指着这点钱过活呢。”

队长被推翻在地，躺在地上指着站着的人群道：“我有心脏病，被你们这一推，估计是悬了”，边说边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，顺势躺平了装死。“死了”没几秒，又活过来提醒新到的保安：“小甲，叫救护车...我要死了！”

要钱的众人见情形不好，生怕对方真的死了，倒给自己惹上麻烦。立刻四散跑开，一会儿人群就没影了。

钱本一猫在远处的车里，看着人群散去，甲乙两位保安，扶着队长走近车边，继续拨打电话给公司经理：“你人怎么还没到？是不是真不想干了，明天自己辞职吧！！！！”，说完立刻挂断电话，又拨了一个给钱三妹：“三妹！来一下公司，大哥今早出事了。”

“什么！？严重吗？”，钱三妹焦急的问。

钱本一惊魂未定：“不严重，车子被人掀翻了，估计是吓到了。”

“好，我马上就到”，钱三妹从家里准备出门。

钱本一落下悬着的心：“嗯，你打个车来，从后门上来，记得带上钱升给你开的单子”。

“好”，钱三妹挂断电话，出门去了。

地产经理终于赶到了现场，把车停在掀翻的奔驰后面。上前走到保安前面，轻轻敲着车窗：“钱董，人都走了，安全了，出来吧！”

车窗倒着升起，露出钱董的头，因为倒立的时间久了，一张凶恶的红脸怒斥道：“你们干什么吃的！在自家门口被人搞成这个样子，这个月的奖金统统扣掉！”

在四人的帮助下，钱家大哥狼狈的爬出奔驰。惊魂未定的站了起来，四处眺望，生怕再有人突然冲出来围住自己。两个保安拾起被打落在地的盾牌，一左一右的护送着自己的老板朝公司去了。

现场留下经理联系保险公司前来救援奔驰，队长则坐在地上继续装受伤，震慑躲在暗处想要前来讨债的人。

钱本一发动汽车，绕道公司后面，悄悄摸摸的上到公司去了。

“大哥，你没有受伤吧”，说着，钱本一就进到办公室里，只见大哥一身狼狈的坐在沙发上，整理下自己的衣领、头发，心有余悸的回着自己：“没事，这群人太能堵了，小区门口堵不到就来公司楼下堵”。

钱本一坐在自己大哥边上的沙发：“一直这样东躲西藏，也不是办法，我叫了三妹来，一会儿咱们商量下对策。”

钱家大哥启动桌上的茶壶开始烧水，准备泡茶的一系列操作：“老二，你是有什么办法了吗？”

钱本一看着自己的大哥说到：“刚才你也看到了，只有倒下，装死！外面的人才能放过我们。”

钱家大哥在茶壶里放入茶，倒上水：“我还是不明白，你什么意思？”

“咱们收到多少张法院的传票了？”，钱本一看着大哥办公室里新换的字“诚信赢天下”。

“大多了，记不得。这些事一直交给外面的法务公司在处理，反正，房子卖不出去，账上也没钱，他们爱怎么告都随他们去”，边说钱家大哥边把开水倒进茶壶。

钱本一起身看着自己大哥办公室的鱼缸，游弋着的几条金龙鱼：“话不能这么说，虽说我们外面欠了两千亿，可那也是钱，现在当老板的，有哪几个不是靠着负债在支撑？”

钱家大哥，见钱本一盯着这几条鱼看，心有灵犀的说道：“老二呀！你是不也觉得这几条鱼不错？”

手上茶壶倒出第一泡洗茶，开始第二泡茶，缓缓解释今早的遭遇：“我本想着，周末上门要钱的人会少，偷摸着来看看这几条鱼。结果，车还没停下，就被堵住了”。

“两条金龙、三条银龙，不便宜吧！”钱本一继续看着水里的鱼欣赏道。

钱家大哥把茶水倒入杯中：“这一缸鱼，托熟人买的，十万左右。”

钱家大哥说道：“要不咱们还是回老家乡下，养鱼去吧，省得在城里遭罪受。”

正当两人都围着鱼缸转的时候，钱三妹也到了。

钱本一盯着那条半米长，通体金黄的鱼欣赏，对着刚进来的三妹说：“三妹呀，过来看看，大哥说挑一条晚上炖了吃。”

“别，别，别，这金龙鱼是拿来看的，不是吃的，再说肉也是酸的”，钱家大哥再取一只茶盏，倒茶递给三妹。

钱三妹把包放在了沙发上，坐在大哥边上：“现在有人盯上了咱们的肉，你们猜猜，咱们是酸的还是甜的”。

钱本一转身回到沙发上，看着大鱼缸感受道：“我们就是这缸里的鱼，人家要吃我们，酸甜咱们已经说了不算了”。

钱家大哥又续茶给钱本一、钱三妹：“我们明白了，苏家要吃我们，所以事先安排了三妹去他们家的公司”。

钱三妹从包里拿出一张纸：“大哥说对了一半，苏家不吃我们，而是把我们网起来，送给别人吃”，铺开纸张推到桌子中心，解释道：“这里面累计有一千亿的欠款。”

钱家大哥一把抓起这张纸，仔细看去：“疯了吧，这么多钱，把咱们全卖干净了，也凑不出这么多钱。”

钱本一端起桌上的茶，安心的喝了下去：“大哥你别急，这些钱不会要我们还一分，甚至这其中的一部分也会是我们的。”

钱家大哥一脸迷惑：“我们欠别人钱，自己还有得赚？我没听错吧。”

钱三妹接过茶壶倒入开水，继续泡茶：“大哥，二哥的意思是，咱们签了这些欠款，承认债务。法院审理案件，我们地产公司接下来的收入，优先偿还这些名单上的债主。”

“不止于此，从今以后这家公司也不再是我们的了，彻底成为一具壳子，大家轮换着用”，钱本一最后补充到。

钱家大哥一脸迷惑：“那，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么做？”

“牺牲了我们这一代，钱辉、钱升就能上牌桌，这么优厚的条件还不值得咱们做吗？”，钱本一看着窗外的景色欣赏道。

钱家三妹倒茶给大哥、二哥：“钱，对于他们那些人来说只是数字而已，他们要的是自己一直牢牢掌控这一切。”

钱家三兄妹达成一致，第二天对外公开账务，几天后法院受理了起诉钱家的违约案，判定了赔偿权重，确定了先后顺序。

只可怜，前几天围堵钱家大哥的朋友们只能遵从法律的安排，回家耐心等待消息。

一尺见方的阳台上，左侧是厕所，右侧厨房。房东在这里搭了个台面，再接上水龙头，这就算是凑成一个带厨房的出租屋了。土豆想进来帮助洋葱，只可惜阳台下无法同时站下两个人，只要一转身两条手臂就擦在一起。土豆稍稍弯腰去接水就会把洋葱贴在怀里，瞬间两人的脸色，就像被锅里的滚水烫过一样，红彤彤，热乎乎。

尴尬的气氛，让人燥热。

洋葱推土豆出了阳台，赶到房间里去：“你别来捣乱，乖乖坐在里面好不好？”，细汗浸出脸颊、脖颈、前胸，洋葱拉着自己的T恤弹了一下，挤出凉风干燥着身上的汗珠。看着锅里的沸水，洋葱小心添加调料，水汽蒸腾而起，画出土豆的影子：那个坐在房间里面的男人对自己说“真的，就是真心的”。

听完这句话的那天晚上，洋葱在回来的路上，才进到村口，鬼使神差的就被吵着“最后三天、最后三天”的杂货铺吸引住了。门口一排的廉价商品里，最中间摆放着电磁炉，贴着“九十九块钱，外送一口锅，一把勺子”的标签。这些年一直精打细算的洋葱内心冲动了，她特别想要购买这套厨具，拥有一个可以认真做饭食的生活。

随后开始和老板讨价还价，最终老板答应额外送上一套餐具。虽说只有一个碟、两只碗、四双筷子，洋葱还是心满意足的付了钱，不避路人眼光，抱着电磁炉和餐具穿过T村街巷，进入了崭新的生活里。

两个塑料凳子拼在一起，架上一个折叠的床上桌板，凑成一张简易的餐桌。洋葱把泡沫盒子里的手撕鸡小心倒入碟子里，嫩黄的鸡肉上面覆盖着一层浅浅的红油，几颗花生，香菜装点其中，看上去就让人垂涎欲滴。

土豆看着洋葱端着手撕鸡，视线聚焦在她的指尖：“放在盘里，确实比在盒子里好看多了，更有家的感觉。”

洋葱放下盛着手撕鸡的碟子：“你把边上的碗筷摆好，我都洗过了”，起身去厨房端刚才炖的汤。洋葱端着一整个锅，从阳台进来：“我这里没有汤碗，你不会介意吧。”

“不会，这样好，挺方便的”，土豆从洋葱手里接过热汤，眼看这个小桌上放不下，洋葱立刻就把摆好的碗合在一起，给这锅鲜汤，腾开位置。

洋葱把碗递在土豆面前：“你想好，吃了我做的饭，我就要把你卡里的钱取走，你到时候告警察也是找不回来的。”

土豆接过碗，看着锅里的胡萝卜炖排骨，咽了口水：“想好了，那我要把桌上的全吃光，才不亏，给我筷子。”

洋葱压住心里的喜欢，脸上白了土豆一下，递过筷子。

勺子打进汤里下去，咕咚咕咚。土豆盛了小半碗汤，掺着几块排骨、胡萝卜，伸手递给洋葱：“你先吃，做饭辛苦了。”

“不辛苦，我是为了骗你的钱，这点代价还是要付的”，洋葱心里藏着的喜欢，花一般的开放在了脸上。

阳台上天色渐暗，千家万户的烟火气，随风飘了进来。

土豆看着洋葱的脸，盯着她的眼：“给我一个碗，好不好？”

洋葱这才发现自己面前有两个碗，脸上的花瞬间被风吹得弯了下去，神色紧张的递给了土豆一个碗：“给你碗，是叫你自己吃饭用的，不是叫你盛汤给我的”。

“我想盛给你吃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虽然汤是你做的”，土豆开始往自己碗里盛汤。

洋葱嘴巴品味着鲜汤，心里说不出的甜：“你吃点排骨、胡萝卜，这是下午我去超市精心挑选的打折货。”

土豆咽下汤了，心里涌出一股苦涩，眼里闪着光，回想起往事：“我爸从街上买回来排骨，叫我去地里拔胡萝卜，我妈就这么炖了一锅，我们全家人围在一起吃”。

“好吃吗？”，洋葱一脸期待。

土豆抬起头，闪着光的眼对着洋葱的眼：“好吃，和我妈妈做的一个味道。”

“你再尝尝这个手撕鸡，死贵死贵的，这么一点儿就二十块。要不为了买盒饭，我才不买这个鸡呢”，洋葱回想着下午在摊位前，生怕被老板宰一刀的场景。

土豆夹起一块鸡肉，放在洋葱眼前，喂到嘴边：“你也尝尝，手撕鸡我还是很爱吃的。”

洋葱一口咬了上去，左右摇着头撕扯着土豆的筷子...

吃过饭后，土豆站在阳台上洗碗，洋葱收拾着房间，直到一切都满意了，她才去阳台归置好打扫工具。一回头，看见晚霞铺进整个房间，红色的桌、红色的床，就连发霉的衣柜也变红了。这突如其来的颜色变化，冲击她的神经。洋葱轻飘飘的，觉得自己此刻是个新娘子，在这间破败的房子里，没有任何约束。破败的家具被刷上了新的颜色，一切看上去都身心自在。最重要的是，这里的一切都只属于她一个人，自然也包括眼前这个笨手笨脚在洗碗的男人。

在晚霞的祝福下，洋葱心甘情愿的披上红色盖头，转身环抱住土豆后腰：“我相信你说的，也相信我感受到的”，轻轻将脸贴在土豆后背上。

土豆抓住洋葱的手，洗碗水在两个人的手上流动：“谢谢你，相信我。这一辈子，只要我活着，就不会让你一个人独自吃苦”。

洋葱看着远处的晚霞，眼泪探出眼角：“以后的日子我不知道怎么样，我不要大富大贵，只求你别让我每天都担惊受怕。”

土豆转过身来，抱住洋葱，压低着身子，两个脸颊贴在一起：“天涯海角，我一步都不会离开你”。

“你看外面的晚霞，多喜庆！我们今天就在这里拜天地，以后就是夫妻了”，土豆深情看着被晚霞照亮的洋葱。

依偎在土豆怀里，洋葱轻轻说道：“我什么都不要，你去买上一对红烛，点到天亮就够了”。

“好，我把碗筷收好就去了，顺便再买上两个喜字贴一贴”，土豆用力把洋葱箍在怀里，轻轻发力，在额头留下一吻。

今天的晚霞红得艳人，祝福着生活在T村的每一个人。宇宙星辰里，大家别因为房屋破败就撕碎情感，更别让贫穷将爱情长眠地底。土豆跑遍整个T村，在一家老得不像样的小店里买到一对好多年都卖出去的红烛，老板把库房翻得冒灰才找出两张喜字来：“靓仔，你系在这里结婚了呀？”

“是呀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对真心”，土豆接过老板递来的红烛和喜字，问到：“好多钱？”

“送你了，就当喜酒钱了”，店铺老板说道，

土豆看着老板头发雪白，老得勉强强，补充道：“再拿两瓶白酒，小的那个”，土豆指着老板背后的柜子。

“12文”，老板拿下两小瓶酒，放在柜子上。

土豆付了钱，留下一瓶酒：“老板，这是请你的喜酒，谢谢祝福呀！”，转身离开这家破败的老店，朝着住处回去。

晚霞逐渐退去了红，等待的期间，房间又被洋葱打扫过一遍。洋葱坐在床上，看着星光进来房间，帮他们把生活打整得银亮

鲜活。她着急，也害怕，门为什么还不响？心里暗暗责怪自己为什么要贪图那一对红色的蜡烛。

啪、啪、啪……

门响了，洋葱一步上去，把门打开，抱住土豆：“我还以为你走了，再也不回来了。”

土豆抱住洋葱，进来房里，关上门，放下手上的袋子：“你知道吗？我跑遍了整个T村才在一家老得快要倒掉的店里，买到蜡烛和喜字。老板知道我要结婚用，就硬是不要我的钱。”

洋葱靠着土豆的肩膀，温柔的说：“那怎么行，虽然咱们穷，但这点钱还是要付的”。

“所以，我买了两瓶酒，留下一瓶给老板当我们的喜酒喝，带回来一瓶我们俩喝”，土豆把脸颊贴在洋葱的额头上。

老旧的红纸有些褪色，黑色的墨迹却还是明亮闪烁。他们在出租屋的门里贴了一个，窗上也贴了一个，两人满意的看了一圈，随后在桌上支起蜡烛，整个房间焕然一新。洋葱拿出讨价还价得到的碗，土豆拧开酒，倒进碗里。

点亮红烛，两人对坐，照亮一对新人。

“地久天长，不离不弃”，洋葱举杯；

“海枯石烂，至死不渝”，土豆举杯。

“铛”，两只碗碰在一起，礼成。

38

对外只招两个人，就这几天的时间，人事收到了近两百份简历，精挑细选出其中最优秀的二十份，陆陆续续让咖啡去面试挑选出需要的人。

“你最大的优势是什么？”：咖啡问自己桌前的面试人。

对方看着咖啡：“我最擅长搜索，从互联网上一大堆，杂乱虚假的信息里，搜索出需要的内容。”

“你怎么确定你获得的消息是真实的？”：咖啡提问道。

对方看着咖啡桌上的一堆简历：“你相信的信息，就是真实有用的，这是推荐算法的运行规律”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”：咖啡满意的看着对方的简历。

对方自信满满回道：“白读，可以叫我名字的简拼，bd就好了。”

“Bd，00后，如果你对公司和我满意，一会儿可以去人事部门办理入职，明天来上班”。咖啡起身离开，去忙其他事了。

当前，万用表找到了三家可供替换的贴牌芯片供应商，拿到芯片在柜机上展开芯片替换工作；皮尺皮一边配合万用表的芯片替换工作，一边进行软件迁移的工作；电邮一整天都在忙着整理、校对修改过的《T科芯片白皮书》，找出其中的纰漏并修改。

第二天一早，咖啡在把bd带到小组前：“这是我们的新同事bd，一位00后男孩，主要负责编辑工作。”

“大家好，我叫白读，大家可以叫我简称bd”：稚嫩的脸上挤出一个假笑。

“你坐这边，电邮边上。你的工作只有两件事：一是给你关键字，通过搜索你把相关的文章、内容下载到本地；二是她给你文章，你阅读。然后去网络上校对，找出相似和不同之处，并说明原委。清楚了吗？”，咖啡翻看着电邮校对过的《T科芯片白皮书》。

bd坐下，从自己包里拿出一个小公仔把玩道：“明白了”。

咖啡简单看过，递到bd面前：“交给你了，仔细整理好，详尽标出和其他公司内容的差异之处，再交给电邮，她要转给公司高层们查阅，马虎不得”。

bd看也不看咖啡一眼，一手接下文件，一手继续把玩着自己的小公仔，酷酷的回了两个字：“ok”。

对面的皮尺皮简直看呆了，对着万用表冷酷的说：“以后叫我的简拼，php，记住没。”

“你一个写java的，叫php不好吧，属于背叛祖师爷了”，万用表打趣道。

php恶狠狠的回了一嘴：“住口，wyb...”

咖啡扫了一眼自己的小团队，视线对准皮尺皮，改口道：“php，一会你和电邮去软件部，沟通迁移工作。回来，预估一个时间，立项，打印成文件。电邮再去对接他们签署立项，这样以后进度就容易把控了。”

“好”，电邮和php答道。

工作都安排妥当了，咖啡来到会客室，准备今天的面试工作。这一早上他面了5个人，光鲜的履历都不合适自己的要求。咖啡舒了几口气，不经回想到自己两个月前，也是在这间屋子里被人面试，像菜场的白菜一样，被择择拣拣。这才没多长时间，自己也成了那个择白菜的人。

门响了，早上的最后一位面试者进来了，是个女孩子。咖啡接过简历，95后，物流管理专业。

“我们的岗位是一份运营工作，主要负责文字编辑，和你的专业也差太多了吧！”：咖啡眼睛看着简历上的其他内容。

对面的女孩，用食指撑了下眼镜：“大学专业只代表我学过这方面的知识，仅此而已。”

“那你怎么看待文字编辑这份工作？”，咖啡看着对方。

对方再撑了一下眼镜：“用词简洁、段落干净、意境准确，这就是好文章的基本要求，如果再能带动读者进行想象，这就是一个好的文字编辑了”。

“你处在哪个阶段？”，咖啡满意的问道。

对方回复咖啡：“我能满足基本要求，合适的选题也能带动读者进行想象。”

“一会儿人事和你谈待遇，合适就办理入职，明天来上班”：咖啡看了眼手机，起身离开会客室。

咖啡敲响了钱三妹的办公室，咚、咚咚...

“请进”，钱三妹起身来迎咖啡，伸手引导咖啡坐在茶几前的沙发上。

两人就坐后，钱三妹率先发话：“茶就不请你吃了，只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。”

“钱董你问”：咖啡双手盖住膝盖。

钱三妹转动着眼珠：“你的白皮书，我看过了，书里承诺的事，你确定都能做？”

“一周后，我才能给你准确的答案，现在还处于测试阶段”，咖啡干脆的回答道。

“接下来的，你要保密，不能泄漏半个字出去”，钱三妹警惕的说着。

咖啡一动不动：“你放心，钱董”。

“公司打算把这块业务剥离出去，独立运营。需要多长时间，你才能在不依赖公司当前资源的支持下，独立运行芯片项目？”，钱三妹眼睛盯着咖啡，发出危险的眼神。

咖啡对看钱三妹，心里稳稳的：“按计划，4个周后芯片项目可以独立运行；六个周，我将按计划在整个业内全面铺开公司的芯片消息”。

“忙去吧，我知道了”：钱三妹起身回到办公桌前。

咖啡离开办公室，回到自己的位置上，夕阳如约而至。他静坐在椅子上，看着窗外，回忆刚才。自己一下子拿不准主意，判断不出，钱董是在试探自己？还是真打算这么办？所以只能是照实了说，给出一个模凌两可的答案。

转过椅子来咖啡对着自己的组员说道：“大家下班了，工作按计划完成就行，我要的是质量，不是工作时长”。

bd率先背着包，离开工位，食指转动着公仔，招呼也不打，自顾自的朝着公司大门去了。

php看着bd的背影，眼里射出光来，拍拍万用表：“你看看，这年轻人，卧槽...”

第二天，又是这个位置，“这是我们的新同事，负责宣传文案编辑”，咖啡转头记不清自己昨天面试的新同事名字，尴尬的看向这个新同事，询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苹方”，这位新到同事回复到。

“欢迎苹方，我们的新同事，从今天起咱们部门就满编了，接下来就将正面展开工作”：咖啡热烈的说着。

“欢迎、欢迎...”，边上的电邮、php、万用表几位拍手表示欢迎，bd不和群的说：“我叫bd，能不能以后叫你pf。我也是编辑，只不过我主要负责查找和比对。”

苹方含蓄的说：“可以，没问题，谢谢大家。”

咖啡升了升音调：“咱们去会议室，开个部门会议，我布置下后面的工作安排。”

关上会议室的门，灯光打在主角咖啡的脸上：“bd和苹方，是这两天才到公司的。php、万用表、电邮我们已经共事了一段时间了。在坐的都是年轻人，大家都不喜欢废话、鸡汤，所以我简短的说上几句”。

咖啡双手扶在桌上：“我不能给你们加工资、提绩效，更别说什么未来了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，让你们到点就走。作为回报，你们把我安排的工作，认真对待就行了。少点套路，多点真诚，行不行？”

参会的几人纷纷点头，就连bd也停下手上的公仔，认真看着咖啡，心生佩服。

“这个会议我将安排，接下来三个周的工作，也就是未来一个月內，我应该不会给你们布置新的工作了”，咖啡播放自己准备好的Keynote。

第一周：

Php、万用表：接着推进柜机替换芯片、软件项目迁移工作，为下周的全面测试做准备。

电邮：协助php、万用表推进工作，遇到不能扫平的，上报给我。

Bd：查找搜索芯片在国内、国外的行业现状，包括这类文章下面的评论也要一同搜集。

苹方：结合bd的报告，写三篇文章。1.官方对于当前国内外芯片现状的态度；2.以专家视角分析当前国内外芯片行业未来；3.国内民众对大国博弈下的芯片认知与理解。

咖啡对着Keynote说：“以上内容，会后我将发到大家的邮箱里。里面最大的难点在于bd和苹方工作的配合，db主导进程，苹方完成内容产出，你们俩协同好，才能完成工作。”

bd举手：“那我两个谁负责安排工作？”

“你先配合苹方，完成第一篇文章发我看，再考虑这个问题”，咖啡说完，按下第二页。

第二周

Php、万用表：全面测试换芯工作，将发现的问题，写成报告再发给我。

Bd、苹方：要产出六篇文章，一个主题是解读《T科芯片白皮书》，通过三个视角——专家、媒体、群众。另外一个主题，展望T科芯片之路，也是同样的三个视角。

电邮：负责协助他们完成工作，调动其他部门的资源，扫平一切障碍。

咖啡看着大家：“要是遇到什么困难，解决不了的，积极提出来，通过电邮，我帮你们协调、解决。”

眼见众人看着幕布，默不做声。咖啡补充：“大家放心，到了第二周，我才会把这些工作内容，发到大家邮箱。现在只是提前和大家通个气”，咖啡再翻一页。

第三周：

Php、万用表：解决、优化测试阶段发现的问题；落地部署至少三十个柜机，保证系统平稳运行。

Bd、苹方：六篇文章，第一个主题，“T科换芯，说到做到”，三个视角——专家、媒体、群众；第二个主题，“披荆斩棘，T科芯片路”。

电邮：继续协助全队，扫平任何障碍，往前冲！

咖啡看着Keynote：“以上就是接下来几周的全部工作安排，大概率就是这样了，其他还有问题吗？”

“没问题...”

39

苦瓜计划再借二千的魏贷，一千块用来交这个月的房租水电，另外一千给土豆，替换他的租房押金。他盘算着自己累计欠了魏贷四千块，再过两天还有车贷，如果算上房租水电，自己那点工资根本不够还。

正在一筹莫展之际，出租屋门锁开了，土豆探身进来，确定苦瓜是穿好衣服的，才招呼洋葱进来。上次苦瓜顺着土豆的眼神瞥见过她的背影，这次终于看清了正脸，五官利落，肤色莹润，一身装扮，干净简洁。苦瓜尴尬着笑：“土豆呀，这就是你心里的篝火呀！不错，可以呀。”

土豆红着脸推了洋葱一把：“客气点，叫姐姐。”

“姐姐要喝点什么？我去楼下给你买点饮料”，苦瓜起身腾开位置。

“不用麻烦了，我们出门前才喝过水”，洋葱羞涩的看着土豆。

土豆看了眼房间四周：“不用麻烦了，我们来搬东西，以后这间房就是你一个人住了。房子的事考虑得怎么样了？房租还有几天就到期了。”

“接着租，我现在就把房子押金转给你，万一你以后被姐姐赶了出来，我也能收留你了！”，苦瓜得意的笑着，点击手机屏幕。

土豆扶起塌了半边的布衣柜，从里面扒拉出自己的衣服：“押金就不用了，退房的时候，一般都会被房东砍掉一大半。不会剩下多少的，给你了。”

“我转过去了，你快收了。要不是你收留我，这笔钱我也是避不开的”，苦瓜认真的说道。

布衣柜被土豆翻了个遍，也没找出几件像样的衣服，土豆指着床角的缝隙，对着苦瓜说：“快帮我把行李箱拉出来，一会儿请你吃早饭，就当喝我们的喜酒了。”

洋葱把土豆刨出来的一小堆衣服，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摆在床上，等着行李箱把它们装走。

苦瓜拉出行李箱，带起一阵灰尘，屏着气说：“你们还领证了？”

“没有，只是拜过堂”，土豆低头收拾着自己的杂物，放进塑料袋子里。

“还能这样？”，苦瓜吃惊道。

土豆接过行李箱，放倒在地，解锁拉链，敞开自己，放到洋葱面前：“为什么不能这样！你就算领着证，除了统计局，还有谁会在意你。总之苦瓜，你是T村唯一知道我情况的人。洋葱她就是我生命的全部。”

这话越说越烫，洋葱脸上浮出烛红色的光晕，拍了下土豆，叫他住嘴。

“别矫情了，早饭我来请，庆祝你们的喜事”，苦瓜帮着土豆收拾杂物，眼睛看到床上的充电器，脸上荡出纯洁的笑：“姐姐呀，如果你们分开睡，我就把凉席、凉被、枕头都打包收拾好。要是你们睡一起，就把这些又臭、又脏的东西都留给我吧，省得我再去买。”

洋葱仿佛觉得，苦瓜趴在自己窗前，把昨夜自己和土豆洞房朦朦胧胧的情形全偷窥了去，尴尬又讨厌道：“都给你了，等着我踹了他，你才好收留他住宿”。

见洋葱脸上更红了，土豆一把推翻苦瓜在床上：“你小子，今天是点飘呀！还不赶快帮我收东西...”

楼下的湘菜小店里，苦瓜点了三个菜：手撕包菜、小炒肉、水煮鱼，还有两瓶冰啤酒。苦瓜抽出叠在一起的塑料杯子，“砰”起开啤酒，湿热的空气被冰镇啤酒凝化成水珠，苦瓜说不出口的话顺着瓶身上的水珠流下。

第一杯苦瓜放在洋葱面前：“我高兴，说不出的高兴！虽然你不是我媳妇，但我就是高兴”。

第二杯放在了土豆面前：“被她踹了，也别来找我，我可是没你一样的好心，会收留人”。

第三杯土豆握在自己手里，伸到饭菜中间：“祝福你们，真心祝福你们，干...”

土豆洋葱对视了一眼，齐声答道：“干，我们谢谢你的祝福”。

酒后，土豆和洋葱搬走了收拾好的行李。这间出租屋并没有因为一个人的离开而变得宽敞，还是一样的破败、残旧。午后的困意陪着苦瓜躺在床上吹风，苦瓜一想到土豆从此不再是一个人，脸上就说不出的高兴。苦瓜翻个身，面向窗子，这才发现土豆刻意留下的风扇，正对着自己噗嗤噗嗤的转。

搬东西回去的路上，土豆和洋葱停在T村路口，躲阴凉下，稍作休息。店里还是不断传出“最后三天，最后三天...”的叫卖声，土豆拍拍洋葱：“你看那个汤碗，只要五块钱。”

“你喜欢吗？”：洋葱看着土豆的脸，全都是汗水。

土豆盯着店门货架上的汤碗：“嗯，这样你以后炖的汤，就算有着落了。”

“去买吧，晚上我炖汤给你吃”，洋葱温柔的说道。

土豆走上前去，从货架电磁炉边上，小心取出瓷汤碗。扫码付钱后，小跑着回到洋葱身边，交在她手上。土豆接着弯下腰扛起地上的行李，洋葱撑着伞，两人一同钻进烈日里，朝着家的方向走去。

晚霞多愁善感，月色情深意重。这一个月的夜班，他俩形影不离，用坚定的眼对抗漫漫长夜，黑暗里牵手同行，抚慰彼此心灵的创伤。土豆和洋葱坚信，只要看得见彼此，黑夜就不会伤人心肝。

苦瓜的情况就不太妙了，换到夜班的第一个晚上，出现了和上次一样的心脏绞痛。过了几秒钟，才恢复正常，苦瓜举手要申请上厕所，线长骂骂咧咧的数落了苦瓜一通，最后点头同意他去了。在走廊里，土豆对着被铁丝网封严的窗子，大口大口的补充着刚才喘不上来的气...

又几日，换班时间。土豆、洋葱结束了白班，在走廊换下防尘服。苦瓜拍了拍土豆的后背：“是不是？我们再做23天就能拿到返费了。”

土豆一回过头，看见苦瓜脸色煞白，嘴唇发紫，不由担心道：“你气色怎么这么差，是白天没有休息吗？”

“睡不着，操他妈的，我感觉太累了”，苦瓜有气无力的说着。

土豆从柜子拿出自己夜班喝剩下的红牛饮料：“快喝了，等凌晨休息的时候，你再去买几瓶喝掉，别只会想着省钱”。

苦瓜撕开拉环，发紫的嘴唇一闭一合：“我知道...”

流水线轰隆隆的转着，苦瓜的手跟着机器的节奏运转不停。他已经熟练到睁眼一秒、闭眼一秒，也能完成手上的工作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白班切换夜班的过程他太痛苦了，心脏绞痛的症状频繁出现。

凌晨两点的宵夜时间，苦瓜没有胃口。站在窗口前感受着深夜的凉爽，这几天，魏贷给他打了很多催帐电话，白天半睡半醒间，苦瓜接起电话，魏贷恶狠狠的语气说着一大堆侮辱又威胁

的话。苦瓜磨破了嘴皮，就差给他磕头了，魏贷也不同意再宽限几天，这一通电话彻底搅碎苦瓜的意志。

看着铁丝网外的黑夜。他按住心口，捂住自己刚才又颤痛的心脏。听着自己大口大口的呼吸声，他似乎理解了自杀的意义。那些从这里纵身一跃而下的年轻人，是有足够的勇气和苦难一决高低的英雄！

铃又响了，苦瓜吐出胸中的气。进到车间，回到工位上继续工作。流水线永不疲倦的奔跑着，苦瓜取下电池，测试电压，拼接成电池包，再放上流水线。机器轰隆隆的响，苦瓜手上停住了，身子向后一倾，“轰隆”倒在地上。

昏昏沉沉里，苦瓜察觉到自己鼻子里插着异物，有气体从管子里面推出来，进入肺部。四周灯管惨白，各色的机器稳定的叫着。他用尽全身力气挣了一下，看见线长坐在自己对面，问道：“我怎么了？”

“医生他醒了，他醒了”：线长如释重负的叫着医生来看。

医生跑来了，听诊器放在土豆胸前，听了又听，问土豆：“你之前没有出现过心颤的现象？”

“我就...连着好几天的心口抽痛”，苦瓜回复医生道。

医生在本子上写着：“你这个年轻人，是不要命了吗？连着出现心颤还敢熬夜工作。”

苦瓜低头不愿回话。

医生看了眼线长，接着说道：“好在送得及时，只出现轻微的心脏血栓，否则这个人就没了。赶快通知你们厂的领导来交费，再观察两天，就能把人领走了。”

“好好...”，线长掏出手机，出门拨打电话去了，然后就再也没有进来过。

两天后的早上，一个西装笔挺的中年男人，左手拿着透明的文件袋，看得出里面放着一叠文件；右手拎着一个果篮，青椒跟在他的后面，两人进来病房了。

西装男凑近了那张阴冷的脸，虚情假意的问道：“苦瓜你怎么样了？看你气色恢复得不错嘛”，说着话，就把果篮摆在苦瓜床头柜上。“我谨代表公司来看望你，你是我们的榜样，无私奉献，累倒在岗位上。回去了我就组织全体员工向你学习。”

苦瓜抬起头，看病床上吊着的盐水瓶，滴答滴答的落，冷冷的回了一句：“谢谢...”

西装男眼看土豆不搭理自己，把文件袋拍在青椒身上：“人是你带来的，话也由你来说。”

青椒站着接过文件夹，走到盐水瓶下，进入苦瓜的视线，轻声道：“刚才我们问了医生，你的心脏没有问题了，只是心颤引起的轻微血栓。注意休息，以后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”

苦瓜还是不说话，像昨晚土豆电话里教他的办法一样。

青椒凑近了尴尬的脸看着苦瓜：“咱们在一起喝过酒，也算是兄弟了。当初你没工作，我介绍你进的厂，现在你总不能让我难做吧。”

“你介绍我来厂里，难道不是为了介绍费吗？”，苦瓜揭穿了青椒的道德绑架。

青椒气急败坏，弯下腰呵斥苦瓜道：“好，咱们先不说这些。你在这里躺着，耽误公司生产进程，不能及时完成订单。你损失的最多就是工资，可公司损失的那可是声誉！你们车间多少人，全厂又有多少人，为什么偏偏就你一个人晕倒？你真的应该好好的、全面的反思你自己！”

苦瓜闭上了眼睛，侧过头去装睡。

西装男拉着板凳坐近苦瓜：“他这个人就是这样，说话急，直来直去的，你别往心里去”，西装男撕开果篮的保鲜膜：“我代表公司，提出一个办法，你听听看。刚才在楼下，我们查了下帐，你欠着医药费有三万元整。你这个月的工资，厂子按全勤给你算，再加上返费，总的不到一万块。毕竟你是在岗位上倒下的，虽说是你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，公司还是会帮你把两万的欠款补上的”。说完，拿着一个苹果递到苦瓜面前：“此外，我还特意向厂领导申请了一千块的营养费，补偿你。”

青椒凑近：“起来把字签了，下午就能出院，营养费也到账。休息一段时间，再来厂子上班，来我的生产线，我给你安排一个轻松的岗位。”

苦瓜心里更痛了，一千块就想把自己打发了。一想到自己的魏贷还没还请，返费也没了，车贷、生活费、马上到期的房租水电...心脏又开始抽疼，血压升高，机器“滴滴滴”开始报警。

医生跑了进来，把西装男和青椒赶了出去。

后来的一个月里，隔三差五T科芯片的内容就出现在各大媒体热搜榜上。全民大众的视野里，在贸易战的炮火里走出一家英雄企业，几十年兢兢业业，面对全世界的封锁与抵制，表现出超然的沉着与自信。

当前的现状远超咖啡预期，他一封又一封的邮件，催促着胡牌总和公司高层降温芯片热度。可全公司上下没有一个人能听进去他的建议，大家纷纷在背后议论咖啡心怀不轨，盼着他出现闪失，等着他从高处坠落下来，然后捡个笑话。

消息传到了苏家，原本只是一个常规的项目，不值得他们过问，全由下面的人负责就好了——先立项，再摆开阵仗，获得补贴，最后让它悄无声息的死去。谁也没想到，一下子闹这么大！苏家自觉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再洗一次牌，顺便把钱家拉进来，更方便背后两千亿的项目推进。

公司在背后多方势力的操控下，分成了两派：钱三妹、胡牌一派，乌龙和其他各主管及经理则是另外一派。咖啡和他部门里的人自然就成了双方角力的支点，备受压力。

在昨天的管理层会议上，乌龙公然跳出来对抗胡牌总。提议让咖啡升任ceo，带领公司走向新的高点，其他主管们也纷纷附和，并提议让胡牌总退居二线。胡牌看向咖啡，吓得咖啡站起来，抱拳对着乌龙：“我才到公司不久，何德何难诸位这样看得起我，你们就别再为难我了。”

毛尖跟着站起来：“咖啡总，你真是太谦虚了，以前你在我手下干事，能力太出挑了。说实话，我是不服气的”，转头看着胡牌：“但是为了公司的利益，我不是也没压着你，心悦诚服的推你上去了？后面你的工作需要，我哪里懈怠过？”

见胡牌总没有反应，毛尖转头，对着与会的管理层说：“有些人，如果只想着自己的位置，置公司和股东们的利益于不顾，就等着被董事会解职、辞退吧！”

胡牌总举起桌上的杯子，狠狠摔在地上，“噼里啪啦”碎裂的玻璃在地上跳跃。一句话不说，起身，头也不回的离开会议室。咖啡眼见不妙，起身跟了出去。

“胡总你消消气，我绝对没有这个心”，咖啡跟在后面，小心的解释着。

胡牌自顾自的朝着自己办公室走去，低声说道：“来我办公室，我们聊一聊”。

两人进入办公室，胡牌把刚才的气撒到门上，“啪”～狠狠把门砸上。怒火中烧的说：“你是个聪明人，虽说到公司不久，相信你也看出一些门道来了吧。”

“略有耳闻...”，咖啡顺着胡牌的手势坐了下来。

胡牌稳住双手，用桌上的茶具泡茶：“以前真的是小看乌龙了，今天他们敢这么做，全是他背后新主人的意思。我坐在这个位置，说白了就是负责利益分配的打工人而已。”

“您别这样说，”，咖啡接过胡牌递来的茶水。

胡牌端起茶杯，放在鼻子前闻着茶香，说道：“公司的芯片业务，被你们抬到现在的高度，接下来他们要做的——敲钟上市、IPO圈钱、套现离场”。喝下杯中茶，胡牌眼里射出杀气：“等你把这些事都做好了，逼你离职，就像今天对待我一样。或者让你承担一些莫名其妙的罪名，压得你永世不得翻身。”

“那我应该怎么做呢？”，咖啡放下空杯。

胡牌给咖啡续上茶：“前几天，钱董找过你，应该说的也是这事吧？”

“大半个月前了”，咖啡坦诚道。

胡牌端起自己的茶杯：“别紧张，我和钱董是一边的。我看你投缘，不妨再多和你说几句交心话”。胡牌伸出茶杯，咖啡也举杯迎了过来，“铛”一声闷响：“咱们公司就是一个利益体，有新的势力加入进来，就会换个董事长。之前是钱升，现在是钱殊，虽然他们都姓钱，但其实背后是两股力量。一开始，我和公司大部分经理都以为你是钱家的势力，后来时间久了，才发现你背后没有什么势力。”

“那我明白了，现在是利益冲突，上面把压力全部都挤到您的身上，让你爆发出来，接着顺理成章的把利益转移走”，咖啡清醒的喝下杯中的茶水。

胡牌又给咖啡续上水：“我没看错你。喝了这杯茶你就出去吧，以后有机会也记得拉我一把。”

咖啡点点头，喝下杯中的茶，倒置杯心，表明心意给胡牌看，最后轻放茶盏，起身离开。

“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”：胡牌靠在椅子上，目送咖啡离开办公室，抬头对着天花板，忘情诵读着红楼梦的句子。

咖啡转身轻轻带上门，“砰”，闷出一声轻响。

咖啡回到工位上，看着桌上的马克杯发呆，杯中一个很深的漩涡在转着，把自己朝里吸。他心里不断的问着自己，这里究竟是职场、猎场、还是斗兽场？

bd拍醒了发呆的咖啡：“接下来的工作安排呢？”

咖啡摇摇头：“明天安排，今天你们先摸摸鱼。”

“你真酷，kf”：bd食指转动自己新买的公仔。

滑动鼠标，咖啡查阅这段时间内的邮件，既然已经身在斗兽场，只有选对主人才能活着走出血淋淋的围栏，将来才有机会坐在看台上，享受厮杀的乐趣。

正在思绪判定之际，乌龙、毛尖二人来到咖啡桌前，乌龙先发话了：“早上是我失态了。你赏个脸，咱们一起吃个晚饭，听我解释这其中的是非曲折”。

咖啡面露犹豫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毛尖上前拉着咖啡的手腕：“走！ 看在我的面上，你来公司还是我面试的，吃个饭这点小事，还搞得这么婆婆妈妈的”，毛尖斜了乌龙一眼。

“别吃太贵的就行，我兜里钱可不多”：咖啡起身，轻轻一语敲散三人的尴尬。

“放心就是，有我在不会要你付钱的，跟着我们走就行”，毛尖拉着咖啡朝着电梯方向走去。

三人出了电梯，直达地下车库里，毛尖按下钥匙，无光的空间里，一辆奥迪闪烁车灯，发出“嘀、嘀”声回应它的主人。毛尖拉开副驾车门，看着咖啡入座，转头问乌龙：“你是开自己的车，还是和我一起？”

“你们先去，我跟在你们后面”，乌龙按下钥匙，“zei、zei”一辆大众车在漆黑深处闪烁着车灯。

出了车库，行驶在路上，毛尖手握方向盘：“我一般都是坐地铁、骑电动车，就怕别人见了我开好车，说三道四的，回去还要被家里人训斥”。

咖啡仔细辨别着前路，敷衍道：“毛尖总，你太低调了，家风严谨是好事～好事～”

“你别看乌龙，平时上蹿下跳的，很多事他说了不算，要别人点头，他才敢动”，毛尖说着话，转动方向盘，车子驶入另外一个地下车库，钻入黑暗。

下了车，进入车库电梯，毛尖按下7楼，两人开始上升。电梯门一开，一位漂亮的女士迎了上来：“毛总这边请，包厢都安排好了，马上就可以上菜”，一边说一边给毛尖引路。毛尖偏头，对咖啡小声说：“这里我来了几百次，每回都给我带路，生怕我走错包厢，闹出笑话”。

才进到包厢，一盏璀璨水晶灯，垂在圆桌正中心，灯光把桌上的精致瓷器擦亮，闪烁着荣华富贵。咖啡看得入迷，不经想到自己那会蜕皮的出租屋，屋顶挂着疲软无力的灯泡，不由得心生自卑。

毛尖拍拍他：“在坐的都认识吧？全是咱们公司的”，说话间拉开椅子给咖啡安排位置。

咖啡简单扫了一眼，除了胡牌总，公司管理层的大半人员都到齐了：“财务部、人事部、技术部、市场部、销售部，全都是认识了两个多月的老熟人了。”

毛尖看着咖啡入座，站在他身后对着大伙儿说道：“乌龙也马上就到，这是他第二次参加咱们的聚会了，一会儿不用客气，大家使劲灌他酒”。说完，毛尖拍拍咖啡肩膀，转身向门口的漂亮服务员打了个响指：“人到齐了，上菜吧！”

又一位漂亮服务员步履优雅的端着一瓶茅台走来，毛尖站了起来，右手接过白玉酒瓶，左手捏着水晶杯：“这第一杯酒，倒给咖啡，欢迎他的加入”。毛尖将盛满酒的杯子放在咖啡桌前，轻声说：“干事业，我要向你学习；为人处事方面，你就要向我多多学习了”。

咖啡端起酒杯才要回话，乌龙喘着气进来了：“哎呀，车库保安死活不让我进来，磨了好一会功夫。我逼着他打电话给会所经理，这才抬杠让我进来”，一边喘着气，一边向大家解释自己的遭遇。

“这还不是都怪你自己，开个破大众，人家怎么敢轻易放你进来”：销售部经理戏谑道。

乌龙面露难色：“那以后就仰仗各位了！拉兄弟一把，省得我给大家丢脸”，乌龙识相的拉开咖啡边上的空位，自己坐了下去。

毛尖转到乌龙后面，面色严肃道：“我们同时出发的，你居然迟到了。先自罚三杯，再说话”，毛尖拿起酒杯给乌龙倒上。

乌龙喝一杯，毛尖倒一杯，桌上的众人都跟着乐出了声。咖啡脑子里不断回响胡牌总的话，“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”。

眼看乌龙难堪的喝了三杯酒，咖啡端起杯子，迎了众人一圈：“感谢诸位的抬爱，实不相瞒，小弟我出生贫寒，这样的场合还是第一次遇到，还请多多关照”，话毕，一口饮尽。

“好，咖啡兄弟就是豪爽，有气概！”，毛尖举起杯，撮合着众人一同举杯饮下酒水，余光扫了一圈在席的人，挑起话题：“咖啡可是云南人，喝趴我们一点问题没有”。

“不敢、不敢...”，咖啡小心的举着杯，迎上毛尖伸过来的茅台。

“我就直说了，大家都是爽快人....”

41

土豆来到苦瓜病房，坐在床前：“怎么样了？好过一点没有？”

“好多了，早上他们来了，叫我签字出院，给我一千块，工资返费全抵扣医药费了”，苦瓜心如死灰的回复着土豆，说着伸手拿床边果篮里的香蕉递给土豆。

土豆接过香蕉，开始剥皮：“他们也找过我了，要我来劝你签字，否则连着我们一起开除，工资返费一毛拿不到”。

“那怎么办？”，苦瓜看着病房里LED灯发出惨淡的白光。

土豆看着剥开的香蕉，表皮鲜亮，内里发黑，想起刚才的谈话：“青椒那个王八蛋，他就是一条狗，给肉就叫唤！”。说着话就把烂香蕉随手扔进垃圾桶，安慰苦瓜道：“介绍我们来厂子，青椒是为了介绍费；工资那是我们的血汗钱，再说返费，还记得新闻里的江苏丰县铁链女吗？这笔钱本来就是咱们的，他为了拴住我们才这么设计的。操他们的！在T村那么多根铁链，怎么就没人关注？”

“操他妈的！全都是骗人的东西”，气愤的苦瓜跟着土豆一起骂道，骂着骂着声音就变小，担心起土豆来：“是我拖累你了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土豆从塑料袋里拿出自己路上买的葡萄，折断一支递给苦瓜吃，特意解释道：“这是洋葱出钱买的，吃吧”。

嘴里嚼着没洗的葡萄，苦瓜美滋滋的说着：“你小子有福呀！同样是打工，凭什么你打出个媳妇，我却打到医院来了？”

土豆吐出葡萄皮，继续刚才的内容：“我什么都没答应他们，只说来医院劝你。所以，你什么也别管，就好好的睡着，听说这里睡一天要管你两个月的工资，你就把所有能做的检查全都做一遍，反正这个钱出不到你头上”。

土豆坐了起来，细数自己在医院的遭遇：“从我住进来到现在，他们还没交给医院里一分钱！医生已经来催了好几次，让我联系厂里交钱”。

土豆又往嘴里塞了一个葡萄，嘴里吧唧着：“别管他，睡着！等医院赶你走再说，你还怕这些钱要到你的头上呀？”，看了下病房里四下无人，低声道：“最严重，把我们两个开掉，不给我们工钱。但医院里的钱，他一分不敢欠，不结清医药费，医生就不会让你出院，欠的医药费越滚越多，他们比你还着急”。

“也对，除了欺负我们这些打工人，他们见谁不是点头哈腰的”，苦瓜愤愤道。

土豆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，心想不早了，洋葱快下班了，慌忙说道：“明天他们还会来，叫你签字出院。听我的，要这个月的工资和返费，都打到你卡上。你再签字，办理出院”。

“嗯，去吧，再迟没有公交车了”：苦瓜关切道。

土豆站起身来，把葡萄放在柜上：“好，你好好休息，顾好自己，不用考虑我”。

病房门被带上了，苦瓜看着窗外：高楼林立、灯光璀璨，如果不是自己晕倒，永远不可能在这住上一晚。想了一会，苦瓜鼓起勇气，从柜子抽屉里，拿出手机，开机。一堆的未接来电：有魏贷、车贷、老苦瓜、几个本地的陌生号码，苦瓜推测是厂子里的人打来的。

苦瓜回拨了一个给老苦瓜，想让父亲安心，手里听筒里传来：“嘀、嘀、嘀，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...”。无应答？该不会是他被厂子里的人给吓到了吧？人正在赶来的路上？

苦瓜越想越着急，电话突然响了，忙的一看，是老苦瓜。瞬间接起来：“喂！”

老苦瓜凶神怒杀的骂道：“喂你妈呀喂！”

“怎么了，”：苦瓜一脸迷惑。

老苦瓜脸上肌肉一横：“你怎么还没还车贷？人家电话都打到家里了，说你再不还，就要打到村委会核实情况，把我的老脸全丢光。”

“你听我解释”，苦瓜脑海里浮现出，小时候老师说他没做作业，老苦瓜在全班人面前打自己的场景。

老苦瓜蛮横无理的声音斥责到：“解释什么解释？你还了钱，人家电话怎么会打到我这里，你狗日就是贼心不改”。

“我出事了，这几天...”，苦瓜眼泪只打转，声音啜泣。

老苦瓜油盐不进：“少和我来这套，平时提着耳朵的教你，少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，好好的打工存钱。那么个大广州城，难道就容不下你这条臭苦瓜？”

“好，我知道了”，苦瓜咬着嘴唇，泪水滴落。

老苦瓜平和的语气：“发工资，你赶紧还了，该省钱的地方就省省，多的我也不说了，唉...”

滴滴滴.....

老苦瓜挂断电话，小苦瓜看着窗外的高楼上“T村金融”四个发着红光的大字，所有的往事倒映在苦瓜的瞳孔里，泪水决堤，模糊了苦瓜的视线。

又一日，医生查房：“你没有问题了，联系你们厂里，结清住院费，可以办理出院了”。苦瓜没有睁眼，点着头说：“好，他们一会儿就来了”。

病房里才安静了一会，厂里的人就来了，昨天的西装男、青椒、还有番茄。三人一前一后的进来，围在苦瓜病床前，不让他有一点机会跑出自己的圈套。

这次西装男的手上还拎着昨天没有得逞的文件袋。番茄来到苦瓜病床右手边，自己坐下了说着：“兄弟呀，我和土豆是好朋友，你这么做，搞得我们几个都快要被厂子开除了。我们好心帮你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们呢？”

土豆闭着眼，没有回话。

坐在左边的青椒，补充道：“咱们都是农村人，如果在村子里你这样做人，是没有人会看得起你的，挨上谁、就讹谁！全村人都会鄙视你的。”

西装男站在床尾面对着番茄、青椒总结道：“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城里人看不起你们农村人了吗？”

番茄拍拍苦瓜：“兄弟，咱们也算是有点交情了，你说说你的要求，我们帮你争取下。”

苦瓜坐了起来，睁开血红的眼睛，恶狠狠的说：“医院里的钱，我不管，你们的营养费我也不要。我回去接着工作，做满一个月，拿走我应得的工资和返费”。

西装男转过身来，不敢直视苦瓜的眼：“班你是不能再上了，再出问题怎么办？谁负责？这事我就做主了，你上个月只上了十天的班，工资我们也发给你。返费是不可能的了，医药费厂里帮你垫了那么多，你要知足呀。”

土豆爆发了情绪，怒怼回去：“那还有什么好谈的，工伤的医药费，要我一个打工人出！《劳动法》是你们几个人写的吗？”

青椒神色惊慌，护主心切：“你疯了？怎么能这么和我们的主管说话呢！”

“滚开，傻逼，等着老子去告你们，告死你们！”：苦瓜血红的眼睛，盯着他们丑恶的脸。

西装男怒目而视，盛气凌人：“你只是个小时工、派遣工，厂子里管你是情分，不管是本分！你爱去哪里告就去哪里告，看看谁先死。”

番茄按照路上说好的，站在两人中间，伸手挡着往前冲的西装男：“冷静，都冷静！苦瓜，你只是个派遣工，告也告不到厂子头上。再说了，你欠着医院的三万医药费不还，时间长了就是老赖，以后动车都不能坐了，老家也回不去。”

青椒一脸奴才样的劝说道：“签了吧，你的病都医好了，赖不下去的，还是别丢咱们农村人的脸了”。

土豆闭上眼，强力止住泪水，咬着牙，咆哮道：“滚！你们都滚！老子晚上就去厂子门前自杀，变成鬼也不会放过你们。”

西装男走近苦瓜床边，从文件袋取出一张苦瓜的体检单，扔在他脸上：“敬酒不吃，吃罚酒！医生说你的身体恢复正常了，老子一会儿把欠的医药费都结清，你爱睡，就在这睡到死吧！”，说完转身离开病房去了。

青椒、番茄互相对着苦瓜鄙夷了几眼，狗一样闻着味道跟了出去。

苦瓜紧闭双眼，双手按住眼皮，一动不动躺着，耳朵听医院的运转声音，心在漆黑和空洞里寻找出路。

“砰...”门又开了，一个护士进来：“23床，苦瓜，医院费结清了，你可以出院了”。

42

酒宴退去，众人摇摇晃晃的离席，出了包厢。毛尖一路搂着咖啡的肩，表现出很熟的样子，脚步踉跄到会所前台，毛尖放下车钥匙。

前台小姐拾起钥匙：“稍等，马上为您安排代驾”，对讲机里说了几句话，后面的房间里，一个西装笔挺的男性小跑着出来，接过前台手里的钥匙，握在手里：“我是T世界103号员工，很高兴为您代驾”。

毛尖醉醺醺的说着：“就我们两个人，先送我兄弟去...”，说着，毛尖转头问咖啡：“你住哪？”。咖啡被毛尖搂得浑身别扭道：“T村”。

毛尖食指指着天，对着代驾说：“T村...你们经常送苏家人去的那个T村”，转头又对着咖啡醉醺醺的说：“你住在T村，认识苏建吗？那个又怕爹妈、又怕媳妇、贪财又好色的软蛋？”

“不知道，我住的是城中村”，咖啡扶着毛尖进了电梯。毛尖摇着头用力醒酒，保持清醒：“那也是，他们家住在江边的别墅区里，再说T村也不小”。

代驾打开后侧车门，弯腰伸手：“您请入座”。毛尖进入车子后排，代驾又绕道另外一边，开门弯腰对咖啡道：“也请您入座”。

车子出了车库，穿梭在灯红酒绿里。毛尖贴近咖啡：“我们家老爷子教过，重要的事，别在饭桌上说”。

咖啡点点头回应毛尖。

“再说了，刚才的人，也不是全都可靠。比如那个乌龙，要不是他把白皮书，从我手上抢走，我至于到现在这么被动吗？早带着兄弟你，发大财了”，毛尖醉话一句接一句：“好在他及时醒悟，选对了立场，否则有他好看的”。

咖啡看着车窗上毛尖的倒影，心里早就识破了他的虚假：“难怪，乌龙总今天会上，敢正面冲撞胡牌总”。

“胡牌，他连乌龙都不如，一整天就会说些神叨叨的话”，毛尖不耐烦的嘴脸不肯停歇：“兄弟，你是真的有才华、有能力。哥哥佩服你，早会上说的也是真心话，胡牌下来，我全力推你上去，你只管做芯片，筹备敲钟上市的事。其他都交给我来安排，你一点不用操心”。

放弃窗外的夜色，咖啡转过头面对当下：“大哥呀，你太高看我了，我真没有那个能力做芯片，更别说敲钟上市了”。

“兄弟呀，你不说我也知道，早上在胡牌办公室里，他是怎么和你说的？叫你跟他出去单干，选他那边站？”，毛尖眼神想要穿透黑暗，结果却扑了空。

车子停在了T村路口，毛尖向前凑上驾驶位去：“兄弟，扶手箱里有烟，你拿一包，下去抽根等一会儿，我和这位兄弟说句话”。

毛尖搂住咖啡，伸出食指，又指着窗外：“胡牌的主人——苏家就住在那边。你们不了解，但我知根知底。你跟着他，上面起码还有两层人——胡牌、钱家和苏家”。

咖啡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黑漆漆的夜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“你是商业天才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你跟着我干，先推你上ceo，你就负责把公司弄到是敲钟上市就行了。你背后的一切障碍，我全都给你扫得干干净净”，毛尖眼神凌厉，用欲望撞击咖啡的灵魂之门。

咖啡不敢说话，看着毛尖，思索着这个前几月处处为难自己的人可不可靠，悻悻道：“我要想想，好好的想一想，你招我进的公司，胡牌总提拔我上来的，两边我谁也不想辜负”。

毛尖背过身去，车窗上倒影出腾腾杀气：“我是拿你当自家兄弟，掏心掏肝。回去好好想想，明天就必须有答案，不是我这边，就是他那边”。

咖啡拉开车门，下车去了。

代驾踩灭烟头，上车来了。

奥迪在黑暗里亮起车灯，闪烁着左转向灯驶离咖啡视线。转过头，咖啡朝着村子进去，这家吵了一个月的“最后三天、最后三天”的杂货铺终于关张了。

回到住处，咖啡摸黑上楼。这间平时门缝里会漏出光的304，怎么今天就不亮了？咖啡只觉心肝一颤，在黑暗里来回穿梭了一

趟，惊魂未定的回到自己的403。打开昏沉的灯，推开窗，顺手抖落今天掉在床上的墙皮。打开风扇，伴着扇叶呼呼的转动声，躺了下去。让凉风吹到自己身上，咖啡回想着不可思议的这一天。他走进了自己识破的伪装里，贴近猎物一看，才发现，原来这只是一片枯黄的叶，风一吹，立刻就消散不见。

咖啡拿出手机，拨通老家的电话：“喂！阿妈”。

电话那头的大山里：“咖啡呀，我是阿妈”。

“最近怎样，阿爹呢？”：咖啡问。

那头：“你阿爹，还在地里呢，现在正是农忙时节”。

“你和阿爹，想来城里住吗？”：咖啡看着自己这间逼仄的出租屋。

那头：“我和你阿爹，只要你好，就够了”。

“阿妈，什么是好呢？”：咖啡回到童真。

那头：“不叫我们担心你，就是好”。

“阿妈，我好得很。你也要好，不叫我担心噶”：咖啡脑海里回到村口和阿爹、阿妈分别的画面。

那头：“好就行，在不住外面就回来，别死撑”。

“阿妈你放心，你和阿爹也一样，地里的活，做不动就少做点，我很快就能赚到钱了”，咖啡心虚的说着。

那头：“是啦，你阿爹要回来了，我去把饭菜热好”。

“快去嘛，阿妈”：咖啡的肠胃开始想念家的味道了。

电话挂断...

洗过澡，咖啡躺在床上，看着头顶的灯，疲软无力的亮着，咖啡翻来覆去，无从决定。突然灵光一现，起身来到窗前，看着桌上这几本蒙了尘的书，轻轻拿起，随手翻阅开来：

“人天生，并且永远，是自私的动物”...

“从来不向他人乞求怜悯，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之心；从来不向他人谈自己的需要，而是只谈论对他们的好处”...

“只要有和平、低税收和宽容的司法当局，一个国家要达到最高富裕水平就不需要其他东西”...

“人类是唯一会交易的动物，因为狗不会拿骨头去交换”...

——《国富论》。

咖啡看着自己勾勒的笔记，轻轻合上书，深深吸一口气，心里做出判定。

43

医院的走廊上，苦瓜想要躲避众人的眼光。他总觉得那些人，在捏着鼻子盯着自己看，他们都和青椒、番茄一样，觉得自己是个无赖，嫌弃自己恶臭，背后议论着自己讹诈工厂的事。

硬着头皮走到电梯口，几个西装笔挺的人，从上到下，打量着苦瓜，他又想起西装男那句“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城里人看不起农村人了吗？”。电梯门开了，苦瓜不敢进去，自卑驱使他进入边上的楼梯间。

出了医院，闷热难耐，苦瓜这身穿了三天的衣服，夹杂刚才跑下楼梯的汗水，加剧散发出阵阵酸臭味。他盘算着接下来的路怎么走，是去厂子门口自杀明志？还是到劳动局告他们？或者回去好好想想，有没有其他的办法？

顶着烈日，苦瓜挤上公交车，这张两块钱的车票还有免费的空调吹，正得意着这点廉价的小便宜，裤兜里传来手机的震动。苦瓜心里一紧，掏出来一看，怕什么来什么！魏贷的催债电话像针一样的扎进心里，苦瓜抬头看了眼四周，汗水浸湿的手抖动着按下手机解锁键，自己把自己逼进绝境里。

公交车走走停停，站台乘客上上下下，苦瓜望着窗外的风景开始后退。可惜这里不是老家的山坳，找不到回家的方向，只能跟着规划好的线路走。

回到住处，手机充上电，苦瓜开始洗澡。顺着水流搓洗自己身上，被医院监控心脏留下来的胶布痕迹。哗啦啦的水流浸湿了头发，苦瓜用力挤出两个月前在村口杂货铺买的特价洗发水。

头皮上搓出泡沫，中和自己的汗渍和污垢，赤条条的身体，被洗得干干净净。

换上了自己最体面的衣服，苦瓜出门了，按照手机导航的指引朝着劳动局去了。

这里门槛很高，看着里面制服统一的工作人员，苦瓜不敢上前询问。徘徊又辗转，围着转了好几圈，汗水浸透自己才换下的纯白T恤，苦瓜提起胆子，问了一个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工作人员：“请问，我要告我们厂子，要怎么做？”

年轻人放下手上的《中国劳动法》温和的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苦瓜战战兢兢的诉说：“我4天前，上夜班，突然晕倒，医生说心颤、血栓什么的”。

年轻人轻和的口吻继续问道：“然后呢？”

“他们要我签字，不给我返费和这个月的工资，说是抵扣了我的医药费”，只见苦瓜低头回忆着在医院里和他们的对话。

叹了口气习以为常的气：“你这是工伤，医院费，轮不到你来出。反之他们还要支付你其他的相关费用。”

“但是他们说，我是派遣工、小时工，告不到他们”：咖啡不知所以。

年轻人悄悄拿起一张白纸，盖在书上，继续道：“拿你劳动合同来，我帮你看看先”。

“我没有，进厂前，他们只要我们在纸上签了就行了，没有给我们什么合同”，苦瓜回想起自己和土豆进厂那天，那个女人催促自己签字的场景。

眼前这个年轻人继续提问：“工牌、工服、工资账单，这些都可以作为证据的”。

苦瓜拿出手机，翻开工资短信，递上手机，屏幕上显示：“代发工资，三千八百六十元——t村诚信劳务派遣公司”，绞尽脑汁回想着说：“工牌...那天上班的时候，我还戴着，昏倒后醒过来就不在了”。

这个穿着实习制服的年轻人对着苦瓜摇头道：“这样你只能起诉劳务派遣公司，不能起诉厂子。因为你和厂子不存在劳动关系。”

“可是我，就是在厂子上班，也是在那干活累倒的”，苦瓜开始惊慌了。

这个实习的年轻人，安抚着苦瓜道：“那你只能是，先起诉工厂，证明你们之间的劳动关系，再做工伤处理了”，说完看了看桌上的白纸，又提问道：“你有工友可以给你作证人吗？”

“有！他和我一起进的厂子，我夜班、他白班”，苦瓜直接想起自己唯一的朋友土豆。

年轻人开始面露难色，降低声音道：“有没有可能，你去厂子里再沟通沟通。重申你的诉求，你想要厂子赔付你多少钱？”

苦瓜一五一十的全说了出来：“九千块！其中五千是说好的返费，虽然我还没上够这个月的班，但是我说回去上班，是他们自己不答应的”。

这位穿着实习制服的年轻人拿起笔，抽过盖在书本上的白纸写了起来：

敬请查阅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九十二条之规定...

《劳务派暂行规定》第十条之规定...

—— 张** 法律人

顿了下，他又划掉自己的名字，写上自己大学老师告诫自己的话，“时刻谨记自己是法律人的身份”。写完，套上笔套，把纸递给苦瓜，自信的说道：“你拿着这张纸，先去厂子找他们谈。只是9千块而已，他们看了这些字，自然会赔给你钱的”。

“谢谢，谢谢你...”：苦瓜看着这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年轻人，心里又感谢又羡慕。

这位年轻人看了眼桌上的书，补充道：“你去谈的时候，自信点，别怕！是他们违法在先”。

“好，多谢你了，感谢你”：苦瓜满心希望的折起这张纸，捂在心口前，不断的答谢着离开了。

兜兜转转，坎坎坷坷，苦瓜来到工厂门前已经是傍晚时分了。厂子里开始下班，厂门口的闸机开了，人流开始纷纷涌出，边上的栏杆起起落落，各式各样的汽车一辆接一辆的开出来。苦瓜站在一个显眼的位置，徘徊犹豫，想让那个西装男或者其他的人看到受伤的自己。

日头落下，月亮升起。苦瓜的肚子开始抗议，可还是无人搭理自己。整个傍晚，几百人在他的眼里进进出出，没有一个人读到他的求助。这些直立行走的冷血动物，只顾着低头走路，无视自己受伤的同类。

苦瓜摸了摸自己口袋里的那张纸，相信自己遇到的好人，会给自己带来好运。再等上一个小时，土豆也下班了，会从这里出来，自己可以和他商量商量对策。

七点十分，厂子外侧的闸机前排了长长的队伍，这场景让苦瓜想到了自己老家小溪的闸口，只要贴上抄网，鱼儿就会顺着水流朝里钻。看着闸口的鱼都进去了，这里又变得安静了。在黑夜的掩盖下，苦瓜的身影，无人知晓。

黑暗里亮起微弱的光，苦瓜拿出手机，开机寻找最后的机会。脸上映出的红光全是手机通讯录里的未接来电：魏贷、车贷最多，密密麻麻，土豆的有一个，老苦瓜打五个；点开短信的红点，连着几条的短信都是指责自己欠钱不还，最新一条：“【现金借款】苦瓜涉嫌恶意拖欠，现已通知家属，如若拒不还款，公司即将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核实”。这几个字吓得苦瓜心肝颤，浑身发冷。汗水凝固，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，又能躲到哪里去？

厂子里面的闸机开始响了，工作了十二个小时的白班人群被放出牢笼。苦瓜再次关闭手机，站在一个路灯下，便于被土豆看见，等他在人群中发现自己。

直到人群散尽，他也没有等到土豆，失望的身影潜入夜色，拖着一座坟朝着自己的小窝爬去。这一路他想了很多，后悔自己好面子买车；苛责自己不能吃苦；没找个8块钱一小时，包吃包住的工作；非要挑工作，这才陷入今天的死地；最后抱怨自己运气不好，为什么会心颤，害得自己丢掉工作；否则坚持完这个月，不就度过了危机。

沉重的脚步声，消失在304号房间。

44

毛尖坐在咖啡的工位上，看着咖啡办公桌，码放得整整齐齐的文件：一把键盘、一颗鼠标，正对显示器的下沿，桌心一支漆黑马克杯，插着一柄伤痕累累的镀金小勺。

眼见咖啡进来办公室，毛尖迎上前去，拉着咖啡进了边上的会客室，紧张道：“一会儿全公司管理层开会，钱董会让我接替胡牌的位置，宣布胡牌独立出去，成立一个专做芯片的子公司”，毛尖双手紧握咖啡的肩膀，凝重道：“我是真拿你当亲兄弟，昨晚说的也是掏心掏肺的话，别答应他们去新公司，留在这，没有人敢动你。再给我一点时间，等我接替钱董的位置，你出任CEO”。

咖啡面露难色：“会上就要做出决定？”

“是的，会上就要做决定。如果你答应他们了，一切都迟了，其他那些跟风的人，谁强就会帮谁。你站在我这边，他们就会倒向我们”：毛尖眼神里透出拼死一搏的力量。

咖啡余光瞥向门外，寻找乌龙的身影：“好，让我再考虑几分钟”。

“总之，站我这边，你就有半边天，站胡牌那边，你最多混到乌龙的地位”：毛尖松手离开会客室。

咖啡神色自然的坐了下来，环视四周，三个月前，也是这间办公室，自己用眼神向他们恳求一份工作。突然咖啡两脚一蹬，椅子向后退，站起身离开会客室。

回到工位前，咖啡看着自己部门的同事们：“昨天摸鱼感觉怎么样？”

万用表看着那边自己的前同事们：“别摸了，你看看其他部门，没有危机感吗？”

php也有些焦虑：“别的部门加班，我们到点走人；别人忙得飞起，你却叫我们摸鱼”。

bd放下手上转动的公仔：“是今天还打算安排我们摸鱼吗？”

苹方和电邮对视了一眼，没有说话。

“你们知道丛林法则里，狩猎的秘诀是什么吗？”，咖啡猫着腰，蓄势待发，做出冲刺的动作道：“要把你的猎物逼入绝地”。

bd又从包里拿出一只新的小熊公仔，转动着道：“这和我们摸鱼有关系吗？”

“你们看看那边的人，从早忙到晚，片刻不敢停。他们知道自己的真实处境吗？”，咖啡回马枪一样的眼神杀向百度。

Php叹气道，学着咖啡的样子，蓄势待发：“你已经和胡牌总一模一样了，整天神叨叨的。净说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。”

Bd（白读）听完php的话，靠着椅子“哈哈...”的笑了起来。电邮、苹方、万用表三人想笑，却又不敢笑，只能是自己憋得难受了。

见众人笑自己，咖啡也不当回事儿：“看来你们是，除了自己的一亩三分田，其他半点不关心”。

才闲了几天的万用表担忧道：“老大呀，你多少安排我们一点事来做做，不然一想起房贷、车贷，我心里就没底呀”。

咖啡看着公司各领导陆续进入自己的办公室：“好吧，那我给简单给大家安排一些工作”。

本周工作内容：

php，万用表：你们在当前迁移好的系统之下，尝试用最新的技术，复刻我们当前的系统；

Bd，苹方：对应php、万用表的工作，写3篇文，一个主题——流光溢彩的T科实力；

电邮：你起草整理《T科技术白皮书》，让公司销售部、技术部配合你填充相关内容。

众人在自己的工作簿上记下了内容，便开始各自忙碌了起来。咖啡看着桌上的马克杯进入冥想，杯中倒映着自己的脸，他既觉得熟悉，又觉得可笑。奋力一搏？害怕自己的积攒全搭了进去；顺势而为吧？又不甘心错过这绝佳的机会。

思来想去，咖啡最终还是推翻了昨夜的判定，决心观察到最后一刻再做选择。做个狡猾的猎物，保存力气，等待时机，最后逃出生天。

手机提示声响了，通知咖啡到会议室开会。一只猎物被围在网兜里，接下来如何冲出，就看他如何造化了。

进入办公室，公司各部主管、经理都已到齐。咖啡是最后一个，这和他，最早知道消息，最后一个收到通知，有直接关系。找了个空位，咖啡坐了下来。钱董坐在主位，胡牌副位，毛尖和乌龙都在自己的斜对面。

钱殊眼看人都到齐了，阴阴阳阳、半说半笑：“听说昨天这里的会议，闹得很不愉快。但今天不一样了，大家能否看在我是女士的份上，多少绅士一点。”

在会的人，附和着钱殊的语气，真真假假的笑了起来。

见众人反应不大，钱殊脸色结冰：“因为芯片，咱们公司被大众熟知，推上风口。无论何种角度，这都是一件好事，在坐的诸位，谁不从中受益呢？”

安静了，见无人应答，所有人都回避钱殊的视线。咖啡撇了一眼乌龙，脸色一阵青、一阵红。

得到了想要的效果，钱殊脸色回暖：“有疑问的就赶紧提出来，大家一起讨论。要是没有的话，就到此翻篇了”。

在会的人，彼此间互相环视，等着别人替自己把话说出来。终于毛尖还是开口了：“翻篇了，有争执，这不才有前进的空间嘛！”

虚伪的声音还没结束，乌龙点着头继续道：“是呀，翻篇了。昨天我失态了，在这里向大家道歉，诚恳的道歉！”

昨晚喝得醉醺醺的其他主管、经理们，既没跟进，也没后退，只是观望这二人。

钱殊见胡牌还没说话，眼神转投过去：“胡总你怎么看呢？你身为公司总经理，管理公司是你的职责所在，份内之事。”

胡牌心不在焉：“毛主管说得对，有争执，才有前进的空间，我赞同他的观点。实不相瞒，昨天我在这儿摔杯了，也应该检讨的，给大家做了不好示范”。

“那既然这样，昨天的事就翻篇了，谁也不准再提”，钱殊满意的点了点头：“公司董事会，有了决议，我和大家宣布一下”。

钱殊打开面前的文件夹：“公司近期芯片事业，取得较大进展，引来社会各届广泛关注，董事会研讨再三，决议成立子公司，严阵以待，全心全意专注芯片事业，造福社会。新公司人选如下：胡牌任董事长，主抓大局，咖啡任总经理，继续推进芯片事业。”

话毕，众人一片掌声，“恭喜！恭喜！”各声音朝着胡牌、咖啡的耳朵里钻了进去。咖啡偷偷看了胡牌一眼，见他一脸强装喜悦，违心的应付着大家的祝贺。

钱殊双手一抬，示意还有话说：“这样一来，咱们公司的总经理位置就空下来了，大家再讨论下，有没有合适的人选”，钱殊刻

意的眼神敲打了胡牌一下，提醒他：“或者，我们的胡牌总，有没有什么合适推荐人选？”

会下的众人开始叽叽喳喳，议论起人选来。只有胡牌和毛尖早已知道答案，心知肚明的开始表演一无所知。咖啡扫视了人群一遍又一遍，还是看不清现在这局面。

技术部、市场部开始推荐乌龙，细数着他的过往功绩、辛勤劳苦；行政部、市场部则强力推荐毛尖，翻读着他的履历，畅想在他带领下，公司的未来无限可能。双方你来我往，各执一词，争得不可开交。

钱殊看大家演得都差不多了，拍拍手：“大家听一听，现在总经理还是胡牌，我们先听听他的看法和建议。”

话题来到了胡牌这，他看了眼大家，视线回到自己的茶杯上：“首先感谢公司的信任，让我出任新公司董事长，我胡牌一定不辱使命，肝胆相报”。顿了顿，又看看乌龙：“乌龙，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，能力也是大家公认的强。可一点，我还是要说一说他，太年轻，心不静！这样怎么看得远，看不远又怎么走得远呢？”

胡牌几句话堵死了乌龙的前路，视线移动到毛尖身上：“反倒是毛尖，虽说身处的岗位有限，很难做出出彩的成绩。但这次芯片事业，足见他具备慧眼识人之才，可以挡此重任，发掘更多人才，带领公司更上一层楼”。

一堆弯弯绕的话，钱殊听得都烦了：“明白了，胡总推荐毛尖”。钱殊看毛尖点点头，继续说道：“我这个人是很民主的，

大家推荐的人选，胡总投出了自己的一票，接下来，让他们俩人自己说，大家再做最后表决吧”。

咖啡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，一会看向毛尖，一会转头对着乌龙。本以为需要自己在今天会上做出选择，结果全程都在看戏，钱董掌控整个场面，自己根本没有存在的价值。

乌龙见毛尖不说话，只好接过话题：“胡牌总，是我的领导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任何时间我都尊敬他。他提拔我，也了解我，安排我做项目，跟进一些事项，我没问题。但是掌局公司，我的能力还有所欠缺，谢谢技术部、市场部的抬爱。新总经理的人选，我和胡牌总看法一致——毛尖”。

大皮球弹了过来，毛尖跳起接住：“乌龙总，你过谦了。胡牌总也是，感谢如此的抬爱。可惜咱们公司要分离出去芯片业务，否则大家也不用这么为难，胡牌总在公司，大家都是心悦诚服的”，毛尖扫了大家的嘴脸一圈，眼神落到咖啡身上：“做项目，我肯定不如乌龙总，管理公司方面还要向钱董、胡总多多的学习。但是，用人、发现人，不是我自吹自擂，正像胡牌总说的，我还是有信心的”。

毛尖看众人还有话说，又把皮球传给钱殊，最后说道：“咱们这是公司，你是董事长，出任总经理这么大的事，得你说了算，董事会讨论通过才行”。

“那行，就这样。我把今天的情况，上报董事会，到时候，结果是什么，咱们就怎么做”：钱殊走完过场，合上文件夹，看了眼大家：“没什么其他事，今天的会就这样了。”

众人没有反应，钱殊：“散会...”

回到自己工位上，看着窗外：回想这阵造芯运动吹起的风，自己碰巧遇上，稍稍动脑就飞了起来，一旦飞得高了，和利益挂上钩，便再和自己没有任何的关系了。

这两天，稀松平常的酒，普普通通的会。

45

热辣辣的太阳炙烤大地，新闻里的高温警告，从来不会进入穷人的生活里。土豆在阳台上做早饭，高温的烘烤让他觉得自己像锅里的青菜一样难受，可想到做饭是给自己心爱的人吃，也就不在乎这点高温伤害了。

“土豆，土豆，你来看！苦瓜自杀了！就在厂子门口”，洋葱焦急的跑到阳台把手机递给土豆看。慌慌张张的接过手机，土豆重新播放这条抖音，视频里土豆像一条鱼一样躺在地上，捂着肚子在滚烫的水泥地上蜷缩翻滚，发出痛苦的叫喊声。拍摄者平淡的语气说着：“讨要工资不成，自杀了。兄弟们，和上次那个大货车司机一模一样，喝农药自杀的”。土豆滑动评论，视频下方纷纷留言：哪个厂子的...死在厂门外，一分钱拿不到...可惜了这么年轻的生命...他的家人又能发财了...

锅里的菜飘出糊味，一片焦黑，洋葱关闭了电磁炉。看着土豆呆立在原地，沾满汗水的手，不住颤抖。她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，土豆冲进房间，打开自己手机，看见四十分钟前，苦瓜给自己发的一条微信。

苦瓜：你是我唯一的朋友；

苦瓜：【转帐1000元】，把钱收了，这是你的房租押金；

苦瓜：你和洋葱一定要好好生活。

土豆熄灭手机，心里说不上痛，也算不上难过，只是呆住，像作别自己父母亲人一样呆住。身体一动不动，脑子里循环着三

个月的和苦瓜朝夕相处的画面：苦瓜带着一盒手撕鸡来找自己；出去找不到工作又回来；两个人挤在出租房里；青椒、番茄、苦瓜和自己，四个人一起吃饭喝酒；苦瓜才上夜班就和自己说要死了；自己搬家那天他还趁机调戏洋葱，难得请自己吃饭；前天去医院里看他吃到烂水果。

还没来得及缓过神来，土豆的电话又响了，是青椒打来的。土豆接上，只听见：“喂！土豆呀，苦瓜自杀了，在厂子门口。你知道吗？”

“知道你妈知道，你们这些王八蛋，老子晚上就点了你们厂子，烧死你们”，土豆挂断电话。

电话又响！还是青椒，土豆接了，对方说：“兄弟呀，你来下厂子，领导们要见你。”

“见你妈见，昨天才把老子停工，今天就要见我，做梦去吧”，土豆再次挂掉电话。

没隔几秒，电话又响了，一个陌生号码，土豆看也没看直接挂了。电话又响，土豆又挂，换了号的又响，土豆不耐烦的接上电话：“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逼死一个还不够，连着我也要逼死吗？”

电话那头：“你冷静点，我是厂领导，想找你了解一点关于苦瓜的情况”。

“我日你妈，他自杀前你们怎么不了解情况？”，土豆愤慨的骂着这群不是人的人。

电话那头还是不变的调调：“这是我们工作的失误，我也能理解你的心情，还是请你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，来厂子一趟。”

“我不来，你不要想了，晚上我就把厂子点了，劝你们看严实点”，土豆挂断电话，喘着粗气杵在床边。

洋葱第一见土豆这样凶神恶煞，吓得站在一边，不敢做声。土豆回过头对着洋葱，语气变得温柔亲和：“早饭算是废了，你自己去楼下买点吃。我去看一眼苦瓜。和他兄弟一场，我们不能什么都不做”。

“你不会真的要去烧厂子吧？”：洋葱恢复了惊愕，傻傻的问土豆。

土豆上前抱住洋葱在怀，低头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不会，也不会和他们起冲突的。你最重要，我不会让你提心吊胆的，你放心吧。”

“嗯，你去吧，小心点”，洋葱递来一杯关切的水，说道：“外面热，你喝点水再去”。

土豆来到厂子门口，人群已经散去，地上了无痕迹。倒是保安第一时间就发现了土豆，通知工厂领导出来，自己上前拖住土豆，非说苦瓜在厂子门前喝药自杀是土豆背后指使的，吵着要捉拿土豆归案。

正在两人拉扯之际，前几天的西装男，换了一身厂服，带着青椒等人出来了，把土豆围住。

青椒拽住土豆胳膊：“苦瓜也是我兄弟，我心里也很难受，刚才救护车把他拉走了，估计没事，不会有危险的”。

土豆恶狠狠盯着，咬牙切齿的说：“你先把农药喝了，你再说没事”。

西装男平静的说：“这里热，我们先去保安室里聊聊，再送你去医院看苦瓜，什么情况我们再下定论”。

一进入保安室，瞬间凉爽了下来，这里空调开足了马力呼呼吹。青椒才急着表现忠诚，就被主子西装男打断：“厂子没有要开除你，是线长传错话了，他已经受到相关的惩处了。厂子的意思是，你是苦瓜唯一的朋友，他出院了，你停工几天去陪陪他，照顾他”。

土豆识破西装男的虚伪，发难道：“你们把我停工，是为了照顾苦瓜，停工洋葱也是为了照顾苦瓜吗？”

见西装男无话可说，青椒狂吠到：“都说了，线长传错话了，你是听不懂吗？停工洋葱也是线长的错，回去我们就开除他”。

“够了，我不听你们废话了，哪个医院？快说！”，土豆懒得理睬这些无耻之徒。

西装男装不下去了，索性坦白说：“两万，我们叫你怎么说，你就怎么说”。

“你做梦！”：土豆不耐烦起身要走。

见土豆一只脚跨出了保安室门口，西装男加大筹码：“五万”。

土豆停下脚步，对着地板说：“只是九千块钱，你们不给。真逼出人命了，却又舍得拿五万块掩盖罪恶。等苦瓜的家人来，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”，说完土豆头也不回的离开了。

土豆去了苦瓜上次心颤昏迷的医院，问遍了各处也没有找到苦瓜。期间电话里和洋葱简单的说了几句，不让她担心，就马不停蹄的朝着其他医院找去了。

icu门外，值班医生一遍又一遍的催问着门外面的人群问：“谁是苦瓜家属？快来签字，心脏衰竭，人已经不在”，等待在外面的病患家属群，面面相窥，想见到这个噩耗的归属。一个好心人轻声说道：“听说，他是工厂里送来的。外地人，在这儿没有家属”。

icu走廊外，厂子今天的值班领导在电话里听着厂长的指导：“他是派遣工，和咱们厂子没有关系。再说了自杀也是在咱们厂门外。我们是出于好心，才把他送来医院的，找个合适的机会，你就溜了吧”。

挂断电话，眼看无人注视自己，悄悄溜了。

icu门里，一个医生从苦瓜的尸体上取出手机，用他还有余温的手指，触碰手机解锁，便于联系家属。僵直的指尖，搭在屏幕上，亮出光，这才发现屏幕碎了。这名医生只能作罢，拿出白布盖上了苦瓜的一生。

另外一个医生，在苦瓜遗物袋里，从裤兜取出一张纸，打开一看：

敬请查阅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九十二条之规定...

《劳务派暂行规定》第十条之规定...

—— 张** 法律人

看完折起纸张，心里大概明了怎么回事，对着其他忙碌的同事说：“还是先报警吧，应该不会有人来管了”。

夜色黑透了，土豆早已被汗水，浸透了一遍又一遍，马不停蹄的跑遍全市所有医院，还是没有打探到土豆的消息，青椒和西装男一次又一次的电话，直至把价码抬到了八万，已经略带哭腔的声音求着他答应自己。

土豆不知不觉走到了火车站，他停了下来，坐在地板上看着眼前的一切，路灯发出微弱的光，照亮黑暗的前路。云层被一个很大的黑压住，看不到希望，云层把潮湿闷热都挤到这里，让人喘不过气来。突然一阵风吹来，土豆心头浮起熟悉的感觉，就像苦瓜在那阵凉快的风里一样，那个胸口纹着蝴蝶，短衣短裙的女孩，唰的一下，就经过自己身边，然后消失在黑暗里，静悄悄...

车站里，一辆火车开动了，明早天一亮，就会开进山坳里。

那盏明晃晃的水晶灯吊在苏家的别墅客厅里，安静的听着苏铁、钱本一坐在下面聊时代、说梦想。桌上的白瓷茶杯，盖上取下，取下盖上，水没有了再续上，茶叶淡了就换掉，味道从始至终不曾改变过。

钱本一最近卸下了心事，人自然轻快了不少，有一搭、没一搭的和苏铁聊着天，偶尔会看看自己的老伴，在厨房忙碌的身影。钱妻按照和亲家母早已商定好的菜单忙碌着，今天是小外孙的百天喜日，她使出浑身解数做了一大桌的美味佳肴，庆祝对这个家，意义非凡的日子。

餐桌那边，苏妻一边摆弄着蛋糕，插好蜡烛，一边督促自己的儿子苏建小心摆放岳母精心制作的菜肴。苏建做事飘飘忽忽，心不在焉，一心想着快点，早点布置好晚宴，过去边上坐一会儿，看看自己手机里有没有新信息。

钱升抱着孩子，从二楼婴儿房出来，踩着楼梯，环过水晶灯，下到一楼来。怀中的孩子，粉嘟嘟的小脸，荡漾着纯真的笑。家人们环顾上来，议论着：眼睛像外公，深邃灵动；嘴巴像爷爷，坚韧有力；头顶的虎头小帽活波可爱；小手腕上的小金镯子是毛家人送的。

入了席，苏钱两家人正式合并为一家，围坐在一起。看着满桌子的美味，苏建按照母亲事先交代自己的内容，拧开茅台，先为自己的岳父钱本一斟满一杯，推了过去：“感谢岳父大人抬爱，把钱升嫁给我，才有我的现在。今天孩子满百天，这第一

杯酒，我倒给您，祝您...”，看着苏建忘词了，苏妻急忙补上：“事事如意，万事顺心”。

接过酒杯，钱本一看着苏建，从兜里抓出一个盒子，递给苏建：“我也祝你事事顺心，这点小礼物送给孩子，你帮孩子戴上吧”。

拆开一看，一把系着红绳的小金锁。苏建取出转身弯腰，钱升轻轻托着虎头帽，抬起苏新的头，让苏建为自己的儿子系上这把小金锁，保他一世的荣华富贵。

第二杯，苏建推给了钱妻：“岳母大人今天做这一桌子饭菜辛苦了，敬您一杯。感谢岳母大人一直以来的关爱，以后我会加倍对钱升好，加倍孝敬你们二老”。

钱妻举杯直视苏建：“男子汉，大丈夫，说到就要做到呦”。

“妈，你放心就是”：苏建心有点虚，但还是举杯一饮而尽。

接着苏建一连倒了两杯，推到自己父母亲面前：“爸妈，儿子让你们操心了，以后我会变得更好的，少让你们操心”。

苏妻慈爱的看着自己的儿子：“你也是当爹的人，以后要稳重点，给你苏新做个好榜样。”

苏铁一脸严肃：“我和你丈母娘一样，时刻都在盯着你。”

可能是在酒力的催化下，苏建冒汗了：“你们放心。”

又一杯，苏建放在了钱升面前：“本来这第一杯，是要敬你的，可父母爸妈都在，只能先委屈你了，万事孝为先嘛。”

钱升低头看着自己的孩子：“以后你做事前，多考虑下我们母子两个就行了”。

“干，谢谢老婆”：苏建举杯碰上钱升的杯子，随后一饮而尽。

全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和和美美，眼见时机成熟，苏妻取来一个小盒子，放在钱升面前：“拆开看看，这是我和你爸给你的礼物”。

钱升打开盒子，看见婆婆的小金刀安静的躺在里面，上面刻满了划痕，却依旧吸引人。钱升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：“这...”

气氛瞬间凝固。

苏铁对着钱本一说到：“这把刀有40多年的历史了，比苏建年纪还大，当初苏建他外公送给我们，是希望我们能用好这把刀。现在我们送给你钱升了，也希望你能用好这把刀，披荆斩棘，更上一层楼”。

苏妻安抚住钱升道：“你可比我年轻的时候，厉害多了，好好收下，你能用好它的。以后全家的担子就落在你的肩上了，要多加油，不可懈怠。我们也会多多帮助你的”。

“谢谢妈，谢谢爸”：钱升合上盖子，小心收好。

钱本一看着自己的女儿，又看了眼老伴，说不出的纠结。这是自己想要的，又是自己不想要的。

苏建看出岳父脸上的难色，打趣到：“你们也太抠了，看看这把小金锁，再看看你们的老古董，简直不在一个档次”。

苏妻假意拍打了苏建一下，气氛逐渐暖化。

即将进入点蜡烛、切蛋糕环节，苏建电话突然响了。这个没有备注的号码，一下子，绷紧了苏建的神经。“叮叮当，叮叮当...”，铃声吸引了全家人的注意力在手机上。

苏建小心翼翼的接了起来，娇滴滴的声音：“苏哥，帮帮忙。今天我家厂子门口有个派遣工自杀了，和我爸半点儿关系没有，这会儿警察来调查，说是要把人带走。你熟人多，路子广，帮帮忙，日后一定感激不尽...”

“现在有事，不方便”，苏建慌忙挂断电话，看见他们都不知情的表情，这才落下了心里的大石头。

听过这个声音的苏妻，整个后脑勺开始发胀，咆哮着指责道：“你看你，都结交些什么人？这种烂事你怎么帮？”，说着急得抬手就朝着苏建打上去，边打边骂：“祖宗，今天是你儿子满百天的吉利日子，你想要干什么？”，苏妻血压猛的升高，指着门外，喘着粗气的说道：“赶快去，把你手机扔了，出门扔到江里，扔得远远的，我不想再见到这几个丧气玩意...”

苏建出门走到江边，翻看着与这个电话过往的短信，知道没有父母的支持自己帮不上她什么忙，最终一狠心，还是依依不舍的将手机扔进滚滚江水里，抹去与她的一切痕迹。

天色黑了下来，江边刮起了大风，夹杂着死亡腥臭的气味四散飘来。苏建不忍停留，也不愿多想，径直转身朝着自家亮堂的别墅去了。只要道光的庇护，这个世界的一切黑暗腥臭都与他无光，更靠不近他。

回到家来，桌上的菜肴已经撤下，蛋糕也挪到客厅茶几上了，苏建跟过去静静坐下。在水晶灯的照耀下，全家人围坐在一起，正式庆祝苏新满百天。钱升小心翼翼取出盒子里的小金刀，切分蛋糕。苏建端着蛋糕，公公婆婆吹蜡烛，自己的爸爸妈妈说着许愿祝福的话：

祝小宝宝长命百岁，健康平安。